

中华野史

熙朝新语

（清）徐锡龄、钱泳

中国古典精华文库

# 熙朝新语

（清）徐锡龄、钱泳 著

## 目录

|          |     |
|----------|-----|
| 卷一.....  | 001 |
| 卷二.....  | 012 |
| 卷三.....  | 022 |
| 卷四.....  | 034 |
| 卷五.....  | 047 |
| 卷六.....  | 059 |
| 卷七.....  | 072 |
| 卷八.....  | 085 |
| 卷九.....  | 097 |
| 卷十.....  | 107 |
| 卷十一..... | 116 |
| 卷十二..... | 127 |
| 卷十三..... | 138 |
| 卷十四..... | 147 |
| 卷十五..... | 156 |
| 卷十六..... | 166 |

## ● 卷一

盛京长白山为我朝发祥之地，高二百余里，绵亘千里。山上有潭，曰闾门，周八十里，鸭绿、混同、爱湍三江出焉。明中叶，有望气者言其地将生圣人，统一诸国。山之东有布库里山，山下有池曰布尔湖里。相传有天女名佛库伦浴于池，浴竟，有神鹊衔朱果置衣上。长吞之，遂有身。寻产一男。生而能言，体貌奇异。及长，母告之故，且命之曰：“天生汝以定乱国，其以爱新觉罗为姓。”语毕，母凌空去。子乘小舢顺流至河，步登岸，折柳及野蒿为坐具，端趺其上。适其地有三姓构兵不解。有取水者奇其貌，归告众。走问所来，具以实告。众惊曰：“天生圣人也。”舁归奉为主。居长白山东俄漠惠之野俄朵里城，国号满洲。十数传至太祖高皇帝，英明神武，灭哈达、辉发、乌喇、叶赫诸国，开拓疆土，建元天命。再传至世祖章皇帝，拯民水火，统一天下。我国家亿万年无疆之福，肇基于此。考诸往古，元鸟降祥，姜嫄履武，后先同揆，信有真也。

范文肃公文程为本朝开国元勋文臣第一人。天命二年，文程见太祖高皇帝于抚顺。伟其貌，询知家世，谓诸贝勒曰：“此名臣后也。”天聪三年，从征有功，时官文馆，尚未有大学士职衔，而文肃所领皆枢密事。崇德元年，改六馆为内三院，授秘书院大学士。每议大政，必资筹画。八年，拨隶正黄旗。是岁，世祖章皇帝即位。明年为顺治元年。四月，闯贼陷明北

京。明山海关总兵吴三桂来乞师。遂召文肃于汤泉，决策进兵。时抱病，力疾趋朝建议曰：“自闯寇猖狂，中原涂炭，近且倾覆京师，戕厥君后。此必讨之贼也。虽拥众百万，横行无惮，揆其败道有三：逼殒其主，天怒矣；刑辱缙绅，拷劫财货，士忿矣；掠民货，淫人妇，火人庐舍，民恨矣。备此三败，行之以骄。可以一战破也。我国家上下同心，兵甲选练，诚声罪以临之，恤其士夫，拯厥黎庶，兵以义动，何功不成？”复言：“好生者，天之德也。兵者，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自古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国家欲统一区夏，非义安百姓不可。”于是大军遂发。扶病随征，申严纪律，妄杀者有罪。二十二日，败流贼兵二十万于山海关。我兵长驱而西，民多逃匿。为草檄宣谕，言：“义兵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仇，非杀百姓也。今所诛者惟闯贼，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必不汝害。”民心遂安。师入燕京，文肃建议，首先为明帝发丧，易梓宫，备仪卫。文肃亲纪其事。

国初有内三院：一国史院，二秘书院，三宏文院。各设大学士一员，学士一员。顺治十五年九月，改内三院为殿阁：一中和殿，二保和殿，三文华殿，四武英殿，五文渊阁，六内阁。十六年初，以觉罗巴纳哈为中和殿大学士，额色赫为保和殿大学士，蒋赫德为文华殿大学士，洪承畴为武英殿大学士，文渊、内阁未补人。裁三院学士官，另设翰林院，掌院学士一员，以折库纳为之。十八年七月，复改殿阁为内三院。康熙九年，复改内三院为殿阁，复设翰林院。

天聪八年四月，太宗文皇帝命礼部考取通满洲、蒙古、汉书文义者为举人。取中满洲习满书者刚林、敦多惠，满洲习汉书者察不害恩、国泰，汉人习满书者宜成格，汉人习汉书者齐国儒、朱灿然、罗绣锦、梁正大、雷兴、马国柱、金柱、王来

用，蒙古习蒙古书者俄博特、石岱、苏鲁木，共十六人。俱赐为举人，并赐衣一袭，免四丁，宴于礼部。崇德三年八月，赐新中式举人罗硕、常鼐、胡邱、阿济格、毕礼克图、王文奎、苏宏祖、杨方兴、曹京、张大任、于变龙等十名朝衣各一领，授半个牛录章京品级，免四丁。六年七月，赐新中式举人满洲鄂貌图、赫德，蒙古杜当，汉人崔光前、卞三元、章于天、卞为凤缎朝衣各一领。是时取士之额虽少，名臣多出其中。

太宗文皇帝用范文程议，特选士于盛京。沈文奎登第一名，字清远，浙江会稽人，世居曹娥村。客游遵化，大兵破城，挈之行。受知登第，充秘书院纂修官。顺治元年护从入关，累官至兵部尚书。人皆知本朝开科进士第一人为傅以渐，不知实自沈文奎始也。

顺治三年丙戌科状元傅以渐，山东聊城人，授修撰，官至大学士。榜眼吕缙祖，直隶沧州人，授编修，官至侍讲学士。探花李奭棠，顺天大兴人，授编修，官至侍郎。是科会试，首题：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次题：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三题：王道之始也。会元即李奭棠，三艺浑穆，蔚然开国气象。二甲七十七人，三甲二百九十三人。国初诸大老皆出此科。大学士四人：傅以渐、李蔚、魏裔介、冯溥。尚书八人：沙澄、高景、傅维鳞、冀如锡、朱之弼、艾元征、魏象枢、刘健。督抚三人：袁懋功、朱之锡、林起龙。左都御史一人：刘鸿儒。侍郎十五人：李奭棠、石厥、张尔素、陈协、王天眷、胡兆龙、梁清宽、梁清远、田六善、杨时荐、于嗣登、朱裴、季棠馥、杨运昌、王度。左副都御史一人：董笃行。右副都御史一人：张汧。通政使二人：晋淑弼、刘士兰。大理卿一人：王景祚。内院学士一人：夏敷九。

宛平王文靖公熙，顺治四年进士，时年甫二十。改庶吉士，习满书，拔前列。世祖召见宏文院，命以满语奏对。大加褒赏。寻升国子监司业，累官至大学士。

先时，廷对策俱用四六。顺治己丑科，世祖临轩策士，命不用四六旧套。刘子壮对策称旨，亲定一甲一名。与榜眼熊伯龙齐名。熊典试浙江，一榜得三状元：乙未史大成、甲辰严我斯、庚戌蔡启僔。士林荣之。

山阴孟月心永光，工写真，明季薄游辽东，后归本朝，以画祇候内廷。为世祖所知，命内侍张笃行受其笔法。

合肥龚尚书鼎孳归本朝后，颇与涿州相国龃龉，当时两非之。后顾黄公《吊尚书》有云：“天寿还陵寝，龙輶葬大行。义声归御史，疏稿出先生。浮议千秋白，余生七尺轻。当年沟渎死，苦志竟谁明。”文人之笔能为人文过如此。

顺治己丑探花张次修天植，由编修至太常，转通政。端午，世祖召人龙舟赐宴。人称异数。

顺治七年，织造龙衣机上有异光，三日不止。钦天监占，以为一统天下、政治文明之瑞。

顺治壬辰会试，分满汉为二榜。蒙古入满洲榜，汉军入汉人榜。是科满榜中式五十人，殿试一甲一名麻勒吉、二名折库纳、三名巴海。乙未科满榜亦取五十人，殿试一甲一名图尔宸、二名贾勤、三名索泰。自此两科以后，仍停满榜，与蒙古汉榜合而为一。

无锡邹忠倚字子度，幼游钱塘，祈梦于忠肃祠。见忠肃倚其身，授以瓜子一握，数之得五十四粒，因名忠倚。后闲居，其夫人戏以瓜子排作状元二字。壬辰会试，中式五十四名，殿试果一甲一名，与梦俱合。

顺治乙未冬，召日讲官五人进讲。王熙讲《尚书·尧典》

称旨，并命嗣后讲官不必立讲，遂侍坐。其后讲官因得侍坐，自王熙始。

徐元柰字道力，顺治乙未进士。廷试时为文敏捷，上顾见起草，奇之。及召对便殿，例举少年习清书者中选，元柰列最后。上问其年，对曰：“臣年五十二。”上曰：“不欺。翰林居清要，须用不欺之臣。”遂用为庶吉士。

陈泽州相国初名敬，殿试榜有通州同姓名者，上命加廷字以别之。官学士时，奉命进所作诗。上览其《咏石榴子》云：“风霜历后含苞实，只有丹心老不迷。”诵之至再。官至大学士，仍兼经筵。故事，大臣入阁不复侍经筵。兼之者桐城、泽州二相。盖旷典也。

涿州冯文敏公铨归本朝，官中和殿大学士。顺治十年，铨母范太夫人寿八十有七。世祖特命画中绘铨母像，加宝玺以宠之。

冯文敏公次子源济，年十九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迁至秘书院侍读学士。缘事降东城兵马司指挥，迁淮安府山清同知。丁忧，起复授翰林院侍讲官，至国子监祭酒。宦迹亦奇。

无锡秦松龄，顺治乙未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召试《咏鹤诗》有“高鸣常向月，善舞不迎人”之句。上大加称赏，以为有品。

蔚州魏敏果公象枢，顺治丙戌进士。由庶吉士改刑科给事中。时世祖初亲政，象枢上言：“宜慎起居，尽启沃。责备时宰，人皆危之。”上深嘉纳。在谏垣时，疏凡三十余上。寻因事牵涉，左迁。康熙初，召授贵州道御史。具疏，言科臣余司仁欺罔不法、湖南布政使刘显贵侵公帑，不当内升。数年间，官至左都御史。劾最贪知州曹廷俞，荐举清廉知县陆陇其，又举学道公明者二人，去贪墨者二人。吏治肃然。迁刑部尚书，

上言：“臣忝司风纪，职多未尽。敢援汉臣汲黯自请为郎故事，乞辞新命，而领现职。”上鉴其无欺，从之，仍加刑部尚书衔。尝曰：“法自天子，宽之则为施仁。自刑官，宽之则为馇法。”以病乞归。御书寒松堂额赐之，以宠其行。

顺治己亥会元朱锦，上海人。由庶吉士授编修。先是，同邑潘尚书有家人朱锦。其子游庠，入谢潘。潘曰：“汝子系朝廷士子。可以门生礼见，勿再论主仆也。”因还其券。朱感泣矢报。潘曰：“我富且贵，安赖汝报？”朱吁请不已。乃曰：“现今文庙圯坏，汝能修葺，贤于报我远矣。”朱欣然营缮，栋宇一新。此百余年前事。至康熙壬子，会元公歿。同日，文庙正梁朽坏下折，刻有建造人姓名与会元同。始知即其后身也。

顺治己亥状元徐元文、康熙庚戌探花徐乾学、癸丑探花徐秉义，同胞三及第。前明三百年来所未有。

马章民世俊性朴素，释褐时，贫不能具轩，策蹇驴，老苍头携宫袍随之。传为士林佳话。

张文贞公玉书文春容典雅，泐泐乎盛世之音。其《拖诺仙》、《狼居胥山》二碑，叙述圣武神功，尤为详赡，足以昭示万世。纪平定江南事，纪灭闯献二贼事，纪三路进师下云南事，皆端绪详明，足以彰开国之鸿烈。纪顺治间乐章及钱粮户口三篇，皆资掌故。纪陕西殉难官事一篇，足与史传相参。他若《游玉泉山记》、《游化育沟苑后苑记》、《游喀喇河屯后苑记》、《游热河后苑记》，皆足揄扬太平恺乐之象。其余碑志亦多国初将相事迹，可备考。

益都冯相国溥二十一岁，乡举报到，酣眠不醒。太夫人大惊，以水喷面。乃张目曰：“梦登泰山，云气拥身，而行至一殿上，碧霞元君迎之。置锦幔张乐饮酒未终，见海日如车轮。大惊而醒。”醒时犹带酒气。

顺治癸巳正月十八日，夜大风。山东恩县祁村陂中冰卓立成山，广四丈，高二丈许。峰峦秀拔，溪壑回环，一磴委蛇相通。观者云集。造物之巧有不可思议如此者。

即墨蓝见渚润，顺治丙戌进士。官翰林。性廉介，不异儒素。故事，直隶、江南皆以台员视学。世祖特简词臣，以润为安徽学使。尽剔积弊。上谓廷臣曰：“居官如蓝润，可法也。”会直省监司多不称。上以翰林官习法度，以润品行端方，出为福建参政。此词臣为监司之始。

嘉善曹子顾尔堪，顺治壬辰进士。改庶吉士，授职编修。召试瀛台南院，上霁颜顾问久之。尝与吴学士伟业等同注唐诗，书成称旨，特被褒嘉。儒林以为佳话。

顺治十四年二月，给事中张文光言：“鲁哀公谏孔子曰尼父，汉平帝元始元年加谥曰宣尼父，后魏太和十六年改益文圣尼父，唐太宗贞观十二年尊为宣圣尼父，明皇开元二十一年始进谥文宣王，元武宗至大元年加谥大成至圣文宣王，明嘉靖九年改为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前祭酒李若琳不加考订，请易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不过仍元武宗旧谥，而不称王耳。臣谓大成文宣四字岂足以尽孔子？请仍改至圣先师孔子神位。”上从之。

徐立斋元文为诸生时，赴试金陵。船家一哑子见之，忽迎笑曰：“状元来矣。”后果如其言。造一船与之，俾温饱终身。立斋官修撰时，尝从幸南苑，赐乘御马，命学士折库纳执鞚。乃元文馆师也。逊谢不敢，乃改命侍卫。又尝晚对便殿，夜分赐饌。世祖又问：“从者得毋饥乎？”命侍卫与之食。尝被命进《孚斋说》一篇，孚斋，世祖读书所也。上赐览称善，为刊行之。

顺治戊子顺天乡试，第四名张永祺壬辰榜眼，第五名戴王

纶乙未榜眼，第八名熊伯龙己丑榜眼，同榜三榜眼，亦奇。

镇国公敬一主人，世祖章皇帝之庶兄也。居沈阳。性淡泊，如枯禅老衲。好读书，善弹琴，工诗画，精曲理，乐与文士游。以康熙九年七月薨。著有《恭寿堂诗》。

法黄石若真，母梦应真入室而生，故名若真。学问淹博，顺治乙酉以五经中式，丙戌成进士。由编修再迁秘书院侍读，与时相不合，外用浙江道。调福建，御郑寇有功，迁浙江按察使。平反王式诬告案，浙人诧为神明。

新城傅丽农宸，修躯伟貌，须眉如戟，博学强记。尝过一友家，其女为狐所祟。闻傅至，曰：“傅公正人，将来必贵，吾去矣。”果不复来。傅中顺治乙未进士，官至江西道御史。

国初时，山东有李神仙者，游行京邸。庚子北闱乡试前，有两生密询试题。曰：“公等皆道德仁艺中人也，无庸卜题，出乃志于道全章。”辛丑会试，又有以场题问者，李曰：“五后四可。”场中首题乃知止而后有定一节，次题乃夫子之文章一章，三题乃易其田畴二节。果五后字四可字。

吴县黄端木向坚，父孔昭作宰滇中，姚江道梗不得归。向坚于顺治八年十二月徒步出门，涉历艰险，周遍于猺獞之地，跣足黥面，至白盐井始遇二亲。以十年六月归里，承欢二十年。父母歿，负土营葬。不再期得疾以殉。世称完孝。好事者为谱《三溪记传奇》。至今世多演之。

赵恒夫吉士读书灵隐，偶憩冷泉亭，见文宗屏去驺从，携一小童入寺。良久，步行去寺。僧告赵云，黄公以尊名问僧，递与文宗。云寺中有一士子，未识其面，夜过午书声不辍，当培植之。文宗唯唯而去，僧来报喜也。赵询之，方知所僦居之旁有黄中丞鸣俊者，系文宗房师，避静寺中，绝无人知。前辈之敛迹韬光而不惮提奖后进如此。

句容笪重光未第时，梦其父曰：“汝功名在朝天宫某道士身上。”觉而异之，访其人与订交焉。既而辛卯金陵填榜，即某道士也。折卷到笪，官欲易之，道士已闻唱直书。官呵曰：“尔知笪字如何写。”道士曰：“竹下加旦字。”官曰：“数也。”

国初时，浙江用兵。诸暨陈氏女年十六，被地匪所掠，逼之不从。杭人郭宗臣、朱瞻生、尚御公者方创义醵金赎难民，闻女之贞，亟赎之。方至家，忽友人赎一童子至，问之，即其夫也。翌日赎两姬，即其母与姑也。正惊喜问讯间，有两翁踉跄至，觅其妻，盖即女之父与翁也。两家骨肉一时完聚。人皆以为贞节所感。三人为之治酒肴，具衣帔，合卺而归之。高义亦足多也。

五岳皆祭于山，独恒岳祭于曲阳。自汉宣帝神爵元年始。而恒山实在浑源州。相传舜望于山川，北至大茂山，大雪不能前，有石飞堕，遂祀焉。即今曲阳庙。石长不满丈，阔仅四尺余。濮阳苏侍郎谷疑石晋后燕云陷辽，宋遂遥祀于此。然《史》、《汉》、《唐书》之文甚明。不始宋也。沈存中《笔谈》云：北岳谓之大茂山，半属契丹，以大茂脊为界。岳祠旧在山下，石晋之后稍迁近内，今祠乃在曲阳。苏说本此也。明宏治中，马端肃公曾请改祠于山，事下礼部，竟格于倪文毅公。按《南园漫录》云：倪公父谦奉命祀曲阳，祷于神。神指旁侍一人与之，生公，因名岳。以是固执不肯改祀云。顺治十七年，上允刑科给事中粘本盛之请，罢曲阳庙祀，改祀浑源。千年因循之误，至是始厘正焉。

顺治甲午，四明金良于乡试前梦见天榜，解元乃金良也。寤而喜甚。及揭晓，解元乃钟朗，梦中仅见其半耳。又己亥八月再行会试，朱若臣士绶梦看榜，会元朱姓，单名金字，偏傍

左边不甚了了。因具呈礼部，更名镕。榜发，会元则朱锦也。二事相类，岂神或戏之与，不然何其巧也。

赛图字麟阁，满洲科目解元。幼贫，尝爇马通读书，尤好为诗。满洲文学之开，实自赛公始。而满洲文字则创于达海公，故谥曰文成。

金坛蒋虎臣超，顺治丁亥探花。以编修督学顺天，事竣即告归，不过里门，溯巴峡至峨眉，寓伏虎寺。至癸丑正月，端坐说偈而逝。初生时，其祖母梦峨眉老僧至其家，故幼不茹荤。至是果验。

刘克猷子壮，少颖慧，读书一目数行，属文奇肆。中崇禎庚午举人。领荐后，梦神告之曰：“尔须朱之弼作房考，方中春榜。”及至京，偶出寓散步，见数童子携书包经其门。一童特秀，出执手与谈，见其书上写学名朱之弼也。大惊，随至其家。见其父，乃开柴厂者，赠笔砚数事，珍重而别。后遭流寇之乱，屡次不赴春官。及本朝顺治己丑会试，之弼已为分校，得首卷，即刘也。

本朝最重易名之典，京朝官惟阁臣、尚书、总宪得赐谥，侍郎以下不得与。如叶文敏文霭、沈文恪荃以久在侍从，宋端悫文运以廉介受知，加太子太保，皆予谥。盖异数也。

顺治乙未进士李赞元，原名立。由翰林迁御史，奉命按湖北。收汉阳大猾段世昌，杖毙之。世昌谓家人曰：“少时遇道士，叩以终身。言他日遇非桃非杏、非坐非行，即禄尽时也。”

长洲宋维新懋禧，顺治癸巳补博士弟子员，秋闱报罢，即绝意进取。多智略，三遇暴客，俱以计脱。晚耽禅悦，受戒退翁和尚。常作八悔警言，曰：幼不习学老时悔，富不惜福贫时悔，酒不节饮醒时悔，赌不戒贪输时悔，建不养生卧病悔，贫不顾身倾家悔，善事因循临回悔，恶念缠绵堕落悔。真见道之

言也。

昆山王圣开室毕氏，名著，书韬文，歙县人。国初时，著父剿流贼阵亡，尸为贼所得。众议请兵复仇，著谓请兵则旷日，贼知备，即于是夜率精锐入贼营。贼方饮酒，惊骇间，著手刃其渠。众溃，以兵追之，多自相践踏死者。舆父尸还，葬于金陵。于归后，裙布钗荆，无往时义勇气矣。其诗集序中有云：“梨花枪万人无敌，铁胎弓五石能关。”又云：“入军营而杀贼，虎穴深探，夺父尸以还山，龙潭妥葬。”又云：“室中椎髻，何殊孺仲之妻。陇上携锄，可并庞公之耦。”其自纪杀贼夺尸事有云：“相期智勇士，慨焉赋同仇。蛾贼一时净，万年固金瓯。”忠孝义勇兼而有之，可谓奇女子矣。

## ● 卷二

康熙初，孙芭瞻在丰为侍讲学士时，尝言：圣祖勤学，前古所无。坐处环列皆书籍，尤好性理五经四书。所坐室中，颜曰“敬天”，左曰“以爱己之心爱人”，右曰“以责人之心责己。”皆御笔自书。书法直逼欧颜。见章奏有德迈二帝、功过三王等语，谓：“二帝三王岂朕所能过？”戒群臣以后不许如此。陆清献公陇其尝谨述其事。

静海宫梦仁初名宏宗，久困场屋。一夕梦乡前辈林会元春以一册予之，春字子仁，因更名梦仁。康熙庚戌果中会元。

昆山徐司寇乾学为礼部侍郎时，朝鲜使者郑载嵩诉其国王受枉，语颇悖妄。乾学上疏劾其不敬。上喜曰：“此文有关国体。”遂升左都御史。已而王果上表请罪。

吴人张姓，以星卜游公卿间，尝许缪念斋彤状元，康熙丁未果第一人及第。吴中惊以为神，门外车马不绝。张亦自高声价，累致千金。韩宗伯荃时教授陋巷，托友代问。张厉声曰：“此人来岁当死，还问功名乎？”及韩中会状，张遁去。

卢陵张贞生，少人塾受经，即有志圣贤之学。官侍讲学士时，言事激切，命下考功议革职。上爱其才，止镌二级。出都时，王阮亭司寇等赋诗饯行。张《留别诗》云：“秋风送客复乘船，江远帆孤一梦悬。焚草灯前期报国，披肝殿上愿回天。圣明岂是诚难格，臣慙还惭术未全。赖有宗工交劝勉，临歧申

赠绕朝鞭。”归二年，诏以原官起用，至京卒。尝书“至危是人禽之界，吃紧在义利之关”二语于座右，以自警。

湖州沈阁学涵，于康熙辛未闰端午御试《紫禁朱樱出上阑》诗。上阅至末句云“结根幸荷滋培久，长抱丹心对紫微。”嘉叹久之。曰：“沈涵故自不凡。”

康熙四年十二月，两江总督郎廷佐奏报溧阳县民获玉玺，篆文“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命贮宝库，赏获玺人顾起龙等各银五十两。

山东邱县孝子王祚昌，刲肝疗父，父病立起。奉特旨给旌，后不为例。

本朝高文良公其倬，诗为勋业所掩，实一代作手也。尝赋《恩赏花瓠黄马褂诗》云：“冠飘孔翠天风细，衣染鹅黄御气浓。”庄雅独绝。

汤文正公既官参议，康熙己未举鸿博，召试授侍讲，命录平日诗文进览。首篇系《亲耕藉田颂》。上肃然改容曰：“此世祖章皇帝时事。”又阅诗至末首，有“年老才将尽，忧多道转亲”之句，上伫思久之，曰：“何谓忧多道转亲。”对曰：“臣幼遭乱离，半生在忧患中，常随事体认，于道转觉亲切。诗辞朴拙，不胜惶恐。”天颜和霁，从容顾问甚详，一时咸叹，优礼儒臣，为国家盛事。

范忠贞公承谟，大学士文程子。初充侍卫，复举壬辰进士，改庶吉士，授宠文院编修，官至浙闽总督。死耿逆之难。有画壁诗传于世。携李董汉策，尚书份元孙，博闻宏览，忠贞特荐以科道用。旋被台参放归。忠贞殉难后，浙人建祠于孤山。董《往谒诗》云：“泪洒西台梦欲迷，怒涛风急拍长堤。天涯渺渺无知己，埋剑金庭伴鹤栖。握机密启意踌蹰，篋有阴符返五湖。却悔囊锥犹未试，女墙望见夜啼乌。”

康熙庚戌，一甲一名德清蔡官赞启傅，二名德清孙司空在丰，三名长洲徐司寇乾学。即于是年十二月召对宏德殿赋诗，即日被命同直南书房，又同主顺天乡试，为鼎甲盛事。孙司空在丰充讲官时，护驾南苑。围内有獐突出，上以御用弓矢授在丰，射得之。上大喜，顾大臣曰：“孙在丰文武材也。”

丹棱人杨鼎，幼失怙，母子茕茕相守。茅屋一椽，仅蔽风雨。鼎力耕养母，暇则钓于溪，得鱼以为母日用，言笑起居不敢有违。偶与人争，母呼之立解，虽曲直勿论也。年近三十卒。其母悲痛，目为之昏。所居荒棘，中心多怖。一夕，梦鼎语曰：“母勿怖，儿为母伴。”惊觉，足底有物。晨起视之，则大蛇蟠屈其上。母骇甚，恍悟梦中语。曰：“得非儿所化耶？果尔当首肯。”蛇昂首若颌之者。母床以大竹为之，竹节皆通，可藏物。蛇自床下入竹中，夕则复来。邻里闻之，叹为奇事。后数年，母去依舅氏，临行启视，竹中蛇已不知所往。

康熙十七年，御史成其范题为星占之理可凭、捷音之来伊迓，请敕令军士应期征剿以奏荡平事：“臣窃惟，天道至微而难窥，非浅学所可轻议。臣以愚陋书生，何敢妄谈？但事关军国大计，不敢不据实为我皇上陈之。臣谨按，五星之占验往往不爽，惟荧惑一星，其应尤速。此司马迁所谓天子必视荧惑所在也。《天文志》曰：“荧惑行无常，出则有兵，入则兵败。各以其舍命国为乱为贼，为疾为丧，为饥为民，所居国受殃。

《天官书》曰：荧惑反道二舍以上，居上三月有殃。殃速至，虽大当小。久而至，当小反大。今年十一月十五，火星退度，其在柳土者无可占验也。惟自十二月十八，火星退鬼金之宿，二十二，火星退并木之宿。自三十一度起，直至十八年正月初九退至二十五度而留。留至正月十七而止。夫鬼金之分野，贵州平越府是也。并木三十一度至二十五度之分野，云南、大理、

武定、姚安等府是也。据星占而论。论其时，则自十二月十八至正月十七止。论其地，则自贵州平越府起至云南八府止。此内当主贼兵自相残害。一月之内，端倪必见。五月之内，消灭无余。此必至之应也。说者曰：火星退度，亦有未必尽应者。臣以为火星退在四水宿则不应，盖水能克火，火故不能为厉也。火星退在四土宿则亦不应，盖火土相生，火亦不能为厉也。至于火退鬼金，则火能炼金。火退井木，则火逢木而愈炽。况火旺南方，鬼井皆南方之宿也。云贵皆南方之地也，反道正居其野，则逆寇之灭亡所必然耳。臣不知彼地之情形，亦不知兵家之进退，但以星气之占验，其理如此。请敕军士速应星象，以图翦灭，则荡平指日可期矣。如果臣言不谬，伏乞睿鉴施行。”奉旨：“知道了。该都知道。钦此。”是年吴三桂病死，次年世璠伏诛，云南平。

归安严侍郎我斯尝梦至一山僧舍中，见座师及房师诸同年俱僧服，讶之。诸公曰：“宁忘却此地耶？”因问山何名，僧云崧山。忽悟曾晒鞋于阶，视之，尚未燥。寻寤，数日卒。口占偈云：“误落人间七十年，今朝重返旧林泉。崧山道侣来相访，笑指黄花白鹤前。”

山西卫既齐官检讨，以言事忤旨，谪霸州州判。翰林建言，既齐其一也。历官至顺天府尹。御史陆清献公陇其亦以言事当谪，既齐面奏：“陆为县令时深得民心，今皆恐其远谪。”遂得邀免。卫与陆初不相识。自后亦不相往来。正如祁奚不见叔向之事，人两贤之。

丹徒张九裁字礼存，九岁通五经，壬午未冠领乡荐。丁未对策，直刺部院督抚陋弊。读卷者叹曰：“此长沙痛哭书也。”既奏，擢一甲二名，授编修。

平原董讷字兹重，康熙丁未探花，由编修历官至江南总督。

以阅河事镌级，补侍读学士。民为立生祠。次年上南巡，民数千执香祠前，求仍放讷为江南官。上回銮，召讷至舟前曰：“汝做官好，江南人为汝盖一小庙矣。”因大笑。旋升漕运总督。

德清蔡石公启僔，领顺治甲午乡荐时，尚未举子。夫人私蓄三十金，为置一妾。妾至垂泣，蔡怪而问之。曰：“吾夫以负营债，故至此。”蔡乃夜往其夫家，语之曰：“吾为尔消释此事。然我不可归，归则心迹不明。”即补被卧其家。天明召营卒至，谓曰：“汝辈违法，今不汝较，即缴券付金。”卒亦感动，不取息。命轿舁妇还夫，然后归。夫人逾年即举子。是科公车北上，有妓欲从蔡。蔡赋《罗江怨词》云：“功名念，风月情。两般事，日营营。几番搅扰心难定。欲待要倚翠偎红，舍不得黄卷青灯。玉堂金马人钦敬。欲待要附凤攀龙，舍不得玉貌花容。芙蓉帐里恩情重，怎能两事都成？遂功名，又遂恩情。三杯御酒嫦娥共。”竟去，不复顾。康熙庚戌，果以第一人及第。

德清蔡翁筑室落成，梦人授以四红笺，各书大一字。后孙奕琛官至一品，曾孙启僔庚戌状元，元孙升元壬戌状元，彬辛酉解元，方悟四一字之兆。翁寿至百八岁。

吴逆叛兵逼建城，镇帅怯而耄，欲即降。其属张游击者请战，数却贼。张好著羊绒绛袍，单马入阵，战酣辄袒露半袖，骁勇绝伦。军中号曰“半边红”。镇帅忌之，诬陷以死。一军皆哭。后人吊以诗曰：“汉将一身当敌骑，楚歌千古怨兰丛。何事茅檐诸故老，负暄闲说半边红。”

平湖陆阁学葵九岁时，值鼎革。其父为马将军所获，葵伏草中跃出，求代父死。将军爱其文秀，以扇示之曰：“儿能读扇上诗，即赦汝父。”葵朗诵曰：“收兵四解降王缚，教子三登上将台。此宋人赠曹武惠王诗也。将军不杀人，即今之武惠

王矣。”将军大喜，释其父。乞为己子，莱哭别其父而去。已而将军物故，得脱归。康熙己未举鸿博，入词林。圣祖爱其才，一日七迁，官至内阁学士。

打箭炉，故旄牛徼外地也。雅州西去大渡河五日程，羌蛮混杂，连山接野，鸟路沿空。汉永平中，白狼、槃木、唐菽等百余国举踵奉贡，越山坂负襁而至，皆此种类。蜀汉时，武侯征孟获，于此造箭，因名打箭炉。唐韦皋拒吐蕃，李德裕拒南诏，皆扼大渡河为险要。宋建隆三年，王全斌平蜀，议欲因兵威复越隄。艺祖以玉斧画所绘图，曰：“外此吾不有也。”于是为黎雅之极也。曩时河道平广，可通漕舟。自玉斧画河之后，河之中流急陷五六十丈，河流至此澎湃如瀑，从空而落。春撞号怒，船筏不通，名曰噎口。殆天设险以限羌蛮也。元明时，番人俱于此地互易茶马。自明末流寇之变，商民避兵讨河，携茶贸易。而乌斯藏亦适有喇嘛到炉，彼此交易。汉番杂处，于是有坐炉之营官，管束往来贸易诸番。我朝定鼎，德威所被，直通西域，打箭炉一区尽入幅员矣。

圣祖御乾清宫，讲官张玉书进讲毕。上问：“理学之名始于宋否？”对曰：“道理具在人心，宋儒讲辨加详耳。”上曰：“日用常行，无非此理。自有理学名目，彼此辩论，言行不符者甚多。终日讲理学，而所行全与所言背谬，岂可谓之理学？若口虽不讲，而行事吻合，此即真理学也。大哉圣人之言，伪学闻之汗浹襟矣。”

康熙癸丑春，天子御讲筵，从容谓学士：“欲得文学之臣，朝夕置左右。惟职经史讲诵，给内庐以居之，不令与外事。其慎择醇谨通达者以闻。”时举编修桐城张英名入对，上心识之。自是再四咨询，对者无异词，遂有内廷供奉之命。赐邸舍于瀛台之西，辰而入，终戌而退。上旧所御读书处曰南书房，在乾

清宫之西南隅。命处其中，饮膳给于大官，执书使中涓，纸笔之属出自御府。珍果之属撤自御饌者日数至焉。上御乾清门听政后，则召至懋勤殿。辰巳前讲经书，午后讲史，率以为常。此南书房供奉之殆。

高文端公之父都统嵩瞻《赠弟斌诗》云：“与君一世为兄弟，今日相逢第二场。”想见勋戚大臣国尔忘家之义。

顾八代字文起，镶黄旗人。以军功授户部笔帖式，擢使部文选司郎中。康熙十四年，圣祖御试旗员，擢八代第一。迁翰林院侍讲学士。自他职改入翰林官，实自八代始。

康熙二十一年六月，上谕部院诸臣：朕因天气炎热，移驻瀛台。今幸天下少安，四方无事。然每日侵晨御门听政，未尝暂辍。卿等各勤职掌，时来启奏。曾记《宋史》所载，赐诸臣于后苑赏花钓鱼，传为美谈。今于桥畔悬设罾网，以待卿等游钓。可于奏事之暇，各就水次举网。得鱼随其大小多寡携归邸舍，以见朕一体燕适之意。谁谓东方曼倩割肉之事，不可见于今日也。特谕。”仰见圣朝喜起明良一心一德之盛。

桐城张相国英长子廷瓚，康熙己未进士。由编修两岁中迁至侍读学士。乙亥六月，上召翰詹八人至畅春园，赐宴赐扇。英父子皆与焉。

长洲彭定求，康熙丙辰会状。弟宁求，康熙壬戌探花。孙启丰，雍正丁未会状。弟兄鼎甲并祖孙会状，为吴中盛事。

康熙己未状元常熟归允肃，授修撰兼日讲官，进讲《周易》、《毛诗》。举止端详，敷奏明畅。汤文正公斌叹曰：“讲筵是正人，天下有赖矣。”

康熙十七年，诏举博学鸿词。十一月初一日，奉旨：“各大臣官员题举才学诸人，俟全到之日考试。其中恐有贫寒难支者，交与户部酌给量给与衣食。用副朕求贤重文之意。钦此”。

户部议酌俸廩并柴炭银两，真旷典也。次年三月初一日平明，荐举人员齐集太和门，以鱼贯入。上御太和殿。鸿胪唱行三跪九叩首礼毕，命赴体仁阁下。大学士捧题出，题二道：璇玑玉衡赋、省耕诗。俱坐地作文。已刻，大学士传旨赐宴。凡会试、殿试、馆试状元、庶吉士，俱不赐宴。此乃皇上十分隆重之意。宣讫，命赴体仁阁。设高桌五十张，每张设四高椅。光禄寺设饌十二色，皆大碗高攒。赐茶二通，时果四色。后用馒头、卷子、红绫饼、粉汤各二套，白米各一大盂。又赐茶讫。复就试。陪宴者大学士、掌院学士满汉各二员，皆南北向坐，谓之主席。以宾席皆东西向也。余官皆不与。钦取彭孙遹等二十人为一等，李来泰等三十人为二等。已仕者照品级授讲读、宫坊编修等官，未仕者概授检讨，总充明史馆纂修。

长洲吴廷桢，字山抡，少试有司，二十三次皆第一，顾不得中。尝梦泥金报至，已名第八。丙子入陕西籍获隽，又以冒籍黜。己卯召试第一，钦赐举人。癸未殿试二甲五名，合一甲数之，适符梦兆。

高文良公改庶吉士后，即乞假归，闭户读书数年，然后就职。前辈之虚心好学如此。

徐州李蟠为举子时，尝梦神入，衣冠甚伟，手一楫付之，中有黄金丝纠结成状元二字，果以康熙丁丑第一人及第。

姜西溟宸英，工古文，布衣时圣祖即知其名。屡试不售，荐入史馆纂修《明史》，分撰《一统志》。月给俸钱，衣儒生衣，杂坐公卿之次。丁卯顺天乡试，已拟第二。因二场有点窜《尧典》、《舜典》一语，为监场御史所贴。后以丁丑会试中试，殿试进呈卷在二甲第四。上问：“有浙江姜宸英乎？”内阁学士韩菼对曰：“宸英在史馆，识其字迹，第七卷当是。”上曰：“老名士也，积学能文，至老犹笃。可拔置一甲三名，

为天下读书人劝。”

本朝进士出身最奇者三人。一杞县任暄猷，明末团练乡勇以御流寇，后归南京为后军都督。王师下江南，投诚隶旗下。顺治壬辰进士，以磨勘被黜。又中乙未进士。一邵阳吴芳，崇祯己卯举人，官至左都御史。投诚后愿以科第进，中康熙甲辰进士。一五河钱世燾，鼎革后弃官为浮屠，久之还俗。应试为诸生，康熙庚戌成进士，年已七十余矣。

叶文敏公方霭官翰林学士时，修《四书讲义》，至羔裘元冠不以吊为圣讳，商于同僚，俱不能对。翰林典簿穆维乾对曰：“大字当仍原字以尊经，小注改元字以避讳。”方霭问何所本，维乾曰：“中庸慎独乃原字，小注改谨字。”方霭大悟，曰：余自幼疑此，始知朱子为避讳也。”深加敬礼，人服其虚中。

王司寇士正《谒武侯祠诗》云：“武兴城郭乱山青，肃肃丹青古殿阴。三代仅存鱼水契，千年犹听卧龙吟。世家瞻尚成忠孝，祖德高光式鉴临。礼乐可兴身未死，中原人识老臣心。”全集不载，想系初稿，后删之也。

康熙四十年，圣驾驻蹕郭哈密图七立，有索和诺蛇哈密献麟草一方，奏云：“此草产于鸣鹿山雷风岭，必俟千月乃成。非遇圣朝，未易呈瑞。”

鄞县屠纯甫粹忠，垂髫时读书里中董氏，大书戊戌成名四字于壁间。后果中顺治戊戌进士，累官至兵部尚书。先是，圣祖以粹忠老年矍铄，御书修龄堂扁额赐之。又赐御临赵孟頫行书曰：“白鹿城头百万兵，碧油幢下一书生。如今始识为儒贵，卧听元戎报五更。”乃大司马之预兆也。

宜兴任葵尊宏嘉，官御史，上疏请定服色，三品以上始许衣貂裘狔猊。王阮亭先生口占戏赠云：“京堂詹翰两衙门，

齐夺貂裘捨獬豸。昨夜五更寒彻骨，满朝谁不怨葵尊。”

康熙壬午顺天乡试，五经监生二人。江南武进庄令舆、浙江桐乡俞长策初以五经违例贴出，仍具题请旨，赐为举人，一体会试。嗣后愿做五经者听。

合肥李相国天馥，服阕入都，其壬戌诸门生已多通显，置酒新第。史侍读夔即席赋诗，有“即君馆阁称前辈，弟子门墙半列卿”之句。时人比诸唐人弯掖鲤庭之盛。

陆清献公令嘉定时被参，魏果敏公象枢上疏力争。其略曰：“陆陇其清操饮冰，爱民如子，贤声播于都下。臣心窃重之，谓异日可步于成龙之后尘者此人也。今被议革职，例之所在，臣不敢问。但有此清介之官，正当为群僚作榜样，为百姓作慈母。今之有司守与德为难耳，既知其守与德矣，何不留以长养百姓，云云。有旨报闻，一时传诵。后累官至顺天巡抚。辛酉岁入觐，上赉予甚厚，并赐诗。有“郊圻王化始，锁钥重臣膺”之句。寻擢两江总督，如陆公之遭际。圣君可谓不负所守矣。

宣城孙榜眼卓之父勲，故给事中也。父孙翁艰于嗣，一日，见市中一僧以火然指。问之，曰：“愿得一茅庵，足供大士像，旁可坐卧诵经。足迹不出门，而免持钵之苦。久之无一檀越办此者，故然指耳。”翁曰：“吾为师了此愿。”僧即罢爇。延至其家，为结茅如僧言。居三年，一日送客，忽见僧入后堂。问之，则夫人临蓐得一子矣。方骇异间，庵中人来云，僧已坐化。子一指然痕怨然。

刘吏部体仁客凤阳，一日，同友人苏茂游铭过龙兴寺访老衲，流连竟日始别。苏归邸中，梦刘来，笑吟诗云：“六十年来一梦醒，飘然四大御风轻。与君昨日龙兴寺，犹是拖泥带水行。”觉而异之。忽闻剥啄声，则刘仆至，云已坐脱矣。

### ● 卷三

本朝大典礼，例由翰林编检以上撰文。壬寅冬，掌院静海励文恭公询于青阳吴文简公曰：“记得庶常中有一人善四六文者，为谁？”吴曰：“华亭黄之隽。”文恭立授数题令作。奏上，多称旨。庶吉士撰文自此始。

康熙庚辰，溧阳史文靖公貽直年十九，释褐后，请假归娶于扬州许氏。绘《玉堂归娶图》，题咏甚夥。郭元釭一绝云：“采铎十道簇香轮，花满游纓踏路尘。似有行人传盛事，公然许史是天亲。”

洪洞李检讨因笃，康熙初膺荐举，以母老家贫力辞不赴。既被敦促入都，召试入翰林，即上疏乞养。情词恳切，昔人比李令伯之陈情，殆又过之。钮玉樵以为国初两大文字之一。部议以纂《明史》，不允其请。奉旨特准终养。出都之日，士大夫诗文赠送者数百人，海内高之。其疏云：“臣某奏为微臣母老多病，独子万难远离，泣血陈情，吁恩归养事。臣窃惟，幼学而壮行者，人臣之盛节。辞荣而乞养者，人子之苦心。故求贤虽有国之经，而教孝实人伦之本。伏蒙皇上敕谕内外诸臣，保举学行兼优之人。比有内阁学士臣某等，旁采虚声，先后以臣因笃姓名联尘荐牍。获奉俞旨，吏部遵行，陕西抚臣促臣应诏赴京。臣自念臣母年逾七十，属岁多病，又缘避寇坠马，左股受伤。昼夜呻吟，久成废疾，困顿床褥，转侧需人。臣止一

弟因材，从幼过继于臣叔曾祖家，分奉小宗之祀。臣年四十有九，儿女并无，母子茕茕，相依为命，躬亲扶持，跬步难离。随经具呈哀辞，次第移咨，吏部谓咨中三人，其中称亲援病，恐有推诿，一概驳回。窃思己病或可伪言，亲老岂容假借？臣虽极愚不肖，讵忍藉口所生，指为推卸之端？痛思臣母垂暮之年，不幸身婴残疾。臣若贪承恩诏，背母远行，必致倚门倚闾，夙病增剧。况衰龄七十，久困扶床，辇路三千，难通啮指。一旦祷北辰而已远，回西景以无期，万一有为子所不忍言者，则是毛义之捧檄不逮其亲，温峤之绝裾自忘其母。风木之悲何及？瓶罍之耻奚偿？即臣永为名教罪人，亏子职而负圣朝，非臣愚之所敢出也。皇上方敬事两宫，聿隆孝治，细如草木，咸被矜容。自能推锡类之仁，推于士庶。宁忍孑然母子，饮泣向隅，夺其乌鸟私情，置之仕路？盖阁臣去臣最远，故以虚誉采臣，而不知臣之有老亲也。臣云翼与臣皆秦人，虽所居里闾非远，知臣有老母而不知其既病且衰，委顿支离至于此极也。即部臣推诿之语，概指三人而言，非谓臣当必舍其亲而不之顾也。且臣譾陋，而同时荐臣者皆朝廷大臣，其于君亲出处之义，闻之熟矣。如臣猎名违母，则其始进已乖。不惟渎戮天伦，无颜以对皇上。而循陔负疚，躁进贻讥，则于荐臣亦为有靦面目。去岁台司郡邑络绎遣臣长行，急若风火。臣趋朝之限虽迫于戴星，而问寝之私倍悬于爱日。然呼天莫应，号泣就途。志绪荒迷，如堕云雾。低头转瞬，辄见臣母在前。寝食俱忘，肝肠迸裂，其不可读官常而干禄位也明矣。况皇上至孝至仁，以尧舜之道治天下，郭伦厚俗，远迈前朝。而臣甘违离老亲，致伤风化，有臣如此，安所用之。乃臣自抵都以来，屡次具吴具疏，九重严邃，情壅上闻。随于三月初一日扶病考试，蒙皇上拔之前列。奉旨授臣翰林院检讨，与臣同官纂修《明史》。闻命悚惶，忝

窃非分，念臣衡茅下士，受皇上特达之知。天恩深重，何忍言归？但臣于去秋入京，奄更十月，数接家信，云臣母自臣远离膝下，哀痛弥侵，昼夜思臣，流涕无已，双目昏眊，垂至失明。臣仰图报君，俯迫谕母，欲留不可，欲去不能，瞻望阙廷，进退维谷。乃于五月二十一日具呈吏部，未蒙代题。臣孺切下情，惟有哀祈君父。查见行事例，凡在京官员，门无次人丁，听其终养。臣身为独子，与例相符，伏愿皇上特沛恩慈，许臣遄归，扶养其母，叨沐圣泽，以终天年。臣母残病余生，统由再造。不惟臣母子衔环镂骨，誓竭毕生。而报国方长，策名有日，益图力酬知遇，务展涓埃矣。臣无任激切待命之至，缘系陈情，事理字都逾格，贴黄难尽。统祈鉴宥施行。”

秀水徐嘉炎既举词科后，从益都相国修楔于万柳堂。会者十六人，酒半，相国问：“包咸注浴乎沂，是祓濯仰是澡洗？”宣城施愚山云：“沂水之上，则非澡洗矣”。嘉炎谓：“古无裸体入水者，惟齐懿被弑时，有邴歆阎职入申池浴。池与沂水不同。且是贱者之事，非士大夫所行。又时属夏月，非暮春也。暮春入水，恐无是理。”众以为然。康熙辛酉，王师收滇黔。群臣默颂甚夥，惟嘉炎独仿《饶歌鼓吹曲》，自圣人出至文德舞止，凡二十四章。因事立名，与缪袭、韦昭、何承天辈相表里。乙丑元夕，上于南海子大放灯火，使臣民纵观，都卢寻橦鱼龙曼衍之属毕进。群臣从观者皆有诗，独嘉炎作《红门花火记》，文笔奇丽，称于一时。

圣祖南巡，江南民王来熊献《炼金养身秘书》一册。上曰：“此等事朕素不信，其掷还之。”圣训煌煌，足破汉唐宋明诸主轻信方士之谬。

康熙三十二年，鄂罗斯察汉汗遣使进贡。上曰：“鄂罗斯人材颇健，从古未通中国，距京师甚远。自嘉峪关行十一二日

至哈密，自哈密行十二日至吐鲁番，吐鲁番有五种部落，过吐鲁番即鄂罗斯之境。闻其国有二万余里，汉张骞出使西域，或即彼处。史载霍去病曾出塞五千里，想或有之，今塞外尚有碑记可考。至外藩朝贡，虽属盛事，恐传至后世，未必不因此反生事端。总之中国安宁，则外衅不作。故当以培养元气为根本要务耳。”

江都汪舟次楫。由赣榆县训导荐举，授检讨。二十一年春，琉球国王请封爵。旧典用给事中、行人各一员往。上重其选，特命廷臣会推可使者以闻。入朝人多俯首畏缩。楫独鹤立班中，大臣遂以楫对。充正使，赐一品服至琉球国。王宴楫，手自弹琴以悦宾。楫故善音乐，纵谈琴理，王大悦。乞楫书殿榜，纵笔为擘窠书。王大惊，以为神。累官至布政使，引疾归。上南巡，楫强起迎谒伏道左。上熟视曰：“汝老耶，朕几不识矣。”赐御书以荣之。

朱竹垞彝尊年五十，由布衣荐举鸿博召试一等，授检讨，旋充日讲起居注官。出典江南省试。拜命之日，即不见客，将渡江誓于神。试毕入京，无所携，惟载书两麓而已。盗劫其居，得钱二千，白金不及一镒，已靡覆不发矣。后以吏议当落职，上特宥之，仅左迁焉。相传竹垞性嗜酒，尝与高念祖同入都，日暮泊舟。辄失朱所在，迹之已阑入酒肆，玉山颓矣。其跌荡如此，而清操如彼，所谓大德不逾，小德出入者耶”

宿迁徐侍讲用锡充康熙乙未房考，严绝请托，或衔之，耸御史劾其把持科场。圣祖谦得其情，将本掷还。

金坛王虚舟澍，精金石考订之学。钱香树先生见于京邸，左图右史，积帖充栋，昕夕丹铅，辨析不少置。戏曰：“子欲为张仲杨柯丹邱其人耶？”澍曰：“人各有癖，乐此不疲也。”尝道经秦邮，泛舟珠湖。仰见天际白云如竹数百枝，枝叶皆具，

下有云片若怪石，俨然图画。因作《竹云题跋》。

嘉定孙松坪致弥工诗。康熙初，上命御前大臣采访朝鲜文献，致弥膺荐。赐一品服策遣。《奉使诗》有“甘茂漫数从博望，马周只恐负常何”之句。后登戊戌进士，官至侍读学士。以布衣先假一品服，而后登第服官，事亦奇矣。

嘉兴马维翰，貌仅中人，而抱负甚大。中康熙辛丑进士，内大臣验看，诸人皆跪，马不可。九门提督隆科多诃之，马夷然不动。隆转笑曰：“不料渺小丈夫，风骨乃尔。”马曰：“区区一跪，未足见维翰风骨也。”

汤文正公斌，顺治己丑进士，历官至工部尚书，以理学自任。抚吴时，以上方山五通庙惑民，士女烧香祭赛，大为风俗累，上疏请废其庙。得旨允行，于是海内五通庙悉行撤毁，神像投之水火，一时快之。公由江苏巡抚内升尚书，至京陛见。上曰：“天下官有才者不少，操守清谨者不多见，尔前陛辞时，自信平日不敢自欺，今在江苏洁已率属，实心任事，克践前言。朕用嘉悦，故行超擢，尔其勉之。”仰见圣主知人之明，而公之简在帝心，从可想见矣。

长洲冯勉曾勛，由布衣荐举鸿博，召试一等十三名，授检讨。性至孝，父尝馆闽中，已与祖及母家居。岁凶乏食，为村塾师，得升斗奉养，与妻采苻以食。后父客死，阻兵弗获归榱。徒步入京，游公卿间，膺荐得官。乞假归，入闽寻父榱不得，伏地哀恸。有老人指视其处，遂扶以归。人谓孝思所格，神示之也。

华亭黄之隽，康熙辛丑进士，在翰林日，聚同巷八人为八仙会，以杜少陵饮中姓氏为上八仙，人取其一以自署。又以世俗所传钟离洞宾辈分署之，为下八仙。彼以上八仙呼，此以下八仙应，故为参错，不得呼姓字称谓。错者罚饮，时号酒仙。

著《香屑集》十八卷，皆集唐八句，为古今体诗九百三十余首。对偶工整，浑若天成，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长洲尤西堂侗，明季诸生，我朝以选拔授永平府推官，以事免。少时有声庠序，所作骈俪各种，脍炙人口。尝以西厢词句题作文，流传禁中。世祖知为徐立斋元文师，因取观之，叹曰：“真才子。”及召试官翰林，偕诸儒进平蜀诗文。上见其名，曰：“此老名士。”西堂以此六字刻堂柱，左曰章皇天语，右曰今上玉音，极文人之荣。

施愚山闰章少孤，事叔誉至孝。一日值叔诞辰，大集亲戚上寿，而叔以小故忤意，坚卧不起，愚山跪榻前移晷。辛亥客都门，每忆叔辄涕泗。事叔如此，世所希有。

蔡文勤公世远，康熙己丑进士，出安溪李文贞公之门。是时，文贞以程朱之学教后进，公故习宋儒书，既见文贞，毅然以圣贤自励。颜其所居室曰二希。言学问不敢望朱文公，庶几真希元；事业不敢望诸葛武侯，庶几范希文。可见其志矣。

王楼村式丹少知名，年六十，始领康熙壬午乡荐，癸未捷会状。当乡试时，已定解矣。及得吴楚琦卷，改王为第六。其实吴远不逮王，知三元亦前定数也。

海宁查慎行初名嗣璣，康熙癸未庶吉士。胞弟嗣璫，官编修。族侄升，官谕德。时称三查。上赐鲜鱼，慎行《纪恩诗》云：“笠檐蓑袂平生梦，臣本烟波一钓徒。”颇称旨。一日，忽奉内传烟波钓徒查翰林，盖以别二查也。慎行又有“烟蓑雨笠寻常事，惭愧犹蒙记忆中”之句，一时以为佳话。

康熙癸未会试，十八名进士宫懋言之祖名伟璆，系崇祯癸未中式十八名，且俱系诗，四房房考俱翰林李姓。初，懋言公车北上，梦祖与之履，觉而喜曰：“此绳祖武之兆也。”

常熟蒋文肃公廷锡，康熙癸未进士，官至文华殿大学士。

少时工写生，名与恽南田埒。及贵，都中极重之。大抵以逸笔写生，而风神生动，非识超胆大笔有仙韵者莫能为之。性爱士，一艺可观者皆罗致门下，指授之。故其客潘马所作，皆能乱真，而文肃真本不可多得。

高邮贾国维以工书侍内廷食俸，圣祖常以内翰林呼之。举顺天乡试，以冒籍被劾，蒙恩赐复会议。落第，又特赐进士，一体殿试，遂以第三人及第。异数也。

松江钱少司寇艰于嗣，偕夫人祈子于天童。大师为集众僧，问谁愿随钱居士往。众未应，一饭头老矣，自言愿往。已而司寇果生子。初名鼎瑞，易名芳标，中丙午顺天乡试，官中书舍人，既而假归。一日与客坐斋中，有僧持一缄至门，云自天童来。舍人拆视，殊不骇讶，但云仓卒奈何。明日晨起，索笔书一偈云：“来从白云来，去从白云去。笑指天童山，是我旧游处。”掷笔而逝。

武进赵太史熊诏，恭毅公申乔长子也。生前一夕，祖梦神授一轴，云彩蟠结熊诏二字，因名之。果中康熙己丑状元。

熊相国赐履官侍郎时，上万言疏，有名臣风度。其略曰：“臣荆楚鄙儒，猥蒙先帝简拔，授以清班。继荷皇上殊恩，累迁今职。圣恩高厚，中夜汗流。伏念臣虽至愚，自幼读书辨志，窃以圣贤为师。数年以来，恭遇皇上高拱深居，经筵未举，区区献纳微忱，无由上达。且以出位陈辞，典制有禁，因循缄默，尸素至今，臣之罪也。兹者伏遇皇上恪谨天戒，轸念民依，虚己下询，采及葑菲，正微贱小臣图报涓埃之日也。臣备员侍从，谨仰遵明诏，殚竭愚衷，庶几高深之一助，惟皇上留神省览，则天下幸甚。伏读诏书有曰：‘今闻直隶各省人民多有失所，疾苦穷困，深可轸念。或因官吏贪酷，朘削民生，或因法制未便，致失民业。’呜呼！皇上此心乃二帝三王之心，此言乃二

帝三王之言也。夫民生至今日，某困苦亦孔亟矣。国家日言生聚，而凋敝愈甚。日言轸恤，而疮痍不起。日言招集、言蠲免，而流亡满目逋欠浸多。近而畿甸，远而直省，流离琐尾之状，所在皆是。惟官吏之朘削，徭赋之科征有以致之，诚有如圣谕所云者。盖小民终岁勤劳，耕耨仅能自给，而复税秋粮，朝催暮督，卖丝菜谷，十室九空，私派倍于官征，杂项浮于正额。况乎分外之诛求，无名之赔补。种种朘刻，剥肤及髓。一有不应，而老弱疾病俱已颠顿呼号于捶挞敲扑之下。闾阎之膏液有尽，而猾吏之贪囊无底。愚蒙之皮骨仅存，而有司之欲壑无厌。就使年丰岁稔，尚难保须臾不绝之命。一旦水旱，其不至转徙流亡、填沟渠而委道路者几何哉！蠲征则吏收其实，而民受其名。赈济则官增其肥，而民重其瘠。此固民情之大可悯，而国计之重可忧者也。虽然，此不独守令之过，上之有监司，又上之有督抚，朝廷方责之以廉，而上官实教之以贪。皇上固授以养民之职，而上官日课以厉民之行，今日之守令诚有难言者。督抚廉则监司廉，守令亦不得不廉。督抚贪则监司贪，守令亦不敢不贪。表直影端，源清流浊，此又理势之所必然者也。今之为督抚者，求所谓精白一心、为国家安辑地方爱养黎庶者，臣亦不敢谓遂无其人。独是国家以全省付畀，有察吏安民之权、兴利除害之任，其待之不为不隆，而任之不为不重矣。乃日望其察吏，而吏治日坏，日望其安民，而民生日蹙，日望其兴利除害，而一利未之兴、一害未之除也。大抵有司之职业在地方，上官之激劝凭举劾。年来督抚之所荐称循卓者，果小民之戴为父母而尊若神君者乎？其所劾为贪庸者，果百姓之畏若豺虎而疾如蛇蝎者乎？是未可知也。以督责为能，而不问其慈惠。以催科为政，而不问其抚绥。以夤缘之巧拙为优劣，而不问其才干之短长。以礼节之厚薄为殿最，而不论其品谊之高下。此风

一倡，争相效尤，交蟠互结，牢不可破。如是而欲其激浊扬清、兴利祛弊也，是何异适越而北其辕、炊沙而望成饭耶？所以比年来旱涝频闻，死亡载道，而此辈竟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漠然不加喜戚于其心，不知其为国敛怨已不可解。在廷诸臣习为瞻徇，务相容隐，不肯举发其贪污之迹以告皇上。间有一二指名纠参者，亦不过微示其意，曾未尝直暴其污秽残酷之所在，而皇上亦遂莫得洞悉其蠹国殃民之实状。故此辈得以久窃威权，贪恋禄位，方恃此以为垄断之长计。而无辜赤子之颠连而无告者，正未知何日而有再苏之望也。伏乞皇上将现任督抚大加甄别，其贤而能者加衔久任，其贪污不肖者立即罢斥，无令久居人上，荼毒生民。嗣后遇督抚缺出，不拘内外大小臣工，果有端方清正能事，才优如古大臣其人者，敕部院大臣从公保举，授以兹任。其考课也，以民生之苦乐为守令之贤否，以守令之贪廉为督抚之优劣。则督抚得其人，监司自得其人。监司得其人，守令亦必得其人。廉者劝，贪者惩，有利必兴，有害必除，而民之不获其所者寡矣。盖任之非其人，行之失其意，虽周官周礼祇足为厉民祸世之具。《传》曰：“有治人无治法。”又曰：“人存政举。”此不易之论也。此圣谕之所已及，而臣详切言之者也。虽然，内臣者外臣之表也，京师者四方之倡也，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朝廷一举一动，万方之则效。九土之观瞻于是乎出，而其大者，则在于立纲陈纪、用人行政之间。此其鼓舞化导之权，转移感动之机，固有不问之草野而问之廊庙者。今朝政之可议者不止一端，臣请择其至大者言之。一曰政事极其纷更，而国体因之日伤也。从来圣君贤相开国承家，必取一代之典章法制，为之斟酌损益，厘为百世不易之令模。以善建于不拔。远之子孙率由无愆，忘变乱之患。近之臣民遵守，无纷扰丛脞之虞。三代圣王所以保世滋大、无疆惟休者，

此也。我国家章程法度，一踵先朝之旧。虽其势之极重而难返、事之极敝而难行者，类无不承讹袭陋，苟且因仍，曾不闻略加整顿，去其所为太甚之弊。而急公喜事之辈，又从而意为更变于其间。但知趋目前尺寸之利以便其私，而就中莫大之忧、无穷之患潜倚暗伏于冥冥之内，而皆不知所以为之计。朝举夕罢，倏弛倏张，王言屡褻，朝政滋繁，议论日多，成功绝少。此时之最当讲究者也。伏乞皇上敕下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将国家制度文为详慎会议，何者当沿，何者当革，何者宜益，何者宜损，参以古制，酌以时宜，务期振衣挈领，纲举目张，勒为会典，著为成宪。则上有道揆，下有法守，貽谋垂裕，作述于昭，而亿万年无疆之业在此矣。”奏上，上深嘉纳，飭部议行之。

康熙三年，以八比多剿袭，乡会试改用策论。甲辰会试，海宁沈昭子珩以二场拟《上太祖太宗尊号表》最工中会元。

钱唐高澹人士奇，以诗受知于圣祖，不由科甲，钦赐翰林，官至詹事。陪宴唱和，扈从不离左右，恩宠无比。异数也。

无锡社云川诏，改诸生迎圣祖驾于惠山，进《迎銮词》及《梁溪望幸词》，蒙召见御舟，赐绫书诗一幅。已而被召至京。一日，特召待诏者八人入南书房，命写御制《金莲花赋》，各赋《纪恩诗》一首。诏又独进一词，蒙恩发置第一。旋命纂修《历代诗余》，又命修《词谱》。辛卯举京兆试，壬辰会试，钦赐进士，改庶吉士。为诸生时，每乡试前辄梦试题是子之燕居一节，卒不验。及辛卯领荐，主司为赵公申乔，乃悟前梦之巧。

康熙二十六年四月，浙江巡抚金鋹疏称海宁县民陈云生母林氏年一百八岁，尚勤纺织，请旨旌表。敕部给银建坊，赐名贞寿。

康熙庚戌，六合县民王振家庭树产白鸟二，总督麻勒吉表进于朝。

聊城丁姓女，幼孤，无兄弟，依母以居。及笄，母欲议婚。女曰：“母老矣，又鲜兄弟，儿不愿适人，愿终身养母。”母不能强，及母卒，从兄某为议婚，又不许。独处三十余年，闺范严肃，里中人咸称曰贞女。堂邑黄中丞图安七十丧偶，闻贞女名，遣聘焉。先一日，贞女召其从兄语曰：“明日当有议婚者，吾将许之。”兄及娣侄辈漫应之，弗信也。诘旦，黄氏蹇修至，先是，贞女缞衣数十年，至是乃易吉服。既许字，卜葬其母，然后于归，年五十余犹处子也。中外子孙多人，待之皆有恩礼，东昌人至今称之。

余姚劳麟书中世为农，躬耕养母。年十七，读朱子《大学中庸序》，慨然发愤，以道学自任，举动纤悉必依于礼，终身弗懈。引进后学，委曲尽诚，虽佣工下隶，皆引之向学，闻者莫不爽然。里中贩卖者，近麟书居，不忍货伪物。乡儿牧童戏为醵缴机阱者，闻麟书讲学，悉毁之。年五十九，无疾卒。门人桑伊佐调元为刻《余山遗书》，行于世。

吴江金文通公之俊生时，母梦人告曰：“与汝子龙睛，将来位极人臣。”公入阁后，萧山瞽者陈生善相人，试令相之。曰：“乞儿相也。”众大笑，已而摩挲至目，大惊曰：“此龙睛也，当贵极人臣。”众乃服。

文登赛从俭卜葬其亲，有里邻与之争地，神示梦云：“是宜为赛氏兆，当世科第，尔不能葬此也。”乃罢争。康熙丙午元旦五更时，近村人见赛莹前有二炬绕行，是秋从俭曾孙玉紘举乡试，明年登第。己酉元旦复然，玉紘子璋亦于是科联捷。以后每发一科甲，辄见火炬，率以为常，然而风水之说未尽子虚矣。

叶石林每令诸子女儿妇列坐说《春秋》。武林黄夫人顾氏名若璞，著有《卧月轩文集》，多经济大篇，有西京气格。常与妇女宴坐，则讲究河漕、屯田、马政、边备诸大计。巾幗中有此等人，亦奇事也。

## ● 卷四

康熙三十九年十月，皇太后六秩圣寿，上恭进佛三尊、御制万寿无疆赋围屏一架、御制万寿如意太平花一枝、御制龟鹤遐龄花一对、珊瑚进贡一千四百四十分、自鸣钟一架、寿山石群仙拱寿一堂、千秋洋镜一架、百花洋镜一架、东珠珊瑚金珀御风石等念珠一九、皮裘一九、羽缎一九、哆啰呢一九、哔叽缎一九、沉香一九、白檀一九、降香一九、云香一九、通天犀珍珠汉玉玛瑙雕漆官窑等古玩九九、宋元明书册卷九九、攒香九九、大号手帖九九、小号手帖九九、金九九、银九九、缎九九、连鞍马六疋，并令膳房粒米一万粒作万国玉粒饭及肴饌等物进献。四十九年，皇太后七旬大庆，先期谕礼部：“蟒式舞者，乃满洲筵宴大礼，至隆重欢庆之盛典。向来皆诸王大臣行之，今朕欲亲舞称觞。”壬午进宴，上近前起舞进爵。圣天子大孝尊亲，诚旷古未有也。

圣祖谕大学士等曰：“书册所载，有不可尽信者。如风不鸣条，雨不破块。风不鸣条，何以散天地抑郁之气，鼓荡万物？雨不破块，何以播种？又云囊萤读书，朕曾取百枚，盛以大囊照书，字画竟不能辨。此书之不可尽信者。亦有似乎荒谬而竟实有其事者。东方朔记北方有层冰千尺，冬夏不消。今年鄂罗斯来朝云，其地去北极二十度以上，名为冰海，坚冰凝结，人不能至。始知东方朔所云不谬。又从前有书吏三人，遍传西

边异兽形图，部议重罪具奏，朕从宽免死，令其往觅是兽。后将军祁里德等来自军前，奏云，果有是兽，目在乳傍，口在脐傍，巡哨侍卫等曾亲见之。蒙古名其兽曰鄂布。又有飞者名曰积布，蒙古名恶人为鄂布泰积布泰，是即《山海经》所谓刑天无首，以乳为目，以脐为口也。故将发遣书吏放还。又《神异经》云：北方层冰之下有大鼠，肉重千斤，名为鼯鼠，穿地而行，见日月光即死。今鄂罗斯近海北地，有鼠如象，穴地以行，见风日即毙，其骨类象牙，土人以制碗碟梳篦，朕亲见其器，方信为实。又古人以天市垣为中国分野，朕始疑其说，细玩天球，合以地图，中国去赤道二十度至四十度，在谷雨、立夏、小满三节气，上天市垣亦去赤道二十度，恰与中国对照。始知古人分野之说确有所据，此又书之不可信而可信者也。”

康熙五十四年，谕大学士等曰：“朕常立小旗占风，并令直省，凡起风下雨之时一一奏报。见有京师是日西北风，而山东是日东南风者，古人云隔里不同风，此言最确。又尝考验雷声，不出百里之外，《易》云震惊百里，若霹雳则不过七八里也。至于炮声竟可闻于二三百里，从前卢沟桥演炮，天津皆闻之，此其验也。书中云北方苦寒之地，冰结十丈，春夏不消。今果有其地。又《渊鉴类函》有云，鼯鼠有重至万斤者。今亦有之，其身如象，牙亦似象牙，但稍黄耳。此皆与古书相符者也。又地理上应天文，中国山脉皆由昆仑而来，彼地四面有江，土人呼昆仑为枯陇。推算天象，中国与瀚海俱在赤道四十五度之西，四十五度之南，水皆向南而东流，四十五度之北，俱向北流。此皆天文地理之相合者也。”圣学渊深，非管窥蠡测者所能拟议矣。

杭州柴南屏谦作中书时，恭和圣祖御制《冬至诗》有“雪花欲共梅花落，春意还同腊意舒”之句。上嘉赏，谓有翰苑才，

寻升御史。

杜云川送友之官天长，仆马已戒，口占一绝赠行云：招寻有约竟何尝，判袂匆匆语未遑。半晌花前嫌日短，至第四句属思未就，少顷，疾书曰：一帆江上到天长。真巧对也。

明季，士大夫争立门户，互相倾轧，不特贤奸如水火之不相入，即贤与贤、奸与奸，又复断断不已。本朝定鼎后，屡奉谕旨，痛改明季陋习，此风渐息。郭瑞卿琇为御史，参明珠、余国柱等，可谓不避权贵，铮铮有声者矣。然如靳文襄公辅治河，功业昭然，言官多有指摘，郭亦不免訾议。康熙二十七年，圣祖谕大学士曰：“近来议论靳辅者甚多，靳辅为总河有年，挑河筑堤，漕运并未迟误，谓之毫无效力不可。但屯田下河之事，亦难逃罪，即欲置之重典，亦须留七八年。朕曾阅《河防一览》，于治河洞悉，凡事皆虑永久”等谕。于是浮议始息。仰见圣明在上，干济之臣得以保全禄位，长享荣名，不可谓非厚幸也。

靳文襄公过邯郸吕祖祠，见壁有题诗云：“富贵荣华五十秋，纵然一梦也风流。而今落拓邯郸道，要与先生借枕头。”墨迹未干。踪迹其人，乃秀水陈天裔也。一见遂为知己。天裔名潢，明钩戈之法，复精奇门步算，凡河防得失变态，并有先见。一时治河诸员，以师事之。康熙二十三年五月，上南巡，问靳曰：“尔必有通今博古之人辅尔。”靳以陈潢对，即蒙召见，特赐参议衔。以幕友邀恩，遽膺四品冠服，可谓奇人有奇遇也。

仁和姚少宰三辰之祖善医，尝采药入山迷径，失足堕溪中，以手摸石，有涎蠕蠕而动，负姚而上。意是巨蛇，回视两目如灯，照见须角，委姚地上，腾空而去。始知为龙也。两手触涎处，香数月不散。以手撮药，病辄愈。愈后不受人谢，由是皆

呼之为摸龙阿太。及其孙贵，人谓阴德之报。

康熙戊辰状元秀水沈原衡廷文，年二十时，父仲霖于大兵入粤时被执监禁。廷文哭诉军府，得释，年已七十矣。及廷文官修撰，为介寿征诗，同里陶越作《引言》，有“孝子身经百险，幸覩止于鲸波鳄沫之余。孤臣迹越千乡，正徬徨于电闪沙惊之候”之句，都下盛传。

圣祖南巡，山东巡抚王国昌进海物并生鹿。侍卫传旨，不用海物，又不食特杀，将鹿发还。蒋陈锡《恭纪诗》云：“鹿脯何曾减凤麟，须知特杀不沾唇。诸花作膳逾珍饌，翘首天厨近玉宸。”圣祖驻蹕德州，有不用烟酒之谕。蒋陈锡《恭纪诗》云：“碧碗冰浆筵滟开，肆筵先已戒深杯。瑶池宴罢云屏敞，不许人间烟火来。”

康熙四十八年，上谕大学士等曰：“明季事迹卿等所知，往往纸上陈言。万历以后所用内监，曾有在御前服役者，故朕知之独详。明朝费用甚奢，兴作亦广，其宫中脂粉钱四十万两，供应银数百万两，至世祖皇帝登极，始悉除之。紫禁城内砌地砖横竖七层，一切工作俱派民间。宫女九千人，内监至下万人，饭食不能遍及，日有饿死者。今则宫中不过四五百人而已。明季宫中用马口柴、红螺炭以数千万斤计，俱取诸昌平等州县，今此柴仅天坛焚燎用之。”马口柴约长三四尺，净白无点黑，两端刻两口，故谓之马口柴。

李西池华国，康熙初武探花，及第后即引疾归。工山水，名于时，殆所谓将军不好武者耶？

耿逆叛时，浙闽间土寇出没，道路梗阻。新选闽中邑令王公挈眷之任，涂遇寇掠，夫人走避相失，比晓不知夫所在，恐辱于贼，以垢涂面乞食于野。访至西安，仍杳然，乃啮指血题《绝命诗》于襟，欲投井死，村人救而免。达之邑宰，询悉颠

末，嘉其节，款留内署为女公子师。出示访王下落，未几，王公适来投刺见宰，延入详询历难状，独不以夫人告，而使夫人亲治饌以进。酒半，王泣下。宰故询之，曰：“此味绝类亡荆所治，且断葱亦以寸为度，见之不觉感触耳。”宰佯为叹息，既而请以妹娶之，王不允，强而后可。乃别设馆舍，治衾具，而以王夫人妇之，属仆婢辈勿泄。王犹不乐，交拜入，掩面泣，目不一及，夫人固知之，至是则悲喜交集，不及待即泣而语曰：“王郎犹念及糟糠乎？”王视之，乃妻也。相抱而哭，各述流离状，知宰之盛德，而诡词以合之也。时王公文凭已失，宰为详咨补给，得之官，自是两家谊同至戚，使问不绝。宰寻以行取，擢御史，人谓盛德之报。

钱唐朱皋亭雍模，年九十六犹工画山水。秀水王声伟侃，年九十余犹能画大帙云龙。皆熙朝人瑞也。

康熙二十二年十月，陆清献公陇其述云间王庆孙之言：崇明有吴老人，年九十有九，妇九十有七，老人生四子。壮年家贫，鬻子以自给，四子尽为富家奴。及四子长，咸能自立，各自赎身娶妇，遂同居而共养父母焉。卜居于县治之西，列肆五间，伯开花米店，仲开布庄，叔开腌腊铺，季开南北杂货铺，中一间为出人之所。四子奉养父母，曲尽孝道，始拟膳，每月轮一家，周而复始。其媳曰：“翁姑老矣，若一月一轮，则历三月后方得侍奉颜色，太疏。”复拟每日一家，周而复始。媳又曰：“翁姑老矣，若一日一轮，历三日后方得侍奉颜色，亦疏。”乃以一餐为率，加早餐伯，则午餐仲，晚餐叔，明日早餐季，周而复始。逢五及十，则四子共设于中堂，父母南向坐，东则四子及诸孙辈，西则四媳及诸孙媳辈，分昭穆坐定，以次称觴献寿，率以为常。老人饮食之所后置一橱，橱中每家各置钱一串，每串五十文，老人每食毕，反手于橱中随意取钱一串，

往市中作童子嬉。櫛中钱缺，其子潜补之，不令老人知也。老人间往所知家博，四子辄遣人密持钱二三百文安置其家，并嘱佯输于老人。老人胜，踊跃持钱归，老人亦不知也。率以为常，数十年无异，老人夫妇至今无恙。长子年七十有七；余子皆班白，孙曾二十余人。崇明刘总镇兆表其门曰：百龄夫妇齐眉，五世儿孙绕膝。洵不诬也。清献公为作《崇明老人说》。

吴楞香苑，康熙壬戌进士，由编修历官祭酒。故事，凡国子生初谒者，有贽见礼，岁满咨部者，有咨部费，俱禁之。时称贤祭酒。

上元胡状元任輿，康熙辛酉解元，尝梦登高山，手摘香橪二颗，神赠以诗，有“手弄双丸天下小”之句。甲戌大魁，会试题乃“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太山而小天下也。”

任宗伯兰枝未遇时，偶经田野间，见一人口衔一刀，手执两刀，趑趄不进，寻绕越而过。遥望半里许，入丧者之家。诂之以告人，知者以为煞神，卜其必贵，后果然。

徐太史用锡未遇时，偶如厕，见大肉块，遍身有眼，知为太岁。因记书载，鞭太岁者转祸为福，遂击之。每击一眼，则遍身眼愈加闪烁。是岁领荐连捷。己丑进士，官至侍讲。

长洲文与也点，衡山裔孙。明季弃举子业，依墓田以居。肆力于诗古文辞，兼善书画，尝舍于城中僧寺，卖书画自给。人或以多金迫促之，则不可得也。巡抚汤文正公屏驺从，入寺访治吴之要。所论皆采行，而未尝有私渎，汤公益重之。后族人有引见者，圣祖问曰：“文点是你何人？”则知点之名早达九重矣。

任待庵辰旦，康熙丁未进士，官上海县令。有布客魏丙贸布市中，失囊金三百两，讼于官。待庵素善谏，至是狱不能定，乃祷于城隍庙。梦有人右手抱细女，左手挈衣与之，及接视则

裙襴也。寤而思之曰：“夫赐衣而得裙襴，则非衣也，岂有裴姓其人耶？”以问捕，捕曰：“似也。闾左有裴爱者，素无赖，不事家人产，其人僦居旅舍傍，与布客居相近。或见财起意耶？”待庵曰：“然则其抱细女者，抑可知矣。夫细女，爱女耳。吾闻纳音之数，阳姓从左。今左非衣而右爱女，其为裴爱无可疑者。”遂收裴，拷之得实，狱具。邑中称神明焉。

海宁张仲张英，康熙癸丑进士，出桐城张文端公之门，师生同一姓名，当时以为奇。及戊午分校北闱，文端公子廷瓚复出仲张门，更奇。

陈迦陵维崧少有名，数奇落魄，年四十余尚困诸生。一日过京口，有相士熟视良久，曰：“君五十后当入翰林，然不由科甲。”人皆嗤以为妄。宣城梅杓司赠诗云：朝来日者桥边过，见说功名似马周。”后果以荐举鸿博授检讨。

洪昉思升问诗法于施愚山闰章。施曰：“余师言诗如华严楼阁，弹指即现。又如五城十二楼，缥缈俱在天际。余则譬作室者，瓴甃木石一一俱就，平地筑起。”洪曰：“此禅宗顿渐义也。”

仁和沈开平筠、上海钱越江金甫同膺荐廷试，授检讨，又同中戊午己未乡会试，改庶吉士，两入翰林。儒者荣之。沈尤敦内行，尝剖股肉和药以疗父病，既而母病亦如之。其至性如此，不仅以文学传也。

睢州徐干妻孙氏，侍姑疾，脱簪珥求医，不解带，不交睫，匍匐于床褥之间者近三旬。姑病且殆，孙氏仓皇吁祷不应，不得已潜入其室，拒户，左持刀，置右臂于机欲割之。手弱，刀屡下始断一窗，血濡缕而已。其夫身外至见之，惊仆。孙氏投刀掖之起，戒勿出声，然后裂帛裹创，卒为羹以进姑。既食，病良已。家人初无知者。田蕺山兰芳之女，孙氏娣也，察其异，

诘之，不肯言。久而得其详，以白父蕢山。叹曰：“此可以愧天下之为人妇而漠视其舅姑者。”

钱学士金甫甚贫，敝裘羸马，处之泰然，足不履权贵门。时与乡党故人为文酒之会，坐有语及官资迁擢者，辄恚之。后会其人不速至，竟引避。其崖岸高峻如此。然能急人之忧，有师卒于官，竭奉钱为治丧。俄而邻人不戒于火，延及师舍，亟率力士负棺出，火燎其须不顾也。又有被遣者，三日当出关。为称贷拮据，两昼夜追及其车，恸哭而返。客有暴卒于都亭外，时己亦有疾，强起至卢沟桥，经纪其丧。或陷于狱祸不测，力援之得解。其笃于师友如是。故其为诗缠绵悱恻，不失温柔敦厚之遗。秀水朱竹垞为论而序之。

仁和凌绍雯，康熙戊辰进士，对策用清书、汉书两体，违式，例不得与上第。读卷官奏请上裁，置二甲之末，改庶吉士。

土鲁番于顺治十三年入贡。康熙十二年，国王玛墨忒塞伊忒韩复遣其臣兀鲁和陞等献马。其表略云：“土鲁番国某上言于乃圣乃仁天下治平皇帝陛下：恭惟皇上一统攸同，何异于古之占什特？惠泽群生，相同乎昔之达刺汗。法纪军威，比隆于楷黑塞劳。聪明格物，媲美乎伊思谦达尔。皇上睿知天锡。如日升之无不照。皇上拨乱为治，如月恒之无不临。旌旗闪烁，超越乎墨乌戚尔。皇恩浩荡，实出于度量宽仁。国祚无疆，而万国咸宁。洪福靡际，而皇图应运。”后称一千八百三十三年二月十八日。

康熙己酉，大西洋傅而都嘉利亚国贡使玛讷撒尔达聂入贡。奉旨：“该国从来未通中国，凡赐赉皆如一等。”

康熙二十一年，土鲁番上言：“伏以我皇上犹昔者斯堪达尔之君，一统金瓯。紮穆西特之君，藻鉴五行。亦若化日普临率土，景星光照万灵。抑犹哈他穆之君，广施恩惠。汝思他穆

之君，勇力绝伦。譬之矛锋之锐，龙爪之威，莫敢正向而视。兹者恭候圣安。切照前经遣发进乌卢火者，曾奉上谕：‘五年一次进贡。钦此。’所以误此进贡者，原因臣国遭逢荒乱，今幸太平。亟遣亦思喇木火者前往进贡，至于以后应进贡物，合当照密尔焦地音阿克刺覃进贡旧例。但天朝建都极东，臣国地居极西，应否照旧进贡，表请裁夺。”

康熙二十一年，蒙古为请旨事：“外藩蒙古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诸臣，诚惶诚恐谨奏者：向因逆贼吴三桂相率叛乱，军民极其荼毒。幸我皇上不憚身心之劳，孜孜图治，仰见天朝早臻太平，是以祭告太祖皇帝、太宗皇帝、世祖皇帝，复上皇太后徽号，涣颁恩诏，大赦天下，爱加赐赉，率土俱欢。恭上我皇帝尊号为至神大德治平天下圣皇帝，伏祈皇上俯准臣等所奏。臣等不胜欣跃。”奉旨：“朕自御极以来，夙夜孜孜，勤求化理，期于中外乂安，生民乐业。今逆寇虽已荡平，治化尚未孚洽。前诸王大臣等请上尊号，已经有旨。这藩王等所请，亦不必行。该部知道。”

荷兰国自康熙六年入贡，至二十五年，台湾平，设郡县。荷兰国王耀汉连氏甘勃氏遣陪臣宾先吧芝复奉表进贡。其略云：外邦之丸泥尺土，乃是中国飞埃。异域之勺水蹄涔，原属天家滴露云云。贡物大珊瑚珠一串、照身大镜二面，奇秀琥珀二十四块、大哆啰绒十五疋、中哆啰绒十疋、织金大绒毯四领、乌羽缎四疋、绿倭缎一疋、新机哗叽缎八疋、中哗叽缎十二疋、织金花缎五疋、白色杂样细软布二百十九疋、文采细织布十五疋、大细布三十疋、白毛里布三十疋、大自鸣钟一座、大琉璃灯一圆、聚耀烛台一悬、琉璃盏异式五百八十一块、丁香三十担、冰片三十二斤、甜肉豆蔻四瓮、厢金小箱一只、内丁香油蔷薇花油檀香油桂花油各一罐、葡萄酒二桶、大象牙五支、厢

金鸟铕二十把、厢金马铕二十把、精细马铕十把、彩色皮带二十佩、厢金马铕中用绣彩皮带十佩、精细马铕中用精细小马铕二十把、短小马铕二十把、精细鸟铕十把、厢金佩刀十把、起花佩刀二十把、厢金双利剑十把、双利阔剑十把、起花金单利剑六把、照星月水镜一执、江河照水镜二执、雕制夹板三只。

康熙二十三年，暹罗国进表云：“启奏大清国皇帝陛下：伏以圣明垂统，继天立极，无为而治。德教孚施万国，不动而化。风雅泽及诸彝，巍巍莫则，荡荡难名。卑国世荷皇恩，久沾德化。微臣继袭践祚，身属遐方，莫能仰瞻天颜。幸遇贡期，敢效输款，颛遣正贡使臣坤亨述列瓦提、二贡使臣坤巴实提瓦子、三贡使臣坤司吝塔瓦喳，正通事坤思吝塔披彩、辨事文披述塔新礼□等，梯航渡海，赍捧金叶表文、方物译书前至广省，差官伴送京师，朝贡进献。代伸拜舞之诚，恪尽臣子之职。恭祝皇图巩固，帝寿遐昌。伏冀俯垂鉴纳，庶存怀远之义。微臣瞻天仰圣，不胜屏营之至。”

康熙二十三年，册封琉球。翰林院检讨汪楫，中书舍人林麟焄等疏言：中山王尚贞亲诣馆舍云：下国僻处弹丸，常惭鄙陋，执经无路，向学有心。稽明洪武永乐年间，常遣本国生徒入国子临读书，今愿令陪臣子弟四人赴京受业云云。敕下礼部议，覆奏蒙恩准。二十七年，琉球国王遣耳目官魏应伯等恭进朝贡方物，又遣陪臣子弟梁成楫、郑秉均、阮维新、蔡文溥等四人同贡使赴京，入监读书。于正贡方物处，敬加屏风纸三千张、嫩蕉布五十疋。我朝开国以来，文德武功，遐荒普被，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其梯山航海、重译来庭者，指不胜数。集隘不能备载，敬录数则，以见声教四讫之盛云。

仁和吴托园任臣，学问淹通，兼精音律。尝于市上见编钟一枚，曰：“此大吕钟也。”涤视款识，果然。又有人书鄘医

爻二字问之，吴曰：“鄒同许，本《说文长笺》。医爻同也，本《秦权古文》。”闻者叹服。

上虞徐仲山咸清，明兵部尚书人龙子，母俞夫人。自以识字稍鲁，发愿惜字。每见弃纸辄检阅。有字则留之，并募人收买，聚而焚之，久则沉其灰于江。仲山生一岁即能识字，五岁通一经，甫束发即有文名。尝博取《训纂》、《说文》、《玉篇》、《篇海》诸书，以正字形。取《切韵》、《唐韵》、《广韵》、《集韵》诸书，以正字声。而纵考经史子集暨唐宋元诸大小篇帖，凡有系于说文者，悉搜采以正字义，名曰《资治文字》，凡一百卷。己未召试拆卷时，上卷中斥去一卷。上命择一有名者补之，益都相国以仲山荐。上问：“有著作乎？”曰：“有《资治文字》若干卷。”旁一学士曰：“字书，小学也。”遂置不问。诸臣各有所荐，上不允，特取严绳孙卷补之。

惠砚溪周惕，康熙辛未进士，由翰林改官知县。尝《送友出门诗》云：“饥寒逼腐儒，颠倒作奇想。”二语不言出门，而神理已到，可谓体会入微。

砚溪之子士奇，亦成进士入翰林，督学粤东。每封门后，危坐大堂，温理《史》、《汉》等书。朗诵一过，即起绕座循环背诵，一字不遗。诸生大惊曰：“吾辈非人矣。”一淬于学，粤东人至今以为师法。

翰林最重前辈，凡隔七科或官至掌坊庶子，其初入院庶吉士，终身称晚生不改，虽至入阁后亦然。故事，六部尚书途遇内阁亦落轿，惟冢宰则落半轿。门生师长相遇，则彼此落轿，候师长先行。故往往相避而行。

德州赵进士其星尝月夜露坐，仰见一女子，妆饰甚都，如乘鸾鹤，一人持宫扇卫之，逡巡入月而没。仙邪非邪？不可得而知矣。

赵恭毅公申乔为浙江巡抚时，因钱唐江岸日圯，请易土为石，贯以铁。事闻于朝，报可。将施工，斋戒三日，率僚属赴江干，为文以祭。忽风狂，潮大至，浪搏人若弩激矢，观者奔辟，公朝服屹立不少动。距祭所百丈余，潮遽止。公跪祷，愿假数旬以毕事。嗣是潮不至者七旬，而工竣。诚之所格如此。

康熙二十三年，圣祖东巡，周公后裔七十三代孙世袭奉祀生员东野沛然上疏吁恩。奉旨交礼部议，部臣议驳奏上：“奉旨：周公承接道统，继往开来，功德昭著。其裔孙应给职衔，着九卿詹事科道会同确议。会议得周公后裔应授官职、拨给祀田、修葺庙宇，行文该抚查明。以沛然世袭五经博士，如孔颜会孟仲氏例。”先是，沛然上疏行在，上问：“周公姬姓，尔疏称东野何故？”沛然对曰：“昔鲁公伯禽季子鱼，赐东野田一成，因以为氏。”上曰：“周公庙何在？”对曰：“在曲阜城东北二里。”上悦，随御制祭文，命恭亲王致祭，礼部尚书介山、御前侍卫观保、鸿胪寺卿穆成格、阎兴邦、太常寺寺丞张量馨、山东提学副使唐虞尧陪祭。此东野氏世袭博士之始。

总河梅麓朱公之锡有《遣婢帖》，见《池北偶谈》。其略云：此女原无大过，只是娃子气，好言教导，不甚知省。诚恐声色相加，流入婢子一类，所以量给衣饰，还其父母。初时原是待年，五六日后便有遣归之意。故自后并无半语谐谑，犹然处子也。可将此段缘由，向其父母中媒昌言之。以便此女将来易于择婿。云云。真盛德事也，相传朱公今为河神，宜哉。

于清端公成龙用兵如神，尤善治盗。官两江总督时，江宁有巨盗曰鱼壳，凶悍莫敢近。公莅任时，单车入署，一切供张俱屏不受。属吏不知所出，或从容向公言之，请以一餐为公寿。公曰：“以饮食寿我，不如以鱼壳寿我。”属吏喻公意，乃以千金募名捕雷翠亭往。雷侦知鱼壳方会群盗饮，佯为乞者伺左

右。鱼壳望见疑之，以刀割肉饲雷，雷仰而吞，神色不动。鱼壳矍然曰：“好男子，非丐也，为于青天来禽我耳。”遂俯首就缚，雷拥之赴狱。是夕，公秉烛治官书，梁上有物堕。烛之，一男子持匕首，叱问何人，则鱼壳也。云本欲乘间刺公，如有物击而堕地。公，神人也。公部有司执付市曹。自是境内肃然。

## ● 卷五

康熙五十二年三月万寿节，宴直隶各省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大臣官员士庶年九十以下六十以上者于畅春园。六十一年正月，宴满汉文武大臣及斥退人员年六十五以上者三百四十人于乾清宫前。御制七言律诗一首，命与宴者各作诗纪盛，名曰《千叟宴诗》。宴毕，各颁赉有差。

圣祖天纵聪明，留心格物，尝谕廷臣曰：“如雷击木，必于略无瑕疵、枝叶整齐者方击之，如击马，已割耳鼻之马亦不击。再书册所载，雷斧雷楔大约得自深林者皆石，得自卑原者皆铜。朕所得最多。将小石一块置于泉水搅之，即可祈雨，蒙古谓之查达齐，书册则曰查达也。”谨按：陶南村《辍耕录》载：蒙古人祈雨以水浸石子弄之，即可致雨。名曰鲜答，即查达也。

康熙三十一年，上御乾清门，取《性理》展阅，谓诸臣曰：“律吕新书所言算数，专用径一围三之法。朕观此法必不能合。盖径一尺则围当三尺一寸四分一厘有奇，若积累至于百丈，所差至十四丈有奇。等而上之，舛错可胜言耶？”因取诸图指示诸臣曰：“所言径一围三，止可算六角之数，若围圆则必有奇零，理甚明显。朕观八线表中半径勾股之法，极其精微。凡圆者可以方算，开方法即从此出。至隔八相生之说，声音高下循环相生，复还本音，必须隔八。此一定之理。”随命乐人取

笛和瑟，次第审音，至八声仍还本音。又曰：“算数精密，即河道闸口流水，亦可算昼夜所流分数。其法先量闸口阔狭，计一秒所流几何，积至一昼夜，则所流多寡可以计矣。”

康熙四十三年，谕大学士等：“户部呈样之斛、斗、升，朕俱注水详加测量。其样升上下四角宽窄不匀，算积数见方得三万一千三百八十二分有零。其样斗上下四角宽窄亦不匀，算积数得见方三十一万六千七百六十四分零。其样铁斛算积数见方得一百六十万分，其数不相符。查《性理大全·嘉量篇第十二》内，每斛积一百六十二万分，与今之铁斛较，多二万分。因铁斛用之已久，不可轻改，是以依今之铁斛五斗为准。造新样斗一具，方径八寸，深五寸，积数见方得三十二万分。又造新样升一具，方径四寸，深二寸，积数见方得三万二千分。若依此样十升一斗，五斗一斛，毫厘不差。”因出新样铜斗、升付部，以铁照式为之。

康熙四十四年十一月，大学士等以鄂罗斯贸易来使贡至原文翻译进呈，上阅之曰：“此乃喇提诺托多乌祖克鄂罗斯三种文也。外国文亦有三十六字母者，亦有三十字、五十字母者。朕交喇嘛详考视之，其来源与中国同，但不分平上去声，而尚有入声，其两字合音甚明。中国平上去入四韵极精，两字合音不甚紧要，是以学者少，渐至弃之。问翰林院四声无不知者，问两字合音则不能知。中国所有之字外国亦知之，特不全耳。”

圣祖谕廷臣曰：“中国与西洋地方，俱在赤道北四十度内。海洋行船，中国人多论更次，西洋人多论度数。自彼国南行八十度至大狼山，始复北行入广东界。尝六阅月在海中，不见一山。又自西洋至中国有陆路可通，因隔鄂罗斯诸国，行人不便，故皆从水路而行。郭罗斯距京师约万二千里，西洋及土儿虎特地方皆与鄂罗斯接界。鄂罗斯倚土儿虎特马匹，土儿虎特用鄂

罗斯皮张。往年鄂罗斯与雪西洋战，土儿虎特助之，大败雪西洋。又回子温都斯坦布海儿夜儿根等处产绵，制甲四十层，可敌浙江绵八十层。曾以鸟枪试验，知之。又过哈密六百里，有吐鲁番，去雪山百余里。其人昼伏，至夜始出耕种。其地甚热而多石，若日出时耕种，辄然死。又哈萨克郎，古阳关地。其人心好斗，常结队以杀掳为事。人心亦齐，若妇女被人掳去，其妇女必乘间手刃其人而回。此地亦热，草极肥盛，马皆汗血，所产苹果、葡萄、梨等物皆大而美。又西北回子种类极多，皆元太祖后裔，又有一支在小西洋，约十万人，皆住帐房。惟北极下为最寒，往时有人筑室而居，明年人往视之，其人已无复存者，但见林间雪深数丈而已。昔人云，北海有积冰数百丈。向以为荒诞，以此观之，信不诬也。总之西北地方极大，其风土亦各不相同。朕曾详悉访问，是以一一周知耳。”

康熙五十八年，上谕：“朕于地理，从幼留心。故遣使臣至昆仑西番诸处，凡大江、黄河、黑水、金沙、澜沧诸水发源地，皆目击详悉，载入舆图。大概中国大水皆发源于东南诺莫浑乌巴西大千内外，其源委可得缕晰也。黄河之源出西宁外枯尔坤山之东，众泉涣散，不可胜数，望之灿如列星。蒙古谓之敖郭他拉，西番谓之梭罗木，中华谓之星宿海，是为河源。汇为萨陵、鄂陵二泽，东南行折北复东行，由归德堡积石关入兰州。岷江之源出于黄河之西巴颜哈拉岭士七喇哈纳，番名岷尼雅克撮。《汉书》所谓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是也。而《禹贡》导江之处在今四川黄胜关外之乃褚山。古人谓江源与河源相近，《禹贡》岷山导江，乃引其流，非源也。斯言实有可据，其水自黄胜关流至灌县分数支，至新津县复合而为一，东流至叙州府与金沙江合流。金沙江之源自达赖喇嘛东北乌厄尹乌苏峰流出，乌厄尹乌苏峰中华谓之乳牛山，其水名移鲁斯

乌苏。东南流入喀木地，又经中甸入云南塔城关名金沙江，至丽江府又名丽江，至永北府会打冲河，东流经武定府入四川界，至叙州府流入岷江，经夔州府入湖广界，由荆州府至武昌府与汉江合。汉水源出陕西宁羌州北蟠冢山，名漾水。东流至南郑县，为汉水。入湖广界东南流至汉阳县汉口合岷江。此诸水在东南诺莫浑乌巴西大干之内，源发于西番，入于中国也。澜沧江有二源。一源于喀木之格尔机不集噶尔山，名杂褚河。一源于齐鲁肯他拉，名敖母绰河。二水会木察木多庙之南，名拉克褚河。流入云南境为澜沧江，南流至车里宣抚司，合九龙江流入缅甸。澜沧之西为喀喇乌苏，即《禹贡》之黑水，今云南所谓潞江也。其水自达赖喇嘛东北哈拉脑儿流出，东南流入喀木界，又东南流入怒彝界为怒江，入云南大塘隘更名潞江，南流经永昌府潞江安抚司境入缅甸。潞江之西为龙川江，龙川江之源从喀木所属春多岭流出，南流入云南大塘隘，西流为龙川江，至汉龙关入缅甸。此诸水在东南诺木浑乌巴西大干之外，皆流入南海。又云南边境有槟榔江者，其源发自阿里之冈底斯东达木朱喀巴卜山，译言马口也，有泉流出为雅鲁藏布江。从南折东流经藏危地，过日噶云噶儿城旁合噶尔诏母伦江，又南流经公布部落地，入云南古勇州为槟榔江，出铁壁关入缅甸。而冈底斯之南有山名郎干喀布卜，译言象口也，有泉流出入马皮木达赖，又流入郎噶脑儿，两河之水西流至桑南地。冈底斯之北有山名僧格喀巴卜，译言狮子口也，有泉行出西行，亦至桑南地。二水合而南行，又折东行至那克拉苏母多地，与冈底斯西马卜家喀巴卜山所出之水会焉。卜家喀巴卜者译言孔雀口也。其水南行至那克拉苏母多地，会东行之水，东南流至厄纳忒可克国，为冈噶母伦江，即佛法所谓恒河也。《佛国记》载：魏法显顺恒河入南海，至山东之渤海入口。应即此水矣。《梵书

》言四大水出阿耨达山，下有阿耨达池。以今考之，意即冈底斯，是唐古时称。冈底斯者，犹云众山水之根，与释典之言相合。冈底斯之前有二湖连接，土人相传为西王母瑶池，意即阿耨达池。又《梵书》言普陀山有三：一在厄纳忒可克之正南海中，山上有石天宫观自在菩萨游舍，是云真普陀，一在浙江之定海县海中，为善才第二十八参观音菩萨说法处。一在土伯特，今番名布塔拉山也，亦谓观音现身之地。释氏之书本自西域，故于彼地山川亦可引以为据也。《禹贡》导黑水至于三危。旧注以三危为山名，而不能知其所在。朕今试考其实。三危者，犹中国之三省也。打箭炉西南，达赖喇嘛所属，为危地拉里城。东南为喀木地。班禅额尔德尼所属为藏地。合三地为三危耳。哈拉乌苏由其地入海，故曰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也。至于诸番名号，虽与史传不同，而亦有可据者。今之土伯特即唐之突厥。唐太宗时以公主下降，公主供佛像于庙。今番人名招招者，译言如来也。其地犹有唐时中国载去佛像。明成化中，乌斯藏大宝法王来朝，归时以半驾卤簿送之，遣内监护行。内监至四川边境，即不能前进而返，留其仪仗于佛庙。至今往来之人多有见之，此载于《明实录》者。

王阮亭司寇云，京官旧例，各衙门称谓俱有一定仪注，不可那移。如翰詹称老先生，吏部称选君印君，员外以下称长官，科称长科，道称道长是也。自丙子祭告回京，见闻顿异，各部司及中行评博无不称老先生矣。

翰林吏部官揖尚右，谓之南礼。科道官揖尚左，谓之北礼。郭瑞卿琇先官御史，及为学士，遇翰林官只行北礼。

宋牧仲萃抚吴时，为唐六如修墓。韩文懿公题云：“在昔唐衢常恸哭，祇今宋玉与招魂。”眼前语信手拈来，便成绝对。

洪昉思升为王贞女作《金环曲》云：“王家有女字秀文，

少小绰约兰惠芬。项郎名族学诗礼，金钗为聘结婚姻。十余年来人事变，富儿那必妇贫贱，一朝别字豪贵家，三日悲啼泪如霰。手摘金钗自吞食，将死未死救不得。柔肠九曲断还续，卧地祇存微气息。讵料国工赐灵药，吐出金钗定魂魄。至性由来动彼苍，一夜银河驾乌鹊。嗟哉此女贞且贤，项郎对之悲复怜。朝来笼倚镜台立，代系金钗云鬓边。”此种诗足以维持风化，何必藉《长生殿》以传耶？

曹练亭尚衣每出，肩舆中必携书一本，观之不置。人问公何好学？曰：“非也，我非地方官，而百姓见我必起立，我心不安。故藉此遮目耳。”素与陈太守鹏年不相中，及陈获罪，乃密疏荐陈。人以此重之。

李文贞公光地以耆硕特备顾问，尝承旨纂修《朱子全书》、《周易折中》、《性理精义》、《律吕韵学》诸书。自言晚年学问始进，得力于圣训居多。

朱竹垞游扬州康山，有“有约江春到”之句。后六十余年，康山主人江颖长春修葺其地，恭迓翠华临幸，极一时之盛。其姓名恰与竹垞诗句合，亦奇。

任邱庞雪崖垵守福建建宁府，甫到任，浦城令以严苛激变，邑人乘夜焚册局，杀册书。垵闻信驰往，传学典诸员，集绅士于明伦堂，数令罪而谕士民毋生乱。查仓库及册局，收未焚余册，变遂定。时制府恶民俗刁悍，欲重惩之，而浦令与绅士为仇，有罗织意。垵大言曰：“令实已甚，吾可杀人以媚人乎。”仅坐重辟一人，流二人而已。浦人尸祝之，或书于九仙山壁云：“庞公判事，皎日当空。慈心弥勒，白面包公。”

王阮亭选士子诗，商邱宋荦、郃阳王又旦、安邱曹贞吉、黄冈叶封、江都汪懋麟、曲阜颜光敏、晋江丁炜、德州田雯、谢重辉、江阴曹禾也。

高阮怀咏少时，梦行市上，见大幅字铺满街心，不敢践，寻侧径迤邐入。不觉轻举凌云，忽至一听，楼阁壮丽。逾桥入门，有黑而髯者，目光如电，拥皂纛自内出，避之。神睇而顾问纛卒，有所言者再，乃去。遂及门，门左冕而执笏者甚众，心知为天庭。窃讶何缘至此，俄有导者引至右旁，殿额曰三官堂。有公坐三，黄綢画皋比。私念：“何可据三官坐？”遂出。复引至文昌宫，以第三座命之曰：“可坐此。”惊而寤。壬子贡入成均应廷试。至五凤楼金水河，仿佛梦中，以为兆应矣。及召试授检讨，入史馆，复梦前境，心恶之，遂引疾归里。每语人曰：“当以二十八日辞世。”究不言其故。果以次年二月二十八日卒。其生有自来，而终反其位耶？不可得而知矣。

仁和王桂山嗣槐，少工骈体，晚乃专为大家之文。二体并传于世，己未荐举不中，授中书舍人。戊辰太皇太后升祔礼成，恭进《孝德广运颂》。上南巡，奉献于灵隐寺。后群臣送圣驾至河干，特召嗣槐，谕以所进文字已看过。天颜温霁，尚有数语，以御舟迅发听未真。观者莫不荣之。

王麓台原祁，康熙庚戌进士。圣祖知其善画，命供奉内迁，鉴定古今名书画，充书画馆总裁。尝在南书房被命画山水，圣祖凭几而观，不觉移晷。并赐以诗，其隆重如此。人乞其画者踵相接，然应诏不遑，大抵宾客弟子辈代笔者十之七八，其真迹不可多得也。

康熙壬辰有三庶吉士：一为长洲顾侠君嗣立，散馆后即告归。居秀野草堂，有《元诗选初二三四集》。注韩昌黎、温飞卿两家诗。一为无锡社云川诏，以养亲归。与道士荣连、僧天钧结三逸社，选《唐诗叩弹集》。一为江都程伍乔梦星，不就职归。注李义山诗。三人者可谓不慕爵禄，超然荣利之外矣。

王阮亭在京师与同人为销夏会，以“五月卖松风，人间本

无价”为题，一时名作如林。庞雪崖垵云：“闲傍苍松置短床，南风潇洒透衣裳。人间第一清凉散，休把千金比禁方。嘒嘒鸣蜩毒热新，松枝轻飏午风习。此间好似清凉国，遮莫铺金肯售人。”龙雷岸夔云：“岸帻被襟意爽然，凭谁索价且高悬。东坡只欲时人买，刚道清风直万钱。满袖携归且啸歌，纷纷触热客何多。凉风争似凉州好，此价惟须问孟佗。”

常熟汪玉轮绎，康熙丁丑会试第三，未与殿试。至庚辰以一甲一名及第，胪唱后归第。马上口占诗，有“归计詎谋千顷竹，浮生只办十年官”之句。乙酉年奉命校《全唐诗》于扬州，事竣而卒。计自通籍至其时仅九年耳，前诗已为之讖矣。

顺治间，徽州汪曰衡梦见天榜：会元汪士鋐。因改名应之，竟不第。至康熙丁丑，汪退谷士鋐中会元，相隔四十余年。曰衡已物故，其孙记乃祖之言，以告人。相与叹造物弄人，亦觉无谓。此事与朱士绶改名朱镛相似，而事更奇。

钱唐顾侍御豹文，弹劾不避权贵，然卒无妄言。尝曰：“言而当，足以裨国是，言之不当，虽天子不以为罪，使异日轻谏官，非计也。”旨哉斯言，可为台谏法。

于清端公成龙总督两江，其族弟襄勤公亦名成龙，知江宁府。同姓、同名、同时、同官一城，且同以清节著，闻位又同至一品，古所未有。

人家科第在绩学种德，风水之说不足道也。然亦有灼然可信者。全椒吴榜眼曷之曾祖为父卜吉壤，延闽人简尧坡择兆，三年不得。辞归，吴翁固留之。一日，同往梅花山中，遇大雪，同饮陈家酒楼。简倚槛远眺，久之，罢酒起曰：“异哉！吾远近求之三年不得，乃在此乎。”即同往三里许，审视良久，曰：“是矣。”雪晴更往观之，喜曰：“天赐也。然葬后君之子未即发，至孙乃大发。发必兄弟同之。两面文峰秀绝，发必鼎

甲。然稍偏，未必鼎元，或第二三人未可知。亦不仅一世而止。”翁如言卜葬。其后孙国鼎中崇祯癸未进士，国缙中顺治己丑进士，国对、国龙孪生，国对中探花，国龙成进士。至曷兄弟亦先后成进士，而曷则中榜眼。简之术亦神矣哉。

辛未名臣如陈恪勤公鹏年，文章事业为一代伟人。诗更潇洒，有句云：“隔帘幽韵上焦桐，一曲湘灵奏未终。略记年时春雨后，海棠初试小熏笼。”

关中李天生因笃、仁和吴志伊任臣俱寓益都相国邸中。一日，会饮李阁学天馥家。天寒、天生衣短貉裘而来，毛色粗恶。李曰：“是当内其毛而衣之。”天生怫然曰：“是反衣也。独不闻反裘而负薪者乎？传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是内毛者反里也。”李曰：“然则羊裘如何？”曰：“羊裘贱服，恐负薪者所衣即此。但毛色所尚，古无明文，然定无从内向者。”时毛大可奇龄在座，李以问之。大可曰：“毛色不内向极是，但羊裘用纯黑。《论语》羔裘元冠，缁衣羔裘。以冠衣黑色表毛色也。《诗》曰：羔羊之皮，素丝五紵。惟黑毛向外，当用白丝五条嵌之，使黑白分明以为饰。此非外向乎？至狐羊贵贱，不可考。然《礼记》黼裘誓省，大裘非古。解者谓以黑羊杂狐白相间而成文者谓之黼裘，纯黑羊裘谓之大裘。是天子用纯黑羊裘，诸侯用之即谓之非。古是非尊黑羊而贱狐白乎？”李以问志伊，志伊曰：“观黼裘誓省，狐裘祭腊。《论语》狐貉之厚以居，则狐用卑裘，自不如羊裘祀天之尊也。用《桧诗》曰：羔裘逍遥，狐裘以朝。则羊裘狐白虽皆可用为朝服，然狐多羊少，则诗人讥之。此亦羊贵狐贱之一验也。”天生乃笑曰：“田文以一狐白脱秦患，而五羊之皮，则秦人薄之。《国策》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若此，果何贵何贱也？”志伊曰：“羊之价焉得如狐？然历观群书，似乎羊裘价贱而用贵，

狐裘价贵而用反贱也。”坐客皆是其言。

康熙二十六年四月，副教御史徐元珙疏请厘正祀典。其略云：“臣按历代祀典，唐望祀北海于洛州，即今河南府也。宋望祀北海于孟州，即今怀庆府也。明亦望祭天怀庆府。我朝典制，东海祀于莱州，南海祀于广州，二祀近海，诚为允当。西海则于蒲州望祭，盖西海遥远，循宋明之旧，而望祭之宜也。至北海则仍祭于怀庆。夫宋都于汴而怀庆在其北，彼时幽燕皆非宋土，即出国门而望北一祭，亦权宜之计。有明定鼎燕京，仍往南而祭北海。我朝因之，殆非宅中以莅四海之义。伏查北镇医无闾山在奉天府属，今为北镇。山海关迤北之海非北海乎？况盛京发祥重地，土厚水深，源流绵邈，皇上声教四讫，幅员之大从古未有。长白山水并乌龙鸭绿诸江，亦尽朝宗于海。则北海之祭，不应仍在怀庆。此祀典之急宜厘正者。伏查顺治十七年科臣粘本盛题请改祭北岳于浑源州，祈下部议，嗣后告祭更定于迤北近海地界云云。奉旨九卿詹事科道会议上言，明臣邱濬言：京师东北乃古碣石沧海之地，于此立祠，就海而祭为宜。濬所云碣石，今在永平府。但我朝幅员广大，混同江水发源长白，流入北海。今北海之祭应改混同江边望祭可也。”奉旨准行。

康熙二十二年二月，驾幸五台，驻蹕完县，召父老慰问赐金。有蔡丹桂者，自陈县学生员，家贫无以为养。上命讲“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及“德輶如毛，毛犹有伦”句，称旨。赐白金五两、金盘苹果六枚。谕曰：“尔当努力读书，开卷有益也。”

陈铁山常夏家贫力学，尝为人佣书。顺治辛丑会元，授米脂令。孙子未襄幼孤贫，鬻某家为伴读，代主人子作文。师廉知之，以告主人，遂加礼焉。后中康熙乙丑进士，官至通政司

参议。人顾可不自立耶？

尤西堂尝戏作浴乎沂、风乎舞雩二句题诗云：“洗耳自同高士洁，披襟不让大王雄。”后山左李少詹呈祥谪塞外，有人以此二语赠之。及到辽东，解官为高姓名士洁者，抵戍所即有王侍郎名舜踵至，舜原名雄。二语适与相符，亦奇。

孙子未襄，尝于其师徐华隐坐中见一贫客，乃徐年家子也。仰体师意，招致家中，遇之甚厚。一日，忽谓孙曰：“受恩未报，明年当生公家。”未几卒。孙生一女，六岁时，戏抱之语家人曰：“此华隐师客也，云来报恩，乃是女儿，安所望报耶？”女勃然曰：“爷憎我女耶？当再生为男。”逾十日以痘殇。明年果举一子，顶有痘瘢，名于簠，字庄夫，后中雍正乙卯举人。

潍县姜云一国霖，少有至性。父游京师遽疾，云一往省，则已歿。贫不能市棺，乞于市以敛之。复以其丧乞食而还，族党怜之，为醵金以葬。母善怒，怒则致疾，云一百计解之。一日怒甚，云一跪膝前，作小儿嬉戏状，持母手搥其面，母笑而罢，自是不复怒。时云一年五十矣。昌乐阎怀庭循观与之善，问喜读何书，曰：“《论语》，终身味之不尽也。”尝自述生平学力，年四十始能不以贫富撓其心，五十始能不以死生动其心。怀庭为作《姜先生言行记》。

施愚山闰章官湖西道时，新淦有虎患。愚山为文禱于山神，翌日有虎曳尾入村中。一妇人以春杵擲而杀之，虎患遂绝。

潍县刘衍泗继圣，由教职升湖南慈利县，时滇寇甫平，人民凋敝。刘以宽为政，不忍轻用刑杖，与民语常呼为儿。有人被罪法当笞，刘便戚然曰：“儿何苦忍痛耶？”慈利人感之。寻引疾去，民吁留不得，群醵金送之。刘不受，民固请。始人受一钱，凡数万。时谓今之刘宠云。

诸城刘弢子桢，文正公之父也。年十一补诸生，康熙乙丑登进士第，出知长沙县。三十七年，迁宁羌州。是岁关中大饥，刘请于监司，假厅仓粟以活州民。宁羌民故贫，多逋税。遂听民便，密粟笋蕨悉充税，而自卖家中田代之输。下车之日，城中居民仅七家，期年而辐凑矣。一日出郭，见出多槲树，宜蚕。乃募里中善蚕者载茧种数万至，教民蚕茧成，复教之织，州人利之，名曰刘公绸。

吴江计甫草东，顺治丁酉举人，少负奇气。过顺德府，知归震川先生尝佐是郡，有《厅记》二篇，访求遗碑不得，入置旁废圃中瓣香再拜。又尝至吴中，知黄向坚之孝，投刺称门生焉。真奇人奇事也。

长洲褚苍书篆，学问淹博，天爵自尊。韩文懿公以父执敬礼之。康熙己巳。圣祖南巡。召见于行在所，命书笺二幅，御书“海鹤风姿”四字赐之。时年已九十六矣。人瑞也。

## ● 卷六

康熙四十年七月，圣祖驾幸索尔哈济。有喇里达番头人进彩鹞一架，青翅蝴蝶一双。上问：“此二物产于何地？”头人回奏云：“生于穹谷山中，鹞能擒虎，蝶能捕鸟。”上赐以金而遣之。

长洲惠砚溪周惕、子士奇、孙栋，三世以经学传家，二百年来东南第一家也。著作甚多，钦定四库全书中多有采入者。

康熙十七年，命一等侍卫狼臚颁孝昭皇后尊谥于朝鲜，吴人孙致弥为副，奉命采东国诗归奏。致弥撰朝鲜采风录诗甚多，不及备载，录其《送诏使还京诗序》云：“皇土纪元之十七年戊午，上驷武备二大人颁大行皇后谥于下国。时则不佞謬膺寡君宾命之托，驰逐龙湾，因护其行抵王京。二大人传宣帝命，以寡君有疾，停郊迎仪，前度使臣之回奏也。小邦君臣且感且悸，惟是饮冰之行莫肯虚徐，请少留而不可得。时值大歉，公私未立，殆不能备供亿之礼。二人大加□伤，一革浮费，所索惟诗文与书法而已。寡君命朝绅或制或写以应，囊中所赍，萧然若寒士。前此所未有也。武备公仍将两朝宸翰示不佞暨都监诸官，其书曰正大光明者，即先皇帝笔，今皇帝手书跋尾者也。其曰清慎勤者，今皇帝笔也。生龙活蛟之蜿蜒，银钩铁画之劲健，真可以参造化，惊风雨。跋语珠光玉洁，自有不可掩之华。盖公世懋酬庸，锡予蕃庶，最以此珍玩，不以出疆而舍

之云。海外鰕生，非蒙天使眷顾，则亦何途之从而获此大观也哉。自临境至回旆，首尾四十有二日，不佞又伴至鸭绿江上。大人征诗若序，要作他日不忘之资。顾不佞素短于章句，重以筮仕数十载，劳攘簿书，抛弃翰墨，自惭不足以副大人之勤教也。辞之益固，命之益恳。因略叙其概，兼呈篇什，以供一粲云尔。”诗五言十韵，其警句云：“纸上风雷隐，毫端造化奇，城路风旌掣，沧江鼓角悲。”未署伴送使资宪大夫、行司宪府大司宪兼成均馆大司成广州后人归岩李元桢。

康熙丁未夏。荷兰国甲斐吧王油烦吗绥极遣陪臣卑独攀呵闰等入贡。内有刀剑八枚，其柔绕指，□檀树四株，各长二丈许。西洋小白牛四，高一尺七寸，长二尺有奇，白质斑文，项有肉峰。荷兰马四，锐头卓耳，形态殊异。又玻璃箱、牡丁香、哆啰尼绒之属。是岁，暹罗国王森烈拍腊照古龙拍腊马噶陆坤遣贡使握坤司答喇耶迈低礼贡六足龟、孔雀、驯象等物，回回国贡牛三角三目。

南昌滕王阁毁于金声桓之乱。顺治中，蔡尚书士英开府江右，重新之。海内名流赋诗甚多，惟海盐彭羨门孙逖诗为最。其警句云：“依然极浦生秋水，终古寒潮送夕阳。”

康熙己酉科，浙士有祈梦于忠肃祠者，神告之曰：“尔功名在署中。”醒而不解所谓。是科领荐，首题乃知之者一节，始悟署为四者字。中者中式也。神固已明示之矣。

周司空清原肄业太学时，诗名籍甚。有咏白丁香句云：“月明有水皆为影，风静无尘别递香。”一时传诵，上彻宸聪。比官翰林，召见时犹诵其诗句奖之。

潘次耕未由布衣荐举，召试授翰林院检讨。幼时聪颖异常，过目成诵，试以宪书与之，读一过即能背诵，首尾不遗一字。兄怪章有史才，颇承受其学。又从顾亭林、徐昭法、戴耘埜游，

故其学贯穿淹给，无所不通，旁及历算，悉有神会。昭法歿后无尺寸之产，举孀妇孤孙以托，潘恤之终其身。其古谊有如此者，盖不仅以博雅称也。

米紫来汉雯，王文贞公崇简之婿也。性放浪不羁，尝以翰林典云南乡试。故事，试差复命不得过年。米以六月朔赴云南，事竣浪迹江楚，至十二月犹未还。妇兄王瞿庵遣人敦迫，乃就道。及至都，自言：“我为相公押解来京。”都人士笑之。

靳文襄公治河，功绩彪炳人寰。其《河防奏议》，至今行水者奉为圭臬，而其他建白尚多，知者盖鲜。兹录其《请减专差疏》，以为尝鼎一脔。其词曰：“臣惟皇上因在外诸臣，于民生疾苦不以上闻。朝廷诏旨不行下达，废弛驿站，侵冒钱粮，民隐莫申，民冤无诉，于是屡遣在内诸臣访查察究，此皇上轸念民瘼，惟恐一夫不获其所，是以不得不然也。但天使之车尘马迹一经络绎于道途，则闾阎之苍首黔黎未免嗟咨于草野。在奉差之臣，未尝不以皇上之心为心，未尝俱有示威勒捐之事，并未尝尽纵家人跟役等需索地方官也。然往来供应，虽盞酒、粒粟、片肉、只鸡，尽皆小民膏血。况地方官员贤能廉介者少，平庸畏事者多，一闻钦差将至，惟恐有所驳诘，莫不力图要结以悦之。行贿与否，姑置弗论，而饮食之费已属不少。上司虽戒之曰：“尔无科民。”有司亦随答之曰：“断不妄派。”究竟无神输之术也。更值不肖官员借端多敛，则又不堪言矣。此等事务，臣虽未得确情，并无指实，然揆之情势，在所不免。臣愚以为除军机重务，必须口授庙谟于兵主，确酌商行者，自当专差驰驿。又在外贪官污吏，督抚不行题参，被科道纠参或旁人告发，并督抚扶同犯法。肆行贪婪之事，亦必须遴选部院能员，秉公确审者，无庸置议外。他如整顿驿站、料理军需、查勘海疆、恤刑督赈诸务，似应责成督抚。盖督抚为封疆大吏，

皇上将数千里地方、数千万百姓托之，绥怀抚治。乃不夙夜黽勉，力报君恩，将此等分内之事闾茸贻误，甚至捏冒侵渔，致烦皇上左顾右虑，另差近臣代理。似此不职之督抚，虽立置重典，亦不足惜。然天下督抚贤愚不同，未必尽皆不肖也。臣请嗣今以后，凡督抚司道不能料理，必须差员之事，自当照旧遴差。其督抚司道能行之事，俱责成督抚司道料理，停其另差。如有贻误生弊等情，即将该督抚司道立行从重处分，以为大吏溺职之戒。如此，庶地方不至因供应而扰民矣。”

康熙辛丑科得人最盛，名臣名儒多出其中。官尚书者一，嘉兴钱陈群。官侍郎者二，静海励宗万、鄞县邵基。官总督者二，上蔡陈元章、平越王士俊。官巡抚者四，新喻晏斯盛、滋阳乔世臣、安居王恕、汉军孙国玺。名儒则德州卢见曾、孝感夏力恕、会稽鲁曾煜、宜兴储大文、归安陆奎勋、金溪冯咏、闽县谢道承，皆是科庶吉士也。

海盐彭美门孙通，顺治己亥进士，康熙中官至吏部侍郎，兼充讲官。上特命进讲《大学·乐只君子》一节，音吐宏亮。极加称奖。时《明史》久纂未成，命为总裁，赐专敕。异数也。

松江滨海一日两潮，历久不易。康熙戊戌重九日，华亭王相国项龄拜入阁之命。是日潮忽三至，咸以为异。

朱竹垞以检讨被命纂修《明史》。有《上总裁七书》，最为详赡。兹录其一，曰：“彝尊来自田间，学无师法，一旦入著作之庭，备员纂史。受命以来，兢兢惴惴，伏念史尚三长，而不有其一，何以克副厥任？犹幸有阁下总率之，可以无恐。今开局逾月矣，顾未见体例颁示，窃有所陈。造门者再，未值归沐之暇，敢奏记于左右。历代之史，时事不齐，体制因之有异。班固书无世家，而有《后戚传》，已不同于司马氏矣。范蔚宗书无表、志，后人因取司马彪《续汉书志》以为志，又不

同于班氏矣。盖体例本乎时宜，不相沿袭。故汉之光武、唐之孝明、宋之真宗皆行封禅之礼，作史者不必效《史记》而述封禅之书也。德星庆云，醴泉甘露，不绝于世，作史者不必效《北魏》、《南齐》而述符瑞之志也。此志之不相沿袭也。班史第《古今人表》上及于皇初，欧阳子纪《宰相世系》下逮于子姓，辽之《游幸》、金之《交聘》，他史无同焉者，此表之不相沿袭也。《史记》列传有《滑稽》、《日者》，《五代史》有《家人》、《义儿》、《伶官》，《宋史》有《道学》，他史无之，此传之不相沿袭也。至若《皇后》一也，尊之则附于帝纪，卑之则冠于臣传。《公主》一也，或为之传，或为之表。《释老》一也，或为之志，或为之传。余如《天文》、《五行》，或分为二，《《职官》、《氏族》，或合为一。然则史盖因时而变其例矣。明三百年事有创见者，建文之逊国革除，长陵之靖难，裕陵之夺门，宜何以书？跻兴献王于庙，存之则为无统，去之则没其实，宜何以书？志河渠者，前史第载通塞利害而已，明则必兼漕运言之，而又有江防、海防、御倭之术，宜何以书？志刑法者，前史第陈律令格式而已，明则必兼厂卫、诏狱、廷杖，宜何以书？若夫志地理，则安南之郡县、朵颜之三卫，曾入版图，旋复弃之，又藩封又建置、卫所之参差，宜何以书？至于土司之承袭，恭顺有勤王之举，反侧者兴征讨之师，入之《地志》则不能详其事，入之《官志》则不能著其人，宜何以书？凡此皆体例之当先定者也。又魏定黔成英监准诸国，衍圣一公，咸与明相终始，则世家不可不立。惟是张道陵之后受世禄，奉朝请，于义何居？若竟置不录，难免阙漏，宜何以书？此亦体例之宜审量者也。又承阁下委撰《明文皇帝纪》，本之《实录》，参之野纪，削繁证谬，屏诬善之辞。拟藁三卷，已上之史馆矣。昨睹同馆所纂《建文帝纪》，具书燕王来朝一

事。合之鄙藁，书法相违。匪敢扬己之长，暴人之短，但史当取信百世，讵可以无为有？明太祖之崩，在洪武三十一年五月，遗诏诸王各于本国哭临，不必赴京。俞月而讣至燕，燕王抵淮安，敕令归国。斯《太祖实录》史臣曲笔，谓用事者矫诏却还，当在是年之秋也。时方执周、王橚废为庶人，东齐王栻有罪，召入京留之。燕王方虑祸及，归国后恐，因简壮士为护卫。迨齐王之入燕，且益惧，焉肯以次年来朝，身犯危地？而且傲慢无礼，由皇道入，登陛不拜，致监察御史曾凤韶、户部侍郎卓敬一劾王大不敬，请徙封南昌，建文帝不报。而燕世子及弟高煦适以三月至京师，譬诸虎离其穴，尽将虎子入于陷阱之中，缚之一二猎夫力耳。虽至愚者弗为，而谓智虑过人之燕王为之乎？且燕世子之来在三月，则是时燕王犹未反国。野史称文皇遣之来，谁实遣之？姜清《秘史》据南京锦衣卫百户潘暄贴黄册内载校尉潘安二十三日钦拨随侍燕王还北平，以为来朝之验，似若可征。然稽之《实录》，靖难师驻龙潭，帝顾望钟山，怆然下泪。诸将请曰：“祸难垂定，何以悲为？”帝曰：“吾异日渡江，即见吾亲，此为奸恶所祸，不渡此江数年。今至此，吾亲安在？瞻仰孝陵，是以悲耳。”然则太祖崩后，燕王未尝入朝可知。盖革除年事，多不足信。即燕王来朝，不足信者一也。金川门之变，《实录》称建文帝阖宫自焚，中使出其尸于火。越七日，备礼葬之，遣官致祭，辍朝三日。野记则云，松阳王景请以天子之礼葬，文皇从之。夫既葬以天子之礼，未有不为之置陵守冢者，而钟山左右无之。则备礼云者，亦史臣欺人耳目焉耳。况孝陵既葬，文皇责建文以庶人之礼葬其祖，又岂肯以天子之礼葬建文乎？不足信二也。北京金山口景陵之北，相传有天下大师之塔，谓是建文皇帝坟，此尤无据。常登房山，山隅有乱塔，寺瘞僧骨不可数计。绕山村落田中亦多僧塔，或

题司空，或题司徒，或题帝师国师。盖辽、金、元旧制则然。所称天下大师不足为异，乃诬为建文帝墓。既云不封不树矣，其谁为之立石为表？不足信三也。《从亡随笔》称太祖预贮红筐于奉先殿侧，四围以铁錘之，锁二，亦灌以铁汁。程济破之，得三度牒。济为帝祝发，既扶帝出聚宝门矣，不应复折而至神乐观。不足信四也。致《身录》载帝至鬼门，从者八人，牛景先用铁棒启之而出。考是日乙丑，文皇一入金川门，即命分诸将守京城及皇城。鬼门非无人之境，为景先者持铁棒启门，守城将士岂无一人见者？不足信五也。方孝孺衰杖哭阙下，语文皇曰：“成王安在？”此事之所有也。至文皇谓曰：“独不顾九族耶？”答曰：“便十族如何？”因并其弟子友朋为一族戮之。此则三家村夫子之说矣。欧阳夏侯《尚书》虽云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而马郑俱云九族上自高祖、下至元孙，九峰蔡氏从之。故世之言九族者，名为九族，其实本宗一族耳。迨秦汉诛及三族为最酷，而造为是说。使文皇果用是刑，无遽舍母妻之族，而遽诛及于弟子友朋者。且正学之友最莫逆者如宋仲珩、王孟、温仲缙、郑叔度、林公辅诸人，故叔度之弟叔美、叔端，仲缙之子叔丰，皆为及门高弟。诸君惟仲缙早卒，其余当日咸不及于难，辑其遗文以传，足以破野史之谬。不足信六也。《实录》载文皇入都，即收齐泰、黄子澄至阙，同磔于市。所榜奸党二十五人，郑赐、黄福、尹昌隆在其列，不闻伏法。又靖难师起北平，所司州县弃职远避，朱宁等二百一十九人，亦未尝悉诛。独大理寺少卿胡闰《野史》谓抄提男女二百一十七人俱死，外遣戍者又一百一十四人。而《奉天刑赏录》载茅大芳妻死，上命饲狗，不应若是之酷。不足信七也。万历初，以建文帝所遗三诗宣付史馆，窃疑是点窜元之故臣忆庚申君之作。若“天命潜移四海心”之句，岂出之帝口乎？不足

信八也。铁铉二女没人教坊，世传七言二诗，乃吴人范宽题老妓卷而作，载《皇明珠玉集》中，好事者巧为附会。不足信九也。河西佣川中补锅匠、东湖樵夫、雪庵僧洁其身，隐其名姓，据传以书，奚而不可？乃凭转轮殿鼠啮余册，一一实之。不足信十也。《实录》载壬午岁七月，命前工部尚书严震直、户部尚书王钝、应天府尹薛正言分往山西、山东、陕西巡视，俾奏利弊。震直受诏至山西，九月卒于泽州公廨。初不闻震直督饷山东，为北兵缚置布囊，夹以两马舁至京，后使安南回滇，有吞金之事。不足信十一也。至若因杨行详事而移之杨应熊，因史仲彬之名而造为致身录，久而附益之。不足信十二也。论者以革除靖难之事，载诸《实录》者皆曲笔，无宁取之野史。然《实录》之失，患在是非之不公，然人物可稽，岁月无舛，后人不难论定。至逊国诸书，往往以黎邱之鬼，眩人观听，以虚为实，以伪乱真，其不滋惑焉者寡矣。阁下宜辨去其惑，晓然开谕同馆，毋相矛盾。作史之贵乎有识者，此也。故因燕王来朝一事兼及之。惟阁下垂鉴焉。

建德宋白山维藩所善方尚节者，善卜易，以白山为东道主，或经岁不归。方春始和，白山必令占一卦以卜岁祥。戊午春占卦毕，忽呼奇奇，语白山曰：“今岁必有人自天子所来召君者，谨识之。”白山笑曰：“所以烦君卜者，姑以问安石何如耳。穷阎隘巷，于外间隔，孰为翰音登于天者，而有命自天乎？”方曰：“书言之固然，谓余不信，请徐俟之可也。”及开制科，辟书至。乃信方之术神也。

朱秋崖克生云：宝应西北七十里曰张公铺，属天长县。康熙四年二月二日，张公铺人见平地忽拥官舰数十，帆樯楼橹毕具，船首列羽旗大纛之属，仪卫森然。所过之地迅如鸟迹，草木皆靡，竟不知是何祥也？

益都冷孝子名升，邑诸生。父植元，好远游。崇祯己卯适岭表，鼎革后兵戈阻绝三十年。孝子发愤，依肇庆道赵韞退进美往端州，冀便咨访。一日，有乔某者亦山东人，往西粤，孝子跪请访求。阅岁乔返，微闻其父歿于龙州土司。孝子遂辞去，溯牂牁而上，历三百七十余滩，自横州达南宁，又经迁隆思明，行五千里，遇那利人蔡、郑二叟。询知与其父旧为龙州土司客，乃与偕往。复与葬师谭姓者遇，竟得父槨于龙州北门交带桥侧。负骸骨归，孝午自余其事为《龙州扶槨记》。夫以一寒士，父歿三十年，竟能觅遗骸于万里之外，虽欲不谓之孝，其可得乎？亟书之以愧世之蔑视其亲者。

康熙间，泰安知州某行泰山下，忽见片云自山巅下，云中一人端立。初以为仙，及坠地乃一童子也。惊问之，曰：“曲阜孔姓，方十岁。母病，私祷泰山府君，愿殒身续母命。母病寻愈，私来舍身岩欲践夙约，不知何以至此。”知州大嗟异，命舆载之以归。

叶丙霞映榴，顺治辛丑进士，由庶常累官湖北督粮道。戊辰夏包子之乱，从容拜疏，公服自刎死。奉旨褒嘉，特赠工部侍郎。己巳圣祖南巡，其子叶敷迎驾。上谕礼部等衙门：“当楚省兵哗之际，叶映榴尽节捐躯。朕心深切悯悼，特诏所司优赠亚卿，兼子荫恤。今巡行江南，见其子叶敷迎伏道旁，弥增轸恻。忠节之臣，应特予谥，以彰异数。尔等会议具奏。钦此。”部议上，奉旨赐谥忠节。圣朝褒忠旷典，迥出令甲之外。叶公死不朽矣。

米侍讲汉雯令建昌时，有水夫文三郎者，颇文雅，不类俗人。米谢事居南昌，三郎亦随役。一日见家僮辈两素扇，一画梅，一画兰竹，又书唐人绝句二首。问之，即文三郎妻徐蓉所作。年才二十三。

睢州汤文正公族人，家有佣工夫妇。每闻主人与客谈诗文，辄窃听，如是者数年。一旦扃门去，留书千言，文词博奥，援据古今，多出意表。竟不知谁何也？此事与文三郎相类，而踪迹尤奇。

孙文定公廷铨为童子时，尝五鼓入塾，道遇一长人如方相状，目睢眦可畏，直前欲搏之。公方错愕间，顿觉己身骤长，与之等，且搏且却，至半里许，其物忽不见。又书斋常有狐为祟，公读书其中，久之无所睹。邪不胜正，从兹可想。

余姚黄梨洲宗羲，明御史忠端公尊素子，少补仁和诸生。忠端公死魏阉之难。崇祯初，梨州年十九，刺血缮疏，袖长锥入京讼冤。至国门而忠贤伏诛，恤典已下。刑部鞠阉党许显纯等，召梨州对簿，即出锥锥许，血被体，又殴崔应元，拔其须，归而祭忠端神主前。已又击杀狱卒颜咨、叶仲文。盖显纯为大理时，锻炼忠端公罪，而绝命于二狱卒手。梨州冒死报仇，时以忠义孤儿宥之。后以攻讦阮大铖被逮，值大兵南下，事得解。康熙戊午己未，学士叶子吉、都御史徐立斋先后荐于朝，以老病辞。后圣祖复以海内遗献问徐司寇乾学，仍举以对，且言其衰老，乃止。

盩厔李中孚容，父信吾死流寇之难，容母子相依，虽贫不受人馈遗。母卒，三年后徒步之襄城，求父骨不得。知县张允中闻之，为立信吾祠，且造冢于古战场，以慰其心。乃取其冢土归告于母墓，更持服如初丧，累荐不就。圣祖西巡，欲见之。陕督传旨，容惊泣以废疾辞，特赐关中大儒四字宠之。

闽中有鬼孝子者，七岁丧父，家赤贫。孝子虽幼，即能以力养母。数年孝子死，邻人将夺母志，孝子为祟于其家以止之。且托梦于母曰：“儿虽死，犹能以力养母。”母泣曰：“儿已鬼矣。安所用力为？”曰：“母第适市，语负担者，令加重焉。”

儿阴佐之力，使能胜。则其佣可倍获。母取其赢以给贍也。”母如其言，果赖以存活，守节至老。宋射陵曹为作《鬼孝子传》，见《虞初新志》。世之生而忘亲者，愧比鬼。

康熙甲申四月，命侍卫拉锡等探视河源。初四自京起程，五月十三至青海，十四至呼呼布拉克，六月初七至星宿海之东。有泽名鄂陵，周二百余里。鄂陵至有泽名札陵，周三百余里。二泽相隔三十里。初九至星宿海，蒙古名鄂郭塔拉。登南山视星宿海之源，小泉万亿，不可胜数。周围群山，蒙古名库尔袞，即昆仑也。南有山名古尔班吐尔哈，西南有山名布胡珠尔黑，西有山名巴尔布哈，北有山名阿克塔因七奇，东北有山名乌阑柱石。古尔班吐尔哈山下诸泉，西藩国名为噶尔马塘。巴尔布哈山下诸泉，名为噶尔马春穆朗。阿克塔因七奇山下诸泉，名为噶尔马沁尼。三山之泉，流出三支河，即古尔班索罗谟也。三河东流入札陵罗，自札陵一支流入鄂陵泽，自鄂陵流出乃黄河也。除此，他山之泉与平地之泉流为小河者不可胜数，尽归黄河东下。使者自星宿海于六月十一日回程。向东南行二日，登哈尔吉山，见黄河东流至呼呼托罗海山，又南流绕撒除克山之南，又北流至巴尔托罗海山之南。次日至冰山之西，其山最高，云雾蔽之。蒙古言此山长三百余里，有九高峰，自古至今未见冰消，终日云雾蔽之，常雨雪，一月中三四日晴而已。自此回行十六日，至席拉库特尔之地。又向南行，过僧库里高岭，行百余里至黄河岸。见黄河自巴尔托罗海山向东北流于归德堡之北、达喀山之南，从尔山峡中流入兰州。自京至星宿海共七千六百余里，宁夏之西有松山。至星宿海天势渐低，地势渐高，人气闭塞，故多喘息。

靖逆侯张勇字飞熊，国初定鼎，即仗剑出关，求见英王，王大奇之。提督甘肃，知吴三桂将反，命子云翼间道入都，首

发其奸。圣祖亲解御袍赐之，功成后谥襄壮。相传其封公梦夏侯惇而生侯，薨后葬坟掘地，得夏侯碑碣。亦奇事也。

金会公德嘉，顺治庚子举人，就安陆府教授，不赴会试。一日梦有人投刺来拜，视之，乃“门弟刘子壮”五字，奇之。因北上。康熙壬戌会试，总裁掌院学士朱之弼，乃刘子壮会试房师也。果中第一。梦兆之异如此。

张清恪公伯行，康熙乙丑进士，历官至江苏巡抚，素以清节理学著名。四十八年大计，尽除吏之贪婪不职者，万民鼓舞。而总督噶礼贪黷怙势，素与龃龉。辛卯科场事发，上命刑部尚书张鹏翮往鞫，亦畏其势。伯行抗疏上言噶礼营私坏法，有曰：“仰祈皇上大奋乾纲，除两江之民害，快四海之人心，振万古之纲常，培一时之士气。”人皆传诵。噶礼亦诬伯行不肯出洋数事。上命并解任，命工部尚书张廷枢来鞫，并拟革职。上责诸臣颠倒是非，革噶礼职，留伯行巡抚任。谕诸大臣曰：“伯行乃天下第一清官。噶礼办事历练，操守朕未能信。若非张伯行在彼，江南地方受其侵削一半矣。”中外无不颂圣祖知人之明。

海宁查嗣韩以五经乡荐，不第留京。住西华厂刘廷玑宅之无倦轩攻书，身素弱，刘劝慰之。曰：“吾非不知，曾梦神赠书，有‘五色云中第二人’句。是以恋恋冀其一验耳。”至康熙戊辰。果以榜眼及第。

孙松坪致弥，康熙戊辰进士，官编修。髫龄即以诗供奉禁中，四十余年。有《归舟口号》云：“有泪何曾洒路穷，小船欹侧逆流中。科头白眼倾尊酒，饱看人家使顺风。”其襟怀磊落可想。

余姚汪鉴少任侠，及从劳麟书游，研心朱子之学，粹然儒者矣。其父歿云南，鉴扶柩归。至汉江遇大风，舟将覆。鉴凭

棺号哭，誓以身殉，风忽止，得泊沙岸以免。人咸谓孝思所感。

## ● 卷七

正白旗汉军陈梦球，康熙甲戌进士，未与馆选。上特召试《圣人之本论》一篇，称旨，补选庶吉士。异数也。

高安朱文端公轼，少好学，用志不纷。塾师尝会饮，公不与，读书不辍。师命饷以酒肉，置座间若无睹也。每于古大儒、名臣、循吏之行，辄笔记之。康熙癸酉领乡荐第一，甲戌进士，改庶吉士，累官文华殿大学士。有《可亭十三种》行于世。

康熙甲戌，丹徒裴之仙偕数人入都会试，有善扶乩者同往。问中否，乩判一贵字，众不解。后裴中会元，裴故眇一目，始悟向所判贵字，乃中一目人也。

吴文简公襄之父与一僧善，后僧患足疾坐山中。一日忽见僧自外至，径趋入内。迹之，则夫人方坐蓐。诞一子，即文简公也。由癸巳翰林历官礼部尚书。康熙壬寅二月，恭与千叟宴。《纪恩诗》云：“六旬今列千官宴，两榜原登万寿科。”

宋牧仲萃，先抚湖北，后抚江苏，振拔名流，提挈后进，士林德之。性嗜古，精鉴赏，名人书画一见即别真贋。尝写水墨兰竹小幅，汤西崖题诗云：“竹箭美必采，泽兰香宜纫。公乎镇东南，空谷无幽人。偶然托墨妙，写此平生心。咨嗟魏公俦，小笔乃尔神。”借图颂德，洵非谀语。

康熙间梁溪陆生者，忘其名，少好学，弱冠游庠。家小康，以好施故中落。妻父故富翁也，颇轻薄之，翁婿往还踪迹日稀。

后值乡试，陆以无力纳卷，且妻已有妊八月余，虑无人周顾，意不欲往。同人固强之，捐资以助，陆不能却，阴属人闻于妻父母，冀免内顾之忧，而翁夫妇若不闻也者。陆为同伴所迫，怏怏而去，仓卒终场。归则妻患痢甚剧，医决不起，陆徬徨无措。夜半，妻渴甚索饮，欲温之，苦无薪，足下有破板，将取以燎火。板甫揭，见白蚁蠕动。拨视之，下有巨瓮盛白镪焉。喜欲告妻，闻扣扉甚急。启关未及询，众拥而入，乃报录人也。正错愕间，又闻妻大声作喘，视之，已生一子，呱呱在床矣。一息之间，三喜毕集。信所谓困极而享者耶。

康熙四十一年九月十五日，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河道军务臣张鹏翮《河工告成疏》曰：“河工一事，每廛睿虑，亲临阅视，洞悉原委。宸衷独断，区画精详。拆拦黄坝以通海口，筑挑水坝。开陶庄引河，以导河北行。培高堰，筑六坝，以束淮敌黄。挑张福口、裴家场、张家庄等引河，以畅淮流。修归仁堤，以节宣睢水。塞时家马头，以杜黄水旁溢。开王家营减水坝，挑盐河，以泄黄淮涨水。凿戚字堡诸引河，逢湾取直，以分水势。杜邵伯更楼诸口，修运河两岸排桩。浚深运河，改修中河，以利漕运。疏人字芒稻河，泾润诸河，以泄运河涨水。挑海沟、虾须等河，以泄下河积水。建高邮、南关、车逻诸滚水坝，以资蓄泄。工程次第完毕。今岁伏汛，黄淮并涨，逾月不消，水势大过三十五年，而堤防保固，海口通畅，运道深通，民获耕获，黄童白叟，感戴圣恩，欢声如雷，洋溢原野。此皆我皇上神谟睿虑，上与天通。烛照于事前，符验于事后。用能臻地平天成，万世永赖之鸿休伟绩”等语。有旨，明岁阅视河工。四十二年，圣驾南巡。三月，以淮黄告成，颁诏天下。

赖塔拉巴图鲁从征耿逆，一日浴于溪，觉水底有物，槎枿

如古木，因缚以绳引出之。乃一龙首，须鬣宛然，所缚者乃其角也。见者惊走，赖神色不变，徐解其缚。少顷，雷雨晦冥，龙腾空而上。自是人呼赖为缚龙巴图鲁。

钱香树陈群为翰林时，舟行失足入水，家人救以篙得免。谓人曰：“吾闻坠水者必有鬼物凭之，倘遇李太白，便把臂去矣。”次日过李白楼，题云：“昨夜未曾逢李白，今朝乘兴一登楼。楼中人已骑鲸去，楼影当空占上游。”

海盐徐个臣容，乡试前祈梦于忠肃祠，神告之曰：“归语汝祖，以吴三桂一事报汝也。”容心恶之，既而榜发，竟入彀，而终不悟所谓吴三桂者。归语其祖，年已及耄，亦茫然不知，久之乃曰：“是矣。三十余年前，有仆吴姓，与婢女名三桂者有私。汝曾祖母掠治之，吾力谏得免，即以三桂配吴。不谓为神明所鉴，貽福于汝。汝其勉之。”

武进周清原，祈梦于忠肃祠，忠肃迎揖之，有童子立户侧，吟“一片冰心在玉壶”句。读壶为衡，窃讶之，不敢问。顷辞出，忠肃送及阶，握手言曰：“余事在尔，尔事在余。”觉后不解所谓。入都谒侍讲董公讷，公一见如故，留馆其家。先是，董公梦忠肃拜访，若有所嘱，未及咨而寤。质明周至，故异而优礼之。己未应试鸿博，赋题《璿玑玉衡》。恍悟前梦，文思沛然，一如夙构。遂取一等第九名，授检讨，纂修《明史》。周适分得《于忠肃传》，同官有以易储事议之者，周立辩其诬，论始定。初，周赴试后，有平韩卿者精于数，董公使为周占之，当得祭酒。董云太尊，曰：“否则助教。”及命下谢恩，章服未具，假之平原张良哉官助教者。始信平言有验也。

西藏达卜喇岩前有前朝《纪功碑》，漫漶剥蚀，仅存十六字云：“云山为剑，风树为旗。用彰我武，永靖边夷。”不知建于何时。

本朝康熙六十年，蒙古王贝勒贝子公台吉及土伯特酋长以西藏平定，请于彼地建碑纪绩，奉旨准行。以御制碑文颁发泐石，仰见皇威广播，声教遐敷，千古为昭矣。

康熙辛丑状元聊城邓悔庐钟岳，工书法，友爱诸弟，或暮归过门，必俟于门，诸弟不敢夜出。乡党重之。

李文襄公之芳，由顺治丁亥进士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刚正沉毅。总督浙江时，平定耿逆不动声色，以身系天下之重，使数千里危而复安。真社稷臣也。

黄陂王宗伯泽宏未第时，自黄冈赴京，过庐山宿莲花宫。未晚而睡，梦坐大殿，见众僧诵经，取案上枣数枚啖之，遂醒，口中尚有余味。正讶间，忽见众僧掌灯列席。问之，是日乃此庵主净月上人忌辰，众方祭祀。宗伯大异，起视所供枣，顶上微缺如少数枚者，乃悟前身即净月也。

士未遇时，遭人白眼，得志后犹忆及之，甚或见诸语言文字间，要非盛德事也，然亦有足快人意者。德清蔡状元启傅。赴公车时，有同年为山阳令，投刺往谒。令批其刺，令阍人查明回复，蔡怫然而去。及第后，令以厚帑谢过。却之，寄诗云：“一肩行李上长安，风雪谁怜范叔寒。寄语山阳贤令尹，查明须向榜头看。”

孙侍郎在丰官侍讲时，上命讲“性相近也”。对曰：“性本圣愚一样，但此论义理之性。若气质之性，便不能一样。”上曰：“义理、气质有两个性乎？”对曰：“义理即在气质之中，二者一也。”上嘉赏之。

康熙二十二年正月十四日，上御乾清门，宴内阁大学士、学士、各部院等堂官、翰林院学士、讲读、日讲、编检、詹事坊局、科道掌印官九十三员。敕诸臣欢忻畅饮，笑语无禁。宴毕，复命近御座前观灯，更赐卮酒，霏醉者令内官扶掖而行。

明日御制《升平嘉宴诗序》，首唱“丽日和风被万方”句。群臣集太和殿下，仿柏梁体以次赋诗九十三韵。宣上德而通下情，虽卿云紉纆之辞不是过也。

安溪李文贞公光地，未达时祈梦于神，赠以一联云：“富贵无心想，功名总不成。”觉而恶之。后中康熙庚戌科进士，官至相国。方知戌字似成而非成字，想字去心恰是相字。

蔡宗伯升元《纪恩集》载其《传胪诗》云：“入对彤廷策万言，句胪高唱帝临轩。君恩独被臣家渥，十二年间两状元。”一时传诵，以为科名盛事。

范忠贞公承谟抚浙时，杭之西溪有虎攫人，遣卒往捕不得，公患之。一日，自诣水月和尚卜之，告以故。和尚答云：“山头大虫任打，门内大虫莫惹。”公不悟，未几迁闽督，殉逆藩之难，乃悟门内大虫闽字也。事由前定，信然。

易州范良薰女，许字未婚而夫死，女闻之自缢。庭前海棠一株方花，甚秾艳，烈女死，花忽尽变为白。一时文士歌咏甚多。

江南尤生将赴乡试，而苦无赀。夜梦人告曰：“市桥下有白金二錠，重二十两，五更可往取之。”如言而往，无所见。再梦，再往，亦如之。桥侧有银工某，怪其数早行，邀询之，以实告，且叹鬼神之弄人也。至晚又梦，且促其早往，至则果有白金如数。银工觇得之，又邀而问焉，对以故，且示之金。银工曰：“误矣。吾昨闻君述梦以为痴，聊熔铅锡以戏君耳，不意误取筐中金以往。然神先告君，特假手于我。此定数也。”即举以相赠。是科尤领荐，乃倍酬银工。

顺天万维岳嵩，顺治丁酉解元，康熙庚戌进士。其入学题乃“夫子循循然善诱人。食飨，则博我以文，约我以礼。”丁酉领解，首题即“颜渊喟然章。”明年世祖御试，题“克己复

礼为仁。”自谓平生与复圣有因缘。比庚戌会试，题无颜子语，意颇不悛。及榜发中式，房师乃曲阜颜主事光敏也。

宣城自本朝来，科甲最少。康熙己未，施愚山闰章、高阮怀咏、孙予立卓以辟荐，茆楚畹荐馨以鼎甲，同时入翰林。时施园有梅，三月复开四花，恰应四人所居方位。咸以为异，绘图题咏焉。

康熙十六年四月十五日，内大臣觉罗武、一等侍卫兼亲随侍卫首领耀色、一等侍卫臣塞护礼、三等侍卫臣索奉上谕：“长白山系本朝发祥之地，今乃无确知之人。尔等四人前赴镇守兀喇地方将军处，选取识路之人往看明白。以便酌量行礼。钦此。”钦遵于五月初四日起行，八月二十一日回京复命。疏称：“臣等于五月十四日至盛京，十六日由盛京起行，二十三日至兀喇地方。转宣上谕于将军等，随查兀喇宁古塔及兀喇猎户所居村庄等处，俱无确知长白山之人。佥云曾远望见。惟都统尼雅汉之宗族戴穆布鲁原系采猎之人，今已老退闲，自称：我辈原在额赫讷阴地方居住，我虽不曾跻长白山之巅，曾闻我父云：如往猎于长白山脚下，获鹿肩负以归，途中三宿，第四日可至家。以此度之，长白山离额赫讷阴地方不甚遥远，我不知其他等语。因访问，虽不曾至长白山，如赴额赫讷阴地方，水路几日可至？陆路几日可至？亦有知往额赫讷阴地方陆路之人否？据管猎户噶喇大额黑等口称：如乘马由陆路前赴额赫讷阴地方，十日可至。如乘小舟由水路而往，途中全无阻滞，二十日可至，倘遇水涨阻滞，难计日期。有猎户喀喇者知赴额赫讷阴地方陆路等语。臣等随议每人携三月粮而往，又思或三月粮尽，或马匹倒毙，不能归家亦不可定，随语镇守宁古塔将军巴海，可载一船米于额赫讷阴地方预备，我辈粮尽，以便于彼处取用。将军巴海云：大船不能过松阿里河大险处，当即载米十

七小船，至额赫讷阴豫备。臣等即拟于六月初二日起行，又思由水路而往，倘遇水涨阻滞，稽迟时日，不能即至。因与噶喇大额黑约：我辈乘此马匹肥壮，速由陆路往看，俟看过长白山回时，再由水路逆流而上，前赴额赫讷阴地方。约定。臣等带领固山大萨布素于六月初二日起行，经过文德痕河、阿虎山、库勒讷林祁尔萨河、濛沱河、沙布尔堪河、纳丹佛勒地方、辉发江法河、木敦林巴克塔河、纳尔浑河、敦敦山、卓龙窝河等处，至讷阴地方江干。不意噶喇大额黑乘小舟而行，半月程途，七日齐至。因语固山大萨布素，我辈乘小舟由江中逆流前赴额赫讷阴地方，汝带领官兵马匹，由瓦努湖河逆流而上，由佛多和河顺流而下，前来额赫讷阴相会。约定遣发去后，臣等于十一日至额赫讷阴地方，固山大萨布素等于初十日已至。因前进无路，一望林木，臣等与固山大萨布素商议，令萨布素闲散章京喀达与识路径之喀喇，带领每旗甲士二十名前行，伐木开路。并谕：如望见长白山，可将行几日方得望见？有几许路程？相度明确来报。我辈住二日亦即起行矣。随于十二日遣发前行去后，本日据固山大萨布素差人顾素前来报称：我等别大人们行三十里至一山顶上。望见长白山不甚遥远，似止有一百七十八里等语。又续差艾喀来报，称：先差人来后，又至一高山顶上，望见长白山甚明，约有百余里，山上见有片片白光等语。臣等趁未有雨水之时，急往看验长白山。因留噶喇大额黑督捕珠蚌。于十三日起行。十四日与固山大萨布素等会于树林中，揣摩开路前进。十六日黎明，闻鹤鸣六七声。十七日，云雾迷漫，不知山在何处，因向鹤鸣处寻路而行。知遇路蹊，由此前进直至长白山脚下。见一处周围林密，中央平坦而圆，有草无木，前面有水，其林离住紮处半里方尽。自林尽处有白桦木宛如栽植，香木丛生，黄花灿烂。臣等随移于彼处住紮。步出林外，远望

云雾迷山，毫无所见。臣等近前跪诵纶音，礼拜甫毕，云雾开散，长白山历历分明。臣等不胜骇异。又正值一路，可以跻攀，中间有平坦胜地，如筑成台基。遥望山形长阔，近观地势颇圆，所见片片白光，皆冰雪也。山高约有百里，山顶有池，有五峰围绕。临水而立，碧水澄清，波纹荡漾，殊为可观。池畔无草木。臣等所立山峰，去池水约有五十余丈地。周围宽阔，约有三四十里。池北岸有立熊一，望之甚小。其绕池诸峰，势若倾颓，颇骇瞻视。正南一峰，较诸峰稍低，宛然如门，池水不流，山间处处有水，由左流者则为扣阿里兀喇河，右流者则为大讷阴河、小讷阴河。绕山皆平林，远望诸山皆低。相视毕，礼拜下山之际，峰头有鹿一群，他鹿皆奔，独有七鹿如人推状，自山峰陆续滚至山下闲散章京毕杨武里等驻立之处。臣等不胜骇异，因思正在乏食，此殆山灵所赐，随望山叩谢，收其七鹿。臣等上山之时原有七人也。自得鹿之处退至二三十步，回首瞻望，又忽然云雾迷山。臣等因清净胜地，不宜久留，于十八日言旋。回视先望见长白山之处，因云雾蒙笼，遂不得复见山光矣。二十一日回至二讷阴河合流之处，二十五日回至恰库河，此河乃讷阴东流会合之所。二十八日正行之际，适遇颁到敕旨。臣等不胜欢忭，捧读敕旨，感激靡尽，当经叩头谢恩讫。二十九日，因马瘦不堪驰驱，自恰库河水路乘小舟而归。经过色克腾险处、图白黑险处、噶尔汉险处、噶大浑险处、萨满险处、萨克锡险处、法克锡险处、松阿里大险处、多浑险处，乘一叶小舟，历此大江九险，得以无恙而渡者，皆仰赖皇上洪福之所致也。七月初二日，回至兀喇地方，又往看宁古塔等处地方。于十二日至宁古塔，遍看会宁府等处地方毕，于七月十七日自宁古塔起行回京。臣等奉命于人迹罕到之处创辟路径，行于不见日色深林之内，无一日阻滞，得见长白山，皆我皇上敬念祖

宗，诚心感格神明之效也。谨疏奏闻。”奉旨：长白山祖宗发祥重地，奇迹甚多。山灵宜加封号，永著祀典，以昭国家茂膺神贶之意。著礼部议奏。礼部议覆，应将长白山封为长白山之神，相择吉地建祠。照五岳例，每年春秋二季致祭，祭祀所行礼仪应用等物，亦照五岳。今未建祠之前，应特遣大臣往封致祭。其封神祭文及每年春秋二次祭文，交与翰林院撰拟，工部酌量题请建造祠宇成日，始行春秋二祭可也。

侯官陈解庵学夔，康熙己酉举人。耿逆之变，抗节匿橘园洲三年，不受伪职。寻丁父忧，庐墓侧，任司寇克溥首荐之。略曰：“昔长安卖赋，洛阳之纸顿贵。今全节骂贼，睢阳之舌犹存。”时服未阕，郡县迫之赴京，吁乞终丧，得请归。后授宁阳令，兴利除弊。抚臣钱公珏疏荐，升兵部。

朱竹垞检讨研经博学，上彻九重。其所著述，固已风行海内矣。即一二绪余，亦有颖异独绝者。幼时塾师举“王瓜”使属对，即应声曰“后稷”。师怒之，而心服其对之工。在京师时与人会饮，各举古人男女成对者为酒令，得太白小青、无咎莫愁、灌夫漂母、武子文君、东野西施等字。又尝举《四书》一句合四声，得“康子馈药，兵刃既接”二语。又除夕集唐作对联云：“且将酩酊酬佳节，未有涓埃答圣朝。”罢官后集联云：“圣朝无弃物，余事作诗人。”

汤文正公为庶子时，夜梦登高山，已陟其半，忽一人自后越之，汤鼓勇至山巅，有室悬《麻姑仙坛记》。既觉不知所谓。癸亥冬阁学缺出，特用左春坊王鸿绪。甲子阁学又出缺，汤遂继擢。是年六月，特简江苏巡抚。盖麻姑坛在抚州，而蔡经家在吴县洞庭山也。事之前定如此。

康熙二十四年十月丙午，五色庆云见。时方克复雅克萨城，命萨布素等撤兵，鄂罗斯遣使乞和。

康熙二十五年，谕礼部翰林院：“自古帝王致治隆文，典籍具备，犹必博采遗书，用充秘府，益以广见闻而资掌故，甚盛事也。朕留心艺文，晨夕披览，虽内府书籍篇目粗陈，而裒集未备。因思通都大邑应有藏编，野乘名山岂无善本，今宜广为访辑。凡经史子集，除寻常刻本外，其有藏书秘录，作何给值采集及借本钞写事宜，尔部院会同详议具奏。务令搜罗罔轶，以副朕稽古崇文之至意。”闰四月，礼部等遵旨议覆：“购求遗书，应令直隶各省督抚出示晓谕，如得遗书，令各有司会同儒学教官，转详督学及该督抚酌定价值，汇送礼部。其无刻板者，亦令各有司雇募缮写，交翰林院进呈。有愿自行呈送者，交礼部汇缴。”得旨：“自古经史书籍，所重发明心性，裨益政治，必精览详求，始成内圣外王之学。朕披阅载籍，研究义理，凡厥指归，务期于正。诸子百家，泛滥奇诡，有乖经术。今搜访藏书善本，惟以经学史乘实有关系修齐治平、助成德化者方为有用，其他异端稗说，概不准收录。该部院即遵谕行。”

汪荅文琬，以鸿词科改翰林院编修，入史馆仅六十日，讲史传一百七十余篇，遽以疾请归，终不复出。甲子冬，圣祖南巡至苏州，在籍诸臣恭迎圣驾于河干。上召抚臣汤斌谕曰：“汪琬久在翰林院，文名甚著。近又闻其居乡，不与闻外事。可嘉。”赐御书一轴以荣之。

凡翰林赐宴瀛台，定在暑节。每趁早凉入西苑门，大柳星稀，高槐露下，宫墙缘岸间安步徐行。菰蒲四面，水禽啁啾，与江南水乡无异。暨渡板桥，则荷香袭衣，闸流滴耳，宛在梦中听箏筑声。然后复从内苑墙入小红门，割然大湖。有红板长桥横跨水面，桥夹朱栏，栏外维列鱼罾，凡朝官渡桥者，俱许抽罾捉鱼，得即携归。于是迤迤达瀛台门。惟赐宴时则诏从闸口北上，直西浮道通梁，中有层亭，两面帐房如号舍排列。上

命登舟，泛太液池。即从过船亭登舟，菱荷十里，望如蕃锦。北面望金色摇曳，则别一境地矣。李石台来泰《应制诗》云：“红桥循蚁渡，绿树贯鱼归。”盖纪实也。

台州洪虞邻若皋，敬事吕祖。顺治戊子领乡荐，壬辰会试前，与邻生何陈二姓同祷于吕祖，问南宫捷否。拜起，见炉灰书“中阿”二字，是科仅中陈何，始悟析二姓之半而成阿字也。乙未会试前，洪梦神赠以诗云：“大固崔巍正展旗，春光逗发远为期。君家福分非轻浅，先报琼林第一枝。”是科果捷。

万柳堂为益都冯相国溥别业。每逢不已，辄与朝士修楔其中，饮酒赋诗。壬戌上巳，益都将有致政之意，《首倡诗》第六句云：“水萍风约故沿留。”徐健庵春坊和云：“尽日行吟步履留。”施尚白侍讲和云：“回溪时有断云留。”陆义山编修和云：“落花香倩蝶须留。”方渭仁编修和云：“烟宿含山翠欲留。”徐华隐检讨和云：“小雨泥看履印留。”高阮怀检讨和云：“羽觞泛泛去还留。”汪蛟门主事和云：“轻阴时为落花留。”林玉岩中书和云：“槛拂垂杨叫栗留。”骋妍角胜，佳句如云。相国叹赏不绝，而意似未属。后至潘稼堂检讨和云：“东山身为草堂留。”相国拍案而起，称为第一。

米紫来汉雯，顺治辛丑进士，授长葛令。到任后清静无事，民皆安之。米故善度曲。时有剃头待诏罗汉者。业既猥而貌又甚寝，人咸侮之。一日，方为米剃发，家童有吹笛者，罗汉忽曰：“误矣。”命作一弄，甚妙。又令吹笙，曰：“必胡琴和之乃可。”翌日，自制胡琴，和而吹之，果异凡调，虽吴中曲师不能过也。米由是异之，常与究极音律。康熙癸丑，米在长葛见邸报中会试题，其孟子题乃“尽其心者”一节，米叹其难。适罗汉在侧，为阐发传注，名理灿然。又曰：“此章与宗门某公案相发明。”因引《诸尊宿语录》如翻水，米益奇之，叩其

所学，颇记唐人诗数百首，兼晓篆隶，米以宾礼馆之。一日忽辞去，自言有母在河北，当来一别，即往五台不归矣。后竟不来。

吴江徐电发，幼颖敏，年十三赋诗，即有惊人句。由翰林外用，乞归，著书自娱。有《菊庄乐府》，早行于世。朝鲜贡使仇元吉见之，以金饼购去。有诗云：“中朝携得《菊庄词》，读罢烟霞照海湄。北宋风流何处是，一声铁笛起相思。”其为远人所慕如此。

山阳张毅文鸿烈，康熙己未荐举授检讨。二十三年十月，黄河涨发，淮水下注。山阳、盐城、高邮、宝应、兴化、泰州、江都七邑受害。御史李时谦奏请疏浚淮扬下河，以拯七邑之民。恭值圣祖南巡，相度地势，发帑救民，遣官督理。张上疏言：“淮扬水患，关系运道民生。淮安以南则山阳、盐城、高邮、宝应、兴化、泰州、江都七邑受害，淮安以北则清河、桃源、宿迁、邳州、睢宁、沐阳、安东、海州八邑受害。今皇上准台臣李时谦条议，疏浚淮扬下河，以救七邑之民。适值圣驾省方亲过淮扬，洞察情形。特命大臣查勘后复经会议，发帑经理。大哉帝德，如天好生，七邑之黎何幸至此。但台臣祇知淮安以南七邑之害，而不知淮安以北八邑之害，其苦一也。祇知七邑民田昔受决口之水，今受滚坝之水，而不知八邑民田，在黄河岸以内者其苦尤甚也。臣籍隶淮安，何忍不为八邑生灵再请命于圣主之前乎？伏乞皇上命总河确勘，具题到日再议。”上从之。

京城观象台上，旧有元郭守敬所制浑天仪、简仪、铜球、量天尺诸器。本朝康熙二年，以旧仪年久，多不可用，御制新仪凡六：曰天体仪、曰赤道仪、曰黄道仪、曰地平经仪、曰地平纬仪、曰纪限仪。陈于台上，至今遵用。其旧仪移藏台下。

龙中允燮作《琼华梦传奇》，盛行于时。一日，置酒招王阮亭辈观之。阮亭酒酣，赋诗，有“自掐檀痕亲顾曲，江东谁似阿龙超”之句。蒋静山仁锡和云：“玉昆仑碎为檀超。”阮亭叹绝。

宋漫堂中丞选江左十五子诗，厥后其中大魁一人，官大宗伯者一人、大学士者一人，其余任宫坊、入翰林者指不胜屈。高邮李百药必恒独以诸生终，然其诗格之高、才力之大，实为十五人之冠。

## ● 卷八

康熙二十三年，驾幸金陵。上亲谒明太祖孝陵，由甬道旁行，谕扈从诸臣皆于门外下马。上行三跪九叩头礼，诣宝城前行三献礼，出复由甬道旁行。赏赉守陵内监及陵户人等有差，谕禁樵采，命地方官严加巡察。父老从观者数万人皆感泣，总督王新命刻石纪事。古今未有之盛举也。

杜文端公立德，德器厚重，人不见其喜愠之色。京师有无赖子，偶与公驺卒哄，乘醉随公舆后辱署，公若不闻。无赖子随至邸第，署不止。久之，公遣问曰：“署可已乎？”无赖子归，酒醒。或告以昨辱相公，仓皇诣第谢罪。公慰遣之，予二金，令改行生理。无赖子感泣而去，卒为善人。此真休休有容之度，凡为士大夫者当以此为法。

太仓王相国揆未入阁前，大病几危，或荐方士李姓禳之，独闭一室，礼拜七日启户曰：“尚书无恙，昨斗府已送扁，署云熙朝元老，康熙某年月日为王揆立。”未几病瘳，后果如期宣麻。至雍正初罢相，始悟熙朝二字之验。

韩文懿公葵丑会状，撤闱后上取墨卷览之，称主司得人。是年冬，召至起居馆作《太极图说》。命将平日窗稿进呈，遂以刻本五十篇进。上召至宏德殿，讲《大学》毕，上问：“平日所作必尚多。”时馆师学士熊赐履代奏曰：“尚有三十三篇，以题目小不敢进呈。”上曰：“不妨，都进来。”其三篇即乡

试墨卷，上悉留览，其以时文受主知如此。前代所未有也。明隆庆中，长洲韩侍郎世能居陆墓。家故贫，祖永椿喜放生，每早持帚扫河滩螺蛳尽放水中，久而不倦。侍郎乡试时，梦神告之曰：“汝祖放生功德大，当合累代贵显。”后官至少宗伯，使朝鲜，赐一品服。文懿公即其后人也。

南宫张太史光豸，康熙戊午赴乡试，时父病，不欲往，强之行。至旅店，梦一人以白帽与之，寤而患甚，欲归。而父书至，病良已，遂终场。归家未几报至，则光豸中解元矣。贺客麇至，内有一客云：“邑中自前明大司马白圭领解后，久无继者，君能继之，殊足贺矣。”光豸始恍然。

太原傅青主山，母梦老比邱而生，生复不啼。一瞽僧至门云：“既来何必不啼。”乃啼。六岁食黄精，不乐谷食，强之乃食。读十三经、诸子史如宿通者。崇祯中，袁临侯继咸被诬逮问。傅囊籰左右伏阙上书，白其冤。马君常世奇作《义士传》，比之裴瑜、魏邵。鼎革后隐于黄冠，己未荐举鸿博，固辞不可。特旨免试放归，授中书舍人以宠之。

鄂西林相同，作侍卫时《咏怀诗》云：“看来四十犹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若不料后此之出将入相者。及为七省经略，登甲秀楼绝句云：“炊烟卓午散轻丝，十万人家饭熟时。问讯何年招济火，斜阳满树武乡祠。”居然以武侯自命，与未得志时气象迥异。

康熙壬寅，京口檄造战舰。江都刘氏园中有银杏一株，百余年物也，亦被伐及。工人施刀锯，则木之文理有观音大士像二，妙鬘天然。众共骇异，乃施之城南福缘庵中。

孔太守兴训渡鄱阳湖，见有物甚长，黑质黄文，自空飞入湖，掉尾行数里，风恬浪静。竟不知何物也。

钱塘沈方舟用济为红兰主人客，其配朱道珠绘《故乡山水

图》，题诗其上，以寄方舟。主人为作诗云：“应怜夫婿无归信，翻画家山远寄来。”方舟感动，未几言旋。当时传为佳话。

江阴王韩起景琦，以名节自负。康熙中，学使者某以母寿祈福于古寺，寺僧悬孔子拜释迦像。韩起见之怒，卷画归。学使知之，拘韩起至，讯之。韩起曰：“生恐累公得罪名教，故奉圣像归耳。”即学使前裂去佛像，拜而焚之。学使者诘于理，婉言谢之而已。

长洲缪洗马曰藻，十岁时能作擘窠大字，阊门西禅寺扁额，是其手笔。今寺宇屡经更葺，仍就旧额钩勒新之，无有能更书者。

潘荆山兆吾为浙闽总督满保幕友。康熙五十四年，台湾奸民朱一贵滋事，事闻省城。时方二鼓，潘谓满公曰：“兵贵神速，须尽此夜了之。”即灯下书牒，顷刻数十言，未三鼓而部署定。黎明发兵，两日至厦门，五日至鹿耳门。贼大怖，以为神兵自天而下，骇散无敢斗者。凡七日而台湾平。满公欲奏请恩奖，潘固辞不受。奇人也。

陈恪勤公被逮入都时，遣人市米潞河。主人问：“客何来？”曰：“陈太守所。”曰：“是湘潭陈公耶。”曰：“然。”曰：“廉吏也。”不受直，馈米十石，且遗以书云：天子必再用公。公宜以一节终始，毋失天下望。”书末不署姓名。问担米夫曰：“主人姓魏。”迹之，已闭户他出，不知所之。殆尘隐也。

纳兰容若性德，大学士明珠子，康熙癸丑进士。少聪敏，过目成诵。年十七为诸生，十八举乡试，十九成进士，二十二授侍卫。拥书数万卷，萧然若寒素，弹琴歌曲，评书画以自娱，人不知为宰相子也。

副都统朱涵斋伦瀚，康熙壬辰武进士。年四岁时以煤涂壁，

肖人鬼鸟兽状，见者惊诧。一日，攀煤车取煤，压伤右手中指，治痊则此指甲独厚而锐，有微凹，能容墨，遂以指代笔。圣祖尝书其所画扇赐高丽国王，王复请于朝，具币帛乞画。一时传为美谈。

长白留少宰保，幼年气盛善怒，太夫人屡戒之。及长，使于四方，跪太夫人前乞一杖，授老仆曰：“尔后见我怒，即以杖示我。”每怒，必悚然曰：“母在。”怒辄平。其纯笃如此。

康熙五十一年五月，图理琛奉使土尔扈特，由喀尔喀俄罗斯至其他。五十四年三月还京，述其道路所经，为《异域录》一卷进呈御览。首冠以舆图，次为行记，以所历之地为纲，而按日纪载以为目。乾隆间，奉旨采入四库全书。

康熙间，西域贡狮子二，形如图画。后口外打围遇两黑，人不能胜，召狮子搏，得之。老狮力尽而毙，小狮继亦逸去。其黑皮实之以草，置雍和宫殿庭，悬牌于腰间，一重一千三百余斤，一重八百余斤。

郑芝龙初据台湾时，厦门人有掘地得石者，文曰“生女灭鸡，十亿相倚”。人初不解。康熙二十三年，会稽姚熙止启圣为福建总督，台湾平。或曰：“十亿兆也，加女姚也。郑字西旁鸡也，灭鸡灭郑也。”郑逆窃据四十余年，而其讖已先定，盖天早厌之矣。

德清徐方虎倬，康熙癸丑进士，官翰林院侍读。归田十余年，恭遇圣祖南巡，进呈《全唐诗录》百卷。特加礼部侍郎衔，年登大耋，子列六卿，真盛世伟人也。

禹州十一龄童子朱姓，打虎救父。州牧史君廷桂奖以粟帛，萧山毛大可奇龄作《打虎儿行》。

秀水周青士簪嗜学工诗，吟诵不辍。有郡丞行署与周为邻，闻其声达旦不寐，恚甚，遣吏勾捉，将加扑扶。乡先生闻之，

固请始得免。肉食之鄙，一至于此，真堪绝倒。

歙人某娶妇甫一月，即行贾。妇刺绣易食，以其余积，岁置一珠，以彩丝系之。比夫妇，妇歿已三载，启篋得珠，已积二十余颗。汪千鼎洪度为作《纪岁珠诗》云：“珠累累，天涯归未归。”较白香山“商人重利轻别离”之句，尤觉婉约可悲。

康熙戊申年，京师正阳门外挑浚御河，得玉印如升，篆文人不能识。礼部出榜访问，并印原印于后，数十日无辨之者。少宰孙北海家居闻之，曰：“此元顺帝祈雨时所刻龙神印也，各门俱有之。盖雨后即埋地下耳。”因取一书送礼部，上刻印文注释甚详。一时叹为博物。

雍正元年，江南山东所产麦谷皆两枝双穗，蜀黍一干四穗，内池莲房同茎分蒂，诸瑞叠呈。大学士等上言：“此皆皇上盛德之所感召，请宣付史馆。”

雍正癸卯状元金坛于振，榜眼上元戴瀚，探花钟祥杨炳，上以登极首科，恩施格外，俱著在南书房行走。旷典也。

圣祖时，乡会试二场以《孝经》为论题，后改用《太极图说》、《通书》、《西铭正蒙》。雍正元年，上以宋儒虽足羽翼经传，不若圣言之广大悉备，仍改用《孝经》。

湖南向无贡院，士子俱赴湖北乡试。雍正元年七月，奉上谕：“湖南赴湖北，必由洞庭湖。六七月间风浪尤险，间有覆溺之患。著分湖南、湖北两闱，即于明年豫备场屋。”从此湖南多士，永无秋风涉险之虞，感颂皇仁于无既矣。

向例，殿试进士在太和殿丹墀。癸卯年十月二十七日殿试时，天寒砚冻。上命移至殿内两傍，并令太监多置火炉，俾殿内和暖，使诸贡士得尽心作文写卷。世宗之优恤士子如此。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奉上谕：“新科进士于引见前，朕欲先行考试，再引见。一应仍照殿试预备。朕将诗文四六各

体出题，视其所能，或一篇，或二三篇，或各体俱作，悉听其便。”此进士朝考之始。

雍正二年，礼部遵旨：应从祀孔庙宜复者六人，林放、蘧瑗、秦冉、颜何、郑康成、范宁。宜增祀者二十人，县亶、牧皮、乐正子、公都子、万章、公孙丑、诸葛亮、尹焞、魏了翁、黄干、陈淳、何基、王柏、赵复、金履祥、许谦、陈澧、罗钦顺、蔡清、陆陇其。入崇圣祠者一人，张迪。宜增置博士者四人，冉雍、冉伯牛、子张、有若。

雍正三年上谕：“各省学政与正副主考，朕皆就其为人谨慎者派往，并未考试文艺，其中恐有荒疏年久、不能衡文者。著将应差翰林并进士出身各部院官查奏，俟朕试以文艺，再行派差。”此考差之始。

安州陈状元德华，少时读书静室，有东邻之女窃窥，正色拒之。事与明朝曹鼐相似，每于座右书“曹鼐不可”四字。雍正甲辰，果以第一人及第。

郃阳张大有为漕运总督，奏言写字手颤，请奏摺代书。上谕云：“忙时令人代书亦可，若密摺仍须亲写。即字画粗大，略带行草，亦属无妨。辞达而已，敬不在此。”仁和孙士毅为两广总督时，亦有是旨。我朝待大臣之宽容脱略如此。

雍正癸卯江西乡试，题“学而优则仕”一节。有周学健者，名士也。文思幽奥，房考张不能句读，怒而批抹之。归寝忽呓语，自批其颊曰：“如此佳文而汝不知，尚恬然作房考乎？”家人以为中风，急呼各房考视之，见所抹卷，曰：“试荐之何如？”时正主考任宗伯兰枝阅之，惊曰：“此奇文通场所无，可以冠多士也。”副主考德公方假寐几上，伺其醒告之。德问何字号，曰：“男字第三号。”德曰：“不必阅文，竟定压卷可也。”任问故，曰：“我寝方酣，忽见神贺我曰：‘汝第三

儿子中解元矣。’今果男三号，岂非验乎？”榜定后，众问张房考吃语故，茫然不知，若或使之也。

雍正五年，浙江巡抚李卫进瑞谷。群臣上言：“皇上至德光昭，太和翔洽。是以宇内遍产嘉禾，浙江又呈瑞谷。”奉旨：“此非朕凉德所能致，想浙省浇漓之习必然丕变，是以感召上苍。如此瑞应，朕深为浙省臣民庆幸。”命晓谕浙江通省。先是因查嗣庭悖逆，停浙江入乡会试故也。

雍正六年三月，安徽巡抚魏廷珍言乡民违例演戏，应严禁。奉旨：“州县村堡之间，借演戏为名，敛钱耗费，招呼朋类，开设赌场，种种不法。眼则地方有司所当严禁者。至于有力之家，祀神酬愿，欢庆之会，歌咏太平，在民间有必不容已之情在。国法无一概禁止之理。今但称违例，而未分晰原由，则是凡属演戏皆为犯法，国家无此科条也。朕立法皆准情理至当，其有不便而难行者，则奉行之不善也。”

河南孟津县居民翟世有，拾获陕西人秦泰买花银一百七十两，寻主给还，并不受谢。大吏入告。奉旨给与七品顶戴，仍赏银一百两。又商邱贫人陈怀金拾获遗金二十四两，全数付主，力辞酬谢。奉旨嘉奖，给九品顶戴，赏银五十两。又兖州车兵李中伦拾银二封，归还原主。奉旨赏银六十两。仰见我国家久道化成，民敦古处。而圣主之懋赏殊恩，与人为善，亦旷古罕有也。

乡试房考，向例选州县中科甲出身者，只许入闱一次。雍正元年五月，奉上谕：“考官以鉴拔为主，不论曾否入闱，临场时监临试以时艺一篇，其文理优长者为内帘房考，荒疏者俱外场执事。”

雍正癸卯九月会试，礼部请定取中进士名数。上定一百八十名，仍令总裁朱轼、张廷玉，此外不拘省分，不限额数，有

可取佳卷，选出另行具奏。

康熙时，编检多至二百人，庶吉士五六十人。雍正元年，上谕：“内阁大学士会同掌院学士，秉公择其学优工书、善翻译者，留馆办事修书外，其或才具练达，可当科道吏部之选，或长于吏治，编检可为府道，庶吉士可为州县者，一一分别具奏。”

雍正丙午，江南乡试房考有张垒者，科分最久，自居前辈。每晚焚香拜祝神佑，如有积德之士，求暗中指示。各房笑其痴，咸揶揄之，伺其灯下阅卷时，以一细竿穿牖入，挑其冠，张惊以为神，拜祝如前。众伺其坐定，又挑之。张遂捧卷上堂，主考已寝。张叩门告以神明指示之故，主考阅之，笑曰：“此文甚佳，取中有余。君何必神道设教乎？”众噤不敢言。及榜发，此卷已中式。各哗然告张曰：“我辈弄君耳。”张正色曰：“此非我为君等所弄，乃君等为鬼神所弄耳。”此论甚正。

雍正六年，上命诸臣各保举一人。衡永郴道汪槩保举其父原任刑部司官汪学问优裕、政事练达忠爱之性出于至诚，奉旨补授四川叙州府知府。此可见圣世用人勿疑之意，而汪槩亦可谓内举不避亲者矣。

徐公士林巡抚江苏，凡讞狱先摘定案大略，牌示于外，而后发缮文册，所以杜胥吏之撞骗也。世宗尝谓曰：“尔风格凝重，当为名臣。”

武陵杨太史绪权奇倜傥，抱负不凡。雍正间苗民蠢动，王师征之。太史学郅生单身入洞说之，群苗罗拜乞降，亦奇事也。

建昌李司空凤翥，康熙丁丑翰林。雍正七年五月，奏贺瑞芝本内，自称蓬荜陋儒。贺庆云本，又称掷地才疏，敢含毫而赋五色。上谕：“李凤翥既以儒者自居，则陈奏本章自应加意慎重，不当作游戏之词。若未曾作赋而云作赋，则所奏尽属虚

文。若实曾作赋，便当进呈朕览。若自知不能，而作浮词，凑成谦语，陈于君父之前，岂儒者之道乎？李凤翥受朕深恩，由翰林擢至工部侍郎。似此轻慢疏忽，尚得谓之儒者乎？”此可为陈奏不明体制者戒。

康熙庚辰科二名相。一为桐城张文和公廷玉。雍正四年，进所著《性理全书》。上谕：“此书发明圣贤之义蕴，为后学之津梁。有益于身心，有关于品谊。凡属士大夫皆当身体力行，服膺弗失。”又奉敕纂修《明史》三百三十二卷，积十有五年而成。义例为唐宋以来诸史所不及。一为溧阳史文靖公貽直。官侍郎时，奉命赴闽审案。上命教导督臣高其倬、抚臣刘世明、貽直遵旨至闽，宣述圣意。其语有：“大凡人臣事君，不但当以身事，更当以心事。此心惟知有君，而不知有人。此心惟知有君，而并不知有己。”甚合上意。朱批云：“高其倬、刘世明能从与否，尚须观其后效，朕先庆得一堪为股肱之史貽直矣。”

嵇文敏公曾筠总督河道时，中牟将筑堤。梦有兜牟而短须者，直入一揖，遂上坐曰：“某堤须筑，某所才保无虞。”公颌之。已而思其人状貌乃一武夫，言复椎鲁，何遽公然抗礼，意颇不怪。次日赴工次，过张桓侯庙小住啜茶，见神像宛然梦中所见，乃亲祷于神，一如所指。

钱唐沈暗斋近思幼孤贫，依灵隐寺谛辉和尚，延师课读，遂成通儒。有项姓者识其非常，以女妻之。后登庚辰进士，由知县行取为吏曹，官至侍郎，以清介称。项姓之为女相攸，物色寒峻，犹是恒情，若谛辉之独具慧眼，可谓大善知识矣。

松江顾小崖成天，康熙丁酉举人。公车至京，寓宗人府丞蔡嵩宅中。雍正七年闰七月，嵩缘事逮问，簿录其家，得顾诗稿。有《圣祖轶词》六章，辞意悲切。上览之，凄然堕泪，谓

大臣曰：“彼未登仕籍之人。而感恩戴德之诚若此。其秉性善良，居心忠厚可知。”命江南督抚送部引见。八年至京时，庚戌科会试已过，钦赐为编修，列名入于是科庶吉士之列。人皆以为奇遇，后官至侍讲。

蒋文恪公溥，雍正庚戌进士，官至大学士。少时读书平台，每唤人，辄有应声而无人至。一夜欲溲，窗外月不甚明，呼所随仆，但应而不入。启户，见一人方枕墙门而卧，其头向内而应。初以为家僮，诘之如故。谛视之，人长三尺，方巾皂服白须，如世所塑土地像然。喝之，冉冉入地而没，人以为土地伺班，后必大贵。已而果验。

雍正七年三月初七日，滇粤二省同时庆云见，自午至酉。八年正月，景陵宝成山上产瑞芝三本，命宣付史馆。

雍正癸丑殿试，大学士尹泰等将策十卷进呈。上阅至第五本，字画端楷，策内有云：“僚采之际，善则相劝，过则相规，无诈无虞，必诚必信。则同官一体也，内外亦一体也，文武亦一体也。广而至于百司庶司，何莫非臂指手足之相关？此则纯臣之居心，庶不负千载一时之遭逢，赞襄太和之上理。”数语极为恳挚，颇有古大臣之风。因拔置一甲三名。及拆号，乃大学士张文和公廷玉之子若霭。上意深悦，因遣人往谕廷玉。廷玉再三恳辞，云：“天下人材众多，莫不想望鼎甲。臣蒙恩现居政府，而子若霭登一甲三名，占寒士之先，于心实有不安。倘蒙皇上天恩，名列二甲已为荣幸之极。”上云：“汝家忠荇积德，有此佳子弟中一鼎甲，亦人所共服。何必逊让？”廷玉跪奏云：“皇上至公，诸臣亦无私曲。只算臣情愿让与天下寒士，求皇上怜臣愚衷。若君恩祖德佑庇臣子，留其福分，以为将来上进之阶，更为美事。”上乃从其请，以张若霭改为二甲一名，即将原拟二甲一名沈文镐改为一甲三名。文镐，崇明人。

浚州谢梅庄济世为御史时，奏劾河东总督田文镜。朝廷疑有指使，逮问。命刑部严讯，曰：“指使者有人，孔子孟子。”问何谓指使，曰：“读孔孟书，便当尽忠直言。”上怜其直，谪军前效力。时雍正丙午十二月也。有《次东坡狱中寄子由韵二首》寄其从弟云：“严霜初陨陡回春，留得冲寒冒雪身。纶綍乍传浑似梦，亲朋相庆更为人。敢愁弓剑趋戎幕，已免银铛礼狱神。早晚扶归君莫恻，{般女}嫫母亦前因。尚方借剑心何壮，牒背书词气渐低。已分黄泉埋碧血，忽闻丹阙放金鸡。花看上苑期吾弟，护树高堂仗老妻。且脱南冠北庭去，大宛东畔贺兰西。”高宗登极放归。乞外用，授湖南粮道，长沙人士至今称之。

方恪敏公观承本名家子，祖父皆以诗文名于时，以族人累徙居塞外。公弱冠归金陵，家无一椽，借居清凉山僧寺。有中州僧知为非常人，厚遇之。公与兄观永往来南北，营塞久菽水之资，重趼徒步，并日而食，怡然安之。雍正壬子，平郡王为定边将军，征准噶尔，夙知公才，奏为记室。世宗命以布衣召见，赐中书衔偕往。凯旋，以军功实授内阁中书，累官至直隶总督。年六十有一，以八月十四日生子，公赋诗云：“与翁同甲子，添汝作中秋。”高宗闻之喜甚，抱至御前，解所佩金丝荷包囊赐之。

雍正癸丑殿试，二甲一名张廷珩奉旨即授检讨，并命同三鼎甲在南书房行走。传胪榜下授职，前此未有也。

诸城刘文正公统勋，雍正二年进士，以检讨入直内廷。官左都御史时，人多惮其刚直。时桐城张姚二姓官最多，文正上疏曰：“大学士张廷玉与伊戚姚文然本系巨族，科第渐多，仕宦实盛，至今名登仕籍者有张廷璐、姚孔铤等数十员。臣闻圣祖仁皇帝时，曾命廷臣中因升迁太速，特谕停止升转。原任大

学士王熙之孙王景曾亦在其内。臣以为宜仿此意，将张姚两姓部册有名者，亲房近支，累世密戚，现在之员开列奏闻。三年以内，除奉旨特升外，其余一概停升。”奏上，饬交部议。吏部覆称：“臣部官册所载张姚两姓出仕各员，与所奏详加核对，张姓出仕者十三员，姚姓出仕者十员。惟姚孔鋈系大学士张廷玉之甥，姚孔鋈系张廷玉之婿，臣等核其升转在京侍郎，在外司道知府，多由特旨简用。亦有督抚保题升用之员，或因大学士张廷玉为皇上简用大臣，该管上司或存瞻顾之情亦未可知。臣等酌议将张姚现任之员开列名单，行文在京各部院、在外各该督抚，令其察看。嗣后除臣部论俸仍应照例升转外，如有才具优长应行保题者，应于摺内将该员系大学士张廷玉亲戚之处声明，与臣等确查该员历俸深浅是否合例之处，核覆具奏。如不能称职，亦即据实纠参，务期一秉至公，不得稍存瞻徇。庶举措咸得其平矣。”奉旨依议。一时朝议翕然。夫以张姚世禄之家，簪纓相望，循资升转，原无偏私。而文正之不避嫌怨，蹇谔立朝，亦从可想见矣。

雍正六年七月，上谕内务府总管常明于卢沟桥盖造官房，令赴京应试举子无盘查行李之扰，并令崇文门查税官员严饬巡役，毋得借端稽留，额外苛索。至今著为功令。圣朝作养人才，体恤周至，古未有也。

## ● 卷九

雍正六年十月二十九日，恭遇万寿令节。滇南省城五色庆云捧日，经辰巳午三时，至十一月朔，绚烂倍常，呈现两日，实从古未有之祥。总督鄂尔泰奏报，奉旨：“朕每遇此嘉祥，不敢丝毫庆幸。惟倍加敬畏，况此实卿忠义所感，而献于朕寿日者。正表卿爱戴之忱也。”命宣付史馆。

海宁陈文勤公世倌官山东巡抚时，雍正二年六月，阙里孔庙灾。上命世倌修庙，遵旨：正殿用黄琉璃瓦，两庑用绿琉璃瓦，以黄瓦镶砌屋脊。圣像选内务府匠人到东，用脱胎之法，敬谨装塑。钦定大门曰圣时，二门曰宏道。八月，圣像成。九年，命监修孔林，去墓四十余步，陷出一穴，广尺余。内有石榻，上朱棺已朽，有白骨一具，甚伟，旁置铜剑长丈余，莹绿色，有竹筒数十页，皆蝌蚪文，取视成灰。意此尚在孔子之先，因加石封之，为设少牢之礼焉。

世宗尝谕朱纲曰：“昔圣祖赐朕眼镜，朕眼目原不似今精明，因圣祖升遐之时，痛哭出涕，较少时反觉倍好。似此，人言哭多伤目之论未确。彼时朕在养心殿办理政事，坐卧不离此处者三年。面三年内，每遇暑天，未有如此殿之凉者。朕曾蒙圣祖慈训：戒急用忍。故殿中匾额即用此四字，仍敬书上谕二字于上。东暖阁匾额取惟仁二字，对联云：诸恶不忍作，众善必乐为。西暖阁匾额取为君难三字，对联云：原以一人治天下，

不以天下奉一人。”可见我朝圣圣相承，心传有自。

鲁亮侪之裕，雍正间作令河南，与田总督文镜不洽。每被劾一次，世宗召见必升一官，真奇遇也。乾隆初，官至直隶清河道。

奉新甘庄恪公汝来既贵，其父万达、弟汝蓬、子禾始，以雍正丙午科同领乡荐。三世同榜，古今罕觐。

钱塘王介眉延年，雍正丙午举人。著有《通鉴编年纪事本末》。少时尝梦至一室，榻上坐一叟，短身白发，见客不起，亦不言。又有一人颀而黑，揖介眉而言曰：“余汉之陈寿也。作《三国志》，黜刘帝魏，实出无心，不料后人以为口实。”指榻上人曰：“赖彦威先生以《汉晋春秋》正之，汝乃先生之后身，闻方撰《历代编年纪事》，夙根在此，须勉而成之。”言讫，手授一卷书，俾题六绝句而寤。寤后仅记二句，曰：“惭无汉晋春秋笔，敢道前身是彦威。”至高宗朝，年八十余，成书进呈，赐翰林院侍讲。

襄城刘芳草青芝，雍正丁未翰林。与兄青藜甚友爱，筑江村七一轩同居。所谓七一者，仿欧阳公六一居士之义，而多一弟，故名七一先生。

孙文定公嘉淦，康熙癸巳翰林，以直言敢谏受知。世宗洊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乾隆间，历官至大学士。立朝刚直，多面折廷诤，不避权贵，天下想望丰采。乙丑秋审册内有福建蒋邦龄致死族匪一案，公上疏曰：“查旧例，同族之中果有凶悍不法、偷窃奸宄之人，倘事起一时，合族公愤，不及鸣官，以家法致死，报官申明，死者所犯应死与不应死者，将为首者分别拟杖，减等免抵。嗣于乾隆二年五月，据广督鄂奏称，旧例虽属体顺人情，但恐朋比串害，地方官岂能洞烛无遗？倘民间恃有减等免抵条例，相习成风，其中难免冤抑。奏请酌删。经

刑部律例馆议称：族大人众，贤愚莫分。或以富贵而招众怨，或以刚直而致同仇。一人煽诱，群相附和，共挟微嫌，辄图报复。因而驾捏串害，难免冤抑之处。况生杀乃朝廷之大权，如有不法，自应明正刑章，不宜假手族人，以开其隙。奏请删除在案。臣等伏思旧例乃一时惩创凶悍权宜之法，行之久远，必滋流弊。夫族众之中，爱憎多端，或以侮慢招衅，或以戇直生嫌，或假义忿以树己威，或借公义以报私怨。一豪强倡论于先，众朋党附和于后，仓猝致死，情罪难明。如一家之中，莫尊于祖父母、父母，其子孙若违犯教令，殴之杀之，宜无不可。然殴杀则律应满杖，故杀则律应杖六十，徒一年。是祖父母、父母之于子孙，尚且不得擅杀，何况其他？再捉奸例内，卑幼不得犯尊长，犯则依故杀伯叔母、姑兄姊律科罪。尊长杀卑幼，亦按服律拟。诚以伦纪攸关，防微杜渐也。夫以朝廷之尊，明罚敕法，于凡应死罪人，犹令法司详加核议。至于法无可遁，必令三次覆奏。圣天子用刑慎重如此，奈何任匹夫之好恶，操生杀之大权，横行于一族乎？是旧有之例必不可存，族匪之条不须另设，于比拟定罪，则当临时参酌，虚衷援引，务使轻重得宜，方为允协”等语。奉旨：飭部议行。其他嘉谟说论甚多，不及备载，录此以见一斑。

雍正十年七月，山东巨野县民李恩家牛产瑞麟。麕身牛首，遍身皆甲，甲缝有紫毫，玉定文顶，光彩烂生。抚臣岳濬奏请诏付史馆，宣示中外。奉旨：“山东前岁被水，今闻产瑞麟，实深愧悚。该抚所请皆属虚文。将朕朝乾夕惕，对越上天之愀忱，晓谕天下知之。钦此。”仰见圣天子持盈保泰，敬天勤民之至意。

仁和吴太常隆元奏天坛摺，内有蜈蚣八字墙字样。世宗命交部严议，以其不敬也。十三年，谕廷臣曰：“凡奏章遇有坛

庙等字，怀中囊中俱可携行，不可夹带鞋袜之间。”世宗之诚敬如此。

博野尹会一元孚，雍正甲辰进士，累官工部侍郎。文章经济兼而有之，尝有《敬陈未议疏》，条奏豫省农桑事宜，言之亲切有味。其词曰：“臣窃惟衣食为生民之至计，农桑实务本之良图。我皇上轸念民依，重农贵粟，特颁谕旨，明示劝课之方。复命廷臣详筹教稼之法。臣伏读纶音，遵照部议，业已飭令各属，随地制宜，因民利导，设立老农，兴修水利，实力奉行。惟是臣生长田间，颇知农务。谨就豫省情形，悉心筹画，谬抒管见，敬为我皇上陈之。一，天时之宜乘也。凡物之生长，必有其候。故农时以不违为先，而力田以早种为主。盖早种则先得土气，根株深固，发生必盛，收成必倍。今豫省百姓罔知节候，往往有时宜播种而水举耜者，有时宜耘耔而始播种者。既失天时，遂违物性。臣查播麦之期，务在白露。如天气尚暖，当于白露十日后种之。种高粱当临清明节，种早谷当临谷雨节，种棉花当在春末夏初，豆子、晚谷则于五月刈麦之后在麦地播种，荞麦于中伏以内，芝麻多种于棉花地旁。即有气候不同，寒暄各异之处，要必按时下种，不可迟缓。应令地方官刊刻告示，遍户晓谕，并责令老农督率劝勉。仍钦遵圣谕。州县官不拘时日，轻骑减从，亲往各乡查勘。如逾时而未种者，即询明缘由，面加训饬。倘有工本不足者，许老农开具名结，借以仓谷，秋后照例还仓。则天时无失，而耕种得宜，庶百谷繁昌，收获自丰矣。一，人力之宜尽也。南方种田，一亩所获以石计。北方种地，一亩所获以斗计。非尽南智而北拙，南勤而北惰，南沃而北瘠也。盖南方地窄人稠，一夫所耕不过十亩，多则二十亩，力聚而功专，故所获甚厚。北方地土辽阔，农民惟图广种，一夫所耕自七八十亩以至百亩不等，意以多种则多收，不

知地多则粪土不能厚壅，而地力薄矣。工作不能遍及，而人事疏矣。是以小户自耕己地，种少而常得丰收，佃户受地承耕，种多而收成较薄。应令地方官劝谕田主，多招佃户，量力授田，每佃所种不得过三十亩。至耘耔之法，又须去草务尽，培壅甚厚，犁则以三覆为率，粪则以加倍为准，锄则以四次为常，棉花又不厌多锄，则地少力专。佃户既获丰收，田主自享其利。且分多种之田，以给无田之人，则游民亦少。仍饬地方官善于奉行，不得强抑勒派，以滋扰累。一，树艺之宜广也。夫木之佳者以桑为尚，其余如枣、梨、桃、杏、榆、柳、椿、杜等均堪利用。臣查豫省地方每多碱飞沙之地，小民因难以垦种，大半荒弃。不知碱之地挖去三尺，必无咸味，飞沙之地挖去三尺，必有湿气。而村尾、沟头、篱边、屋角，隙地颇多，虽不可播种五谷，未始不可栽植树木。似应令地方官责成乡耆保长，广为劝谕，就所宜之木，随处种植，加意培养。如乡耆保长有能于一年之内，劝民种桑五百株，梨、枣等树一千株者，据实册报，印官给以花红。三年内能每年添种如前数者，给匾奖励。则地无旷土，而利赖更溥矣。一，女工之宜勤也。窃以蚕桑之利固属无穷，而布疋之需为用尤广。查江南苏松两郡最为繁庶，而贫乏之民得以俯仰有资者，不在丝而在布。女子七八岁以上即能纺絮，十二三岁即能织布。一日之经营，尽足以供一人之用度而有余。今棉花产自豫省，而商贾贩于江南，则以豫省之民旷费女工故也。臣愚以为寸丝之直可买尺布，衣布之人百倍衣丝。且织布易而织丝难，教以难者或未必其率从，教以易者庶可冀其就业。但豫省未尝不织布，而家有机杼者百不得一，应令地方官晓谕有力之家，或多造机杼贷于织布之户，量取赁直，或将无碍公项，可以动支打造者，令其报名给领。俟一年之后，缴还原项。并广谕妇女，凡牌甲之内有一家织布者，即

令同甲仿效行之，久而比户连村无不各勤纺织，似亦推广蚕桑之一道也。以上四条，臣仰体我皇上重农务本、富民足食之至意，窃就豫省地方，董率官民措施办理。但臣知识浅陋，是否有当。伏乞训示遵行。”

雍正十二年元旦立春，恰遇甲寅年、丙寅月、戊寅日、甲寅时，瑞雪缤纷，竟日盈尺。考之占书，最为祥瑞。诸臣上表称贺，上却之。

世宗登极，恩科有因回避考官，未曾应试者。钦派大臣拟题，奏请钦定于内阁考试，寻取四卷。又命大学士王项龄、尚书励廷仪、吏部侍郎史貽直、户部侍郎张伯行、李周望、兵部侍郎阿克敦、副都御史李绂同南书房翰林，检阅落卷，取前二名，俱赐为举人。特恩也。

华亭黄石牧之隼，于雍正元年七月奏《呈中元祭圣祖文》，称旨。次日召见养心殿，时之隼尚在庶常，特蒙赐貂，授职编修。他日，上命检查档案，凡撰文称“很好”、称“好者”列名给赏，时陈编修万策、邓修撰钟岳、陆庶常奎勋、钱庶常陈群皆赐内府缎一匹，之隼得二匹。圣祖祔主太庙。乾清宫早朝，两大礼侍班，躬覲其盛，人咸羨其遭际云。

雍正十二年四月，直隶总督顾琮奏：永定一河全赖下口深通，庶上流畅注入淀，乃陶河以南渐积填淤。正议挑浚，仰赖皇上至诚感格，天赐引河。开刷二十余里，有四千余丈之远，不劳民力，悉出天工云云。奉旨展祀，以答神贶。

雍正三年四月，吏部议：原任检讨董玘乞终养，应准所请，俟亲终来京候补云云。奉旨：“为人子无不欲父母常存，今云亲终候补，人子闻之何以为情？似此不仁之语，朕不忍阅。著删去具奏。”圣主孝治天下之意如此。

雍正七年八月，浙江署督性桂、署抚蔡仕舫奏进湖州民王

文隆家万蚕同织一幅，长五尺八寸，宽二尺三寸，自然成就，不由人工。王大臣上表称庆。上谕：“朕每遇休征，必加乾惕。倘蒙上天锡福，黎庶衣食充盈。乃朕心所谓祥瑞也。”

雍正十一年，大学士管掌院事张廷玉遵旨议奏，新科庶吉士恩给廪饩，每月给银四两五钱，器用什物工部支取，并拨给官房一所为教习馆，令肄业其中。

桐城张宝臣廷璐，康熙戊戌榜眼，文端公之三子也。督学河南，除夫马取给地方外，其幕友束脩，家口养赡，俱无所出。上闻之，问其兄户部尚书廷玉，遂以实对。上命抚臣田文镜酌议，每岁夫马银一千六百两，幕脩银一千两，养赡家口银一千两，供给杂用银三千两，每岁银六千六百两，三年共需银二万两。河南学臣养廉之优自此始。

雍正十八年八月，赐湖北巡抚王士俊花屯绢蜜荔枝。其谢恩摺有云：“缝衣有耀，顶踵皆被龙光。怀核亲尝，肺腑长含玉液。”上览之，批云：“衣只被身，何及顶踵？核岂足尝？难入肺腑。凡司章奏者当知之。”

新安汪谨堂由敦寄籍杭州，入钱塘学时，巡抚徐元梦闻其名，延致幕中。迨徐升工部尚书，汪援例入成均，偕至都。雍正元年，徐疏荐之。奉旨充明史馆纂修官。故事，史局编纂例用词臣。汪以诸生被命，时人荣之。

无锡邹小山一桂，雍正丁未传胪，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工写生，设色明秀，布置自如，南沙相国不是过也。

祁阳陈文肃公大受，雍正癸丑翰林，官至大学士。卒后，其子营葬于祖塋。卜有日矣，梦有持帖来拜者，曰：河神王清本十二人也。惊而寤。次日到坟伐其树之碍路者，树文有王清本三字，数之十二枝也。遂命停伐。

翰林学习国书，盖以备翻译编纂之任。故须专心熟习，辨

析精微，积学深功，与年俱进，始为不负所选。康熙年间馆选之例，庶吉士年四十五岁以下者，悉皆分读清书。世宗御极以来，祇择年少资敏者，每科不过十余人，盖取其年富力强，可收记诵翻译之功也。而翰林甫经散馆，遂谓无从考验，束置高阁，以致教习三年转为虚设。雍正十一年四月，上谕：“嗣后庶吉士等虽经授职，或数年以后，或十年，朕当再加考验能否。若仍然精熟，必从优录用，以示鼓励。其或遗忘错误，亦必加以处分。”此翻译翰林大考之始。

雍正十一年十月初三日，大学士张廷玉请假回里。奉旨：“给与驿递夫马，其所过地方，派拨弁兵并文武官员迎接。悉照上年鄂尔泰进京之例。至明年回京。亦照此例。”

向例馆选不分省，以致边省多缺。通江李雪原钟峨，官太常寺少卿，雍正四年疏言：“康熙四十五年至六十年，七科不分，大小省俱有庶吉士。至元年癸犯，汉军及河南、四川进士无馆选者。二年甲辰，蒙古及山西、河南、陕西、湖南、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诸省进士俱无馆选之人。请广储才之路。”上交部议准行。今各省皆有馆选，自钟峨疏奏始。

景州魏君璧廷珍以李文贞公荐，由举人入直内廷。同王兰生、梅珏成在馆充校对官，编《乐历渊源》诸书。尝被命与文贞参酌乐律韵学，士林以为荣。后中康熙癸巳探花，世宗时官至工部尚书。

慎郡王，世宗宪皇帝庶弟也，工诗，善画山水，笔致超逸。有《山静日长小景》，高宗纯皇帝御题云：“即景绘为图，笔法特高老。一峰插天青，波面池亭小。峰腰瀑布飞，亭畔清流绕。更无别装点，写意殊了了。我闻诗兼画，妙品古来少。摩诘真迹无，元镇清风渺。吾叔乃升堂，况值青年早。从知天授奇，不凭人力巧。”恭读一过，想见王之画笔世所罕及也。

雍正十一年六月，广西巡抚金鉉疏称：郁林所属之富民乡藤厘坡忽涌瑞泉二穴，味甘色清，足灌田三千余亩。奉旨建祠，奉祀泉神。

桂林朱蕴叔龙耀为蒲令，邑处万山中，高峻陡坂，非雨泽不能有秋。乃刊《区田图说》，劝民为之。区田者始于伊尹，古法不可考已。元王桢农推本汜胜之之法，以为每田一亩，广十五步，每步五尺，计七十五尺。每行占地一尺五寸，计分五十行。其长十六步，每步五尺，计八十尺。每行占地一尺五寸，计分五十三行。长广相乘得二千六百五十区。空一行种一行，隔一区种一区，留空以便浇灌，且可疏风，不致熟坏。而以余土壅根也。除隔空外，可种六百六十二区。区深一尺，用熟粪二升。骤用生粪，恐峻热害苗也。与区土相和，布种匀覆，以手按实，令土与种相著。苗出时，每一寸留一株，每行十株，每区十行，留百株。别制广一寸长柄小锄，锄多则糠薄，若锄至八遍，每谷一斗得米八升。如雨泽时降，则可坐享其成。旱则浇灌不过五六次，即可收成。结实时，锄四旁土，深壅其根，不致被风吹折。其为区当于闲时旋旋掘下。春种大麦、豌豆，夏种粟米、黑豆、高粱、糜黍，秋种小麦。随天时早晚，地气寒暖，物土之宜节次为之，不必贪多。毋论平地山庄，岁可常熟。近家濒水为上，其种不必牛犁，惟用锹镢垦属，更便贫家。大率区田一亩，足食五口。丁男兼作，妇人童子量力分工，定为课业。若粪治得法，灌溉以时，虽遇灾旱，不能损耗。作衢州詹文焕监督大通于官舍隙地为之，计一亩之收五倍常田。又聊城邓钟音于雍正末亦尝行之，一亩之收多常田二十斛。劝农治生者，当考镜焉。

漳浦蓝任庵鼎元，少孤力学，读书山中。贫不能具蔬，月携白盐一罐，点以侑餐。同学咸揶揄之，蓝怡然作《白盐赋》

以自励。雍正初，以恩贡入成均。校书内廷，分修《大清一统志》。献《青海平定雅》三篇，《临雍颂》、《日月合璧五星连珠颂》、《河清颂》各一篇，一时声噪都下。高安朱相国荐举，授广东普宁县。引见时，上顾廷臣曰：“此人用做道府，亦绰然有余。”之官三载，与观察使不合，劾免。总督鄂专摺奏复，奉特旨赴京。十一年三月引见，奏对良久，命署广州府，赐御书貂皮等物。遭际圣明，真异数也。

## ● 卷十

雍正十一年四月，奉上谕：“国家声教覃敷，人文蔚起，加恩科目，乐育群材，彬彬乎盛矣。惟博学宏词之科，所以待卓越淹通之士，俾之黼黻皇猷，润色鸿业，膺著作之任，备顾问之选。圣祖仁皇帝康熙十七年，特诏内外大臣荐举博学宏儒，召试授职。一时名儒硕彦，多与其选，得人号为极盛。迄今数十年，馆阁词林，储材虽广，而宏通博雅、淹贯古今者，未尝广为搜罗，以示鼓励。自古文教休明之日，必有瑰奇大雅之材。况蒙圣祖仁皇帝六十余年寿考作人之盛，涵濡教泽，薄海从风。朕延览维殷，辟门吁俊，端崇实学，谕旨屡颁。宜有品行端醇、文材优赡、枕经籍史、殚见洽闻，足称博学宏词之选，所当特修旷典，嘉与旁求。除现在翰詹官员无庸再膺荐举外，其他已仕未仕之人，在京著满汉三品以上，各举所知，汇送内阁。在外著督抚会同该学政，悉心体访，遴选考验，保题送部，转交内阁。务斯虚公详慎，搜拔真才。朕将临轩亲试，优加录用。广示兴贤之典，茂昭稽古之荣。应行事宜，著会议具奏。钦此。”

雍正十三年二月，奉上谕：“朕令荐举博学宏词，以广育才之典。为督抚者自应秉公采访，加意搜罗，以副朕爱惜人才之至意。乃降旨已及两年，而外省之奏存者寥寥无几。以江浙两省人材众多之地，至今未见题达。此非人才之不足应选，乃

督抚等奉行不力之故也。大凡荐举之典，臣工得以行其私者，往往踊跃从事，争先恐后。若不能行其私，则观望迟回，任意延缓。其迹似乎慎重周详，其实视公事如膜外也。凡督抚学臣之所考取者，不过就耳目见闻之所及，彼伏处岩隅、学问淹雅、素有抱负之士，未必肯以文章笔墨求售于有司，以幸邀一日之遇合。是在督抚学臣留心访察，加意旁求，屏虚名而崇实学，以佐国家右文之治。如李卫、吴应棻合举二人，吴应棻又独举二人，就中则有宣化府进士。夫以宣化北边一郡，尚有可举之人，何况各省内地之大？可见李卫、吴应棻乃实心为国家留意人材者。著再通行宣谕：无论已奏未奏之省，俱著再行遴选。倘因朕此旨，而遂冒滥以行其私，亦难逃朕之鉴察。若果有才华出众，而与例不符者，著具摺陈奏，候朕降旨。其在京三品以上之大臣，均有荐举之责。将此一并晓谕知之。钦此。”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奉上谕：“国家久道化成，人文蔚起，皇考乐育人材。特降谕旨，令直省督抚及在朝大臣，各保举博学宏词以备著作之选。乃直省奉诏已及二年，而所举人数寥寥。朕思天下之大，人材之众，岂无足膺是举者？一则各怀慎重观望之心，一则鉴衡之明，视乎在己之学问。或已实空疏，难以物色流品，此所以迟回而不能决也。然际此盛典，安可久稽？朕用再为申谕：凡在内大臣及各省督抚，务宜悉心延访，速行保荐。定于一年之内齐集京师，候旨廷试。倘直省中实无可举，亦即具本题覆。钦此。”

本朝自康熙己未至乾隆丙辰，两开制科，得人之盛，旷古罕闻。伏读两朝谕旨，可想见圣主思贤若渴之至意焉。

乾隆元年九月，召试荐举博学鸿词二百十人于保和殿后。钦命试题：策问二道，五六天地之中含赋，山鸡舞镜七言排律，黄钟为万事根本论。上临轩亲试，取一等五名，二等十名。次

年，补试临场未到并续荐二十六人。钦命试题：策问二道，指佞草赋，良玉比君子七言排律，复见天心论。钦取一等一名，二等三名。是科较康熙己未取数较隘，然榜首刘文定公纶起家词赋，洊历政枢，明良契合，千载一时，实与王文恭公后先媲美云。

嘉定张南华鹏翮性颖异，读书如夙习，诗画无不敏捷。雍正丁未，入词林馆课雁字诗，日未晡，成七律三十章，众皆叹服。乾隆二年御试众词臣，日未午有交卷者，皆曰：必南华也。”果受知于高宗，擢高等，官至正詹。

张文敏公照同南华人朝，值春雪初霁，南华见午门外檐下冰柱，赋七律一章。文敏疑为宿构，南华请面试。文敏出所佩小玉羊为题，南华应声云：“宛尔成形质，居然或寝讹。”方欲续下，有旨命和汤圆诗。南华立成二十四韵以进，其警句云：“甘白俱能受，升沉总不惊。”文敏叹服，曰：“不料仓卒间犹能自见身份也。”

钱文端公陈群，早岁诗名与沈宗伯德潜相埒，天下称诗者以二公为宗。高宗南巡，御制诗俱寄沈与钱赓和，相传为二臣遭际之异数也。

高宗纯皇帝天纵多能，文不加点，词臣中罕能赓和者。钱文端公尝侍上于乾清宫，元宵联句，上思若涌泉，言言珠玉。文端得一联云：“风团谢家絮，霜点洞庭橙。”一时王公大臣推为五字长城。

岳大将军钟琪状貌奇伟，食饮兼人，而工于吟诗。遇赦后，种菜于四川之百花洲。既而有诏起用，督师征金川，过邯郸题壁云：“只因未了尘寰事，又作封侯梦一场。”

乾隆丙辰，张文和公梦见其父文端公。文和请问今科状元，文端书“钰”字示之。问何姓，曰：“姓徐。”及胪唱，一甲

一名乃金德瑛也。始悟钰字中已藏其姓名。继云姓徐，又以德字偏旁合姓告之，真不可思议。

涪州周大司马煌，其祖峨眉山樵也。年九十九未娶。一日忽于溪中得金银若干，与所善贫人吴翁谋迁居城中，且属为媒，愿以万金为聘，但非处子不可。吴笑诺之。归告姬，谓九十九老翁谁肯与为婚者？时吴女年十九，忽跪而请曰：“父母贫且老，生女不生男，何恃？今周叟高年骤获多金，天将福之。未必遽终于此，女愿嫁之。父母得万金之聘，可以娱老矣。人各有命，女如薄相，嫁年少者未必不孀也。”吴夫妇奇其言，以告叟。喜甚，即日委禽成婚。后年余生一子，时叟年百岁矣。及见其子游庠食饬，抱孙后乃卒，寿一百四十岁矣。女先一岁卒，已五十九矣。信人瑞也。

无锡顾祭酒栋高，康熙辛丑进士。以中书谢职归田，乾隆辛未以经学征。召见之日，上问以治道。对曰：“以俭德示天下。”赐官国子监司业。丁丑迎銮，晋祭酒衔。著有《春秋大事表》，萃公谷之微言，正杜孔之义疏。宋元以后诸儒，鲜及其精确也。

曹洛裡麟书晚年受知高宗，官至侍读学士、上书房行走。予告归里，自述生平，曾入黄山遇老人传道。人问纳交当从子夏乎？从子张乎？曰：“朝廷之上从子夏，乡党之间从子张。”

张南华宫詹侍直乾清门。有旨宣召，而南华已归。上以诗责之云：“传宣学士为吟诗，勤政临轩未退时。试问羔羊三首内，可曾此际许委蛇。”命依韵和呈，聊当自讼。南华遵旨和进，上喜，赐以克食。南华又进《谢恩诗》，有“温语更欣天一笑，翻教赐汝得便宜”之句。

古来君臣唱和，如虞廷赓歌、周室巷阿尚已。三代后如汉武帝、唐太宗、元宗、宋仁宗，皆有赓扬之辞。然皆君唱臣和，

从未有臣作诗而君和者。乾隆七年，庶子张南华鹏翮奏进经史，蒙召对，赐御书。鹏翮以所画《春林淡霭图》进呈，并题六诗于上，末用头字韵云：“珍秘琅函特许求，他年拟结赐书楼。天公定遣云霞护，长有龙光在上头。”上用韵赐和六首。以君而俯和臣诗，从古帝王未有此冲然若谷者也。是日，赐松花石砚，上有御制铭“以静为用，是以永年”八字。上天纵多能，鹏翮诗才敏捷，每日宣召至再至三，词馆诸臣艳称奇遇。一日，又以所画《日长山静便面》进呈。上题云：“仿佛前生是葛三，画禅潇洒擅江南。大痴更擅坡仙笔，勍敌江山两不惭。”盖以东坡许之。其宠异如此。

乾隆十九年，琉球国中山王尚穆遣陪臣毛元翼、蔡宏谋等上表请封。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上遣侍读全魁、中允周煌往封。六月二十二日渡海，舟泊姑米山候风。忽飓风大作，经三昼夜，接封大夫郑秉和请易小舟登岸暂避，使者以诏敕在舟不从。二十四日风愈暴，四股桅索十余一齐皆断，舵走，龙骨触礁而折，底穿入水。是既昏黑兼大雷雨，帆叶厨棚吹落殆尽。倏见神火飞向桅木，焚招风旗而坠，又海面一灯浮来，若烟雾笼罩状。于是众悉呼曰：“天后遣救至矣。”须臾，船身直趋向岸，一礁石透入船腹，不动亦不沉。因令解杉板小舟下水，捧诏节陆续登岸，同舟二百余人举庆更生，皆云皇上洪福所庇。舟到姑米港，谒庙行香，献“愿大能成”四字扁额。其对联云：“神为德其盛乎。呼吸回天登彼岸。臣何力之有也。忠诚若水证平生。”以答神呪。方颠播时，使者虔告天后，若默佑平安，当为神乞请封号，并于册封之年，明颁谕祭。至是具奏，请加封谕祭。上命部议。部查天后亦称海神，康熙十九年，敕封海神天妃为“孚国庇民妙灵昭应宏仁普济天妃。”二十年，福建提臣万正色以天后著灵具奏，诏封“妙灵昭应仁慈天后。”

五十九年，检讨海宝册封，奏请春秋致祭。乾隆二年，闽督奏称：守备陈元美在洋遇风，祷天后获安。奉旨加封“福佑群生”四字。今应如所奏。奉旨：“加‘诚感咸护’四字。并书明封号，即于怡山院天后宫举行祭事。”

乾隆丙辰为高宗登极首科，馆选多至六十七人。名臣如蔡相国新、曹尚书秀先、秦尚书蕙田、金总宪德瑛、仲总宪永檀、鹤总督年、钟总督音皆出其中，可谓盛矣。

会稽傅玉笥王露，康熙乙未翰林。归田四十年，以著述自娱，年逾八旬，尚能挥翰。乾隆初年，上眷注旧臣，恩加宫允。儒林荣之。

江宁燕子矶宏济寺僧默默，于乾隆辛未年恭迎圣驾。上问其年，奏云一百二岁。上笑曰：“和尚还有二十年寿。”随赐紫衣。默默谢恩而出。乾隆二十年乙亥竟圆寂矣，方信天语之成谶。

谢侍郎道承尝引疾乞休以养母，人问何不奏终养而奏病耶。曰：“为人子养可也，闻终字便伤心耳。”其《忆母诗》云：“儿来前，自尧经今凡几年。儿可记，自尧经今凡几帝。儿时应对稍逡巡，母怒变色旋喝嗔。陈筐逊志学人责，稽古胡不如妇人。吁嗟！母言在耳，儿颜犹泚。安得我母常嗔？儿常泚？于今劝学无闻矣。”读此诗而不劝于孝励于学者，非人情矣。

陈句山兆仑，雍正庚戌进士。乾隆初荐举入翰林，官至顺天府尹。生平和易近人，人有才美，爱不去口。有以诗文请质者，备极奖借，故人乐亲之。书法兰亭，取意简远。梁侍讲同书云：“本朝不以书名而书必传者，陈文简公元龙及句山先生两人而已。”

齐次风召南，雍正己酉副贡。乾隆初荐举入翰林，官至礼部侍郎。少颖敏，读书十行俱下。目光炯炯，能瞩二十里。

尝登杭州凤凰山，视隔江西兴渡，人皆历历可辨。应征北上，谒某邑宰，留宿署中。见架上有异书八册，借观竟夕，天明还之。主人讶其阅之速，询之则一一成诵矣。为阁学时，高宗得古镜于宁古塔，未详款式，问朝臣，莫有对者。齐引证书史，罗列具奏，天颜大悦，谓左右曰：“是不愧博学鸿词矣。”沈文惠公德潜尝因奏言天台石梁之奇，高宗询及齐。对曰：“荒山硗确，不足以劳圣驾。”人讶其率易，然可见其伉直也。后因上书房退直归，马惊坠地破脑，目睛眩转，神魂飞越。蒙古医生以牛脑实之，即用生牛皮冒首，使真气聚而不泄，且遍体椎扑，使十二经脉复具本初，三百六十五骨节各还部位。三日而知痛，五日而知饥，不三月而能起立。然生平所读书不能记忆只字，前后如两人云。

回文诗，诗家以为小道，罕有为之者。如张月槎汉《秋夜》一首云：“烟深卧阁草凝愁，冷梦惊回几树秋。悬壁四山云上下，隔帘一水月沉浮。翩翩影落飞鸿雁，皎皎光寒静斗牛。前路客归萤点点，边城夜火似星流。”字字熨贴，巧合自然，岂复庸手所能为。

仁和钱相人琦应丁巳会试，公车将发，友人吴某治酒饯行。至则不见酒肴，而主人有愧色。怪而诘之，曰：“寒家素有狐仙，今日已治具，忽被摄去。奈何？”钱戏曰：“主人惜费而托故于狐耶？”吴窘甚，邀客往厨下验之。爨火未熄，毛血之属尚存，而肴核全失。钱大呼曰：“我有一言奉问，此去若能登第，狐仙还我酒肴。否则竟请全啖之，我亦无颜相扰矣。”言毕出。未久，吴笑而至曰：“恭喜今科必中，酒肴已还在案矣。”欢饮而罢。是科吴果成进士。

陈学士大 仑初入学时，年十九，偶病剧，梦紫衣僧自称元圭大师，握其手曰：“汝背我到人间，盍归来乎？”陈未及

答，僧笑曰：“且住，且住。汝尚有琼林一杯酒，瀛台一碗羹，吃了再来未迟。”屈其指曰：“此别又须十七年也。”言毕而去。陈惊醒，病遂瘥。己未成进士，入翰林，官至侍读学士。三十六岁，秋痢不休，因忆前梦十七年之期，笑谓家人曰：“大师未来，或又改期亦未可知。”一日早起焚香沐浴，索朝衣冠著之。曰：“吾师已来，吾去矣。”跣趺而逝。

新建裘文达公曰修为编修时，两典江南乡试，两典浙江乡试，一典湖北乡试。旋奉命视巴里坤军务，赐御用冠服，以宠其行。归朝奏对称旨，遂命在军机处行走。洊历六卿，兼司撰所述，作文以欧阳文忠公为宗。常游滁州，得文忠画像，乞上题之。文达书仿张即之，上以内藏即之书《华严经》残本命补书，人莫能辨。尝奉命往河南、山东、江南经理河渠，当是时，河南水溢数郡，所被灾州县甚多。文达疏水之达于淮者四，支流六十有三，民得永远宁居，所治克副圣虑。而直隶如永定、大通等处，孰宜提堰，孰宜疏浚以达诸海，凡上指授方略，悉以属之，无不允协。尝治某水时，有田夫突至舆前，如欲有言者，左右呵止之。文达呼与语，竟得地势高下之宜，久而无患。其虚衷博采类如此。年六十二卒。前一日语家人曰：“我本江宁燕子矶河神，今将复位。汝等扶柩还江西，必过彼，可求签于关帝庙，如系上上第三签，则知我仍为水神。否则或有谴谪，不能复位矣。”家人闻之，疑信参半。有老仆独信之曰：“公为王太夫人所生，太夫人本籍江宁，渡江时曾求子于燕子矶水神。夜梦袍笏者来曰：‘与汝佳儿。’逾年生公。”后以公之丧归至燕子矶，如其言卜于关帝庙，果得第三签，遂立木主于旁。两江总督尹文端公继善，为立石作诗纪其事。

尹文端公爱才如命，总督两江时，有王主簿发桂，派令管理省城行宫。王有句云：“愧我衙官无一事，宫门持帚扫闲花。”

”公大器重之。又解秀才中发谒见，鲍雅堂在座。适十四公子庆宝至前，鲍问年几何，曰：“十四岁。”鲍戏出对云：“十四世兄年十四。”解应声曰：“三千弟子路三千。”公即聘解为西席。

长洲沈宗伯德潜，以名诸生久困场屋。乾隆元年荐举鸿博，召试不售。归。戊午己未联捷入词垣，年已六十余矣。壬戌散馆，试殿上。日未昃，黄门卷帘，上出赐诸臣。问：“谁是沈德潜。”沈跪奏：“臣是也。”上曰：“文成乎？”对曰：“未也。”上曰：“汝江南老名士，而亦迟迟耶。”翌日，授编修。六月，引见奏对毕。上曰：“沈德潜系老名士，命和消暑十咏，余愿和者亦和。”于内阁分给笔札，赐饮及饼饵瓜果。自午至未，成诗六章。有旨嘉奖，赐文纱越葛。旋升中允少詹事，典湖北乡试归，召入上书房，再迁礼部侍郎。乞假省墓，诏赠其先人如其官，并赠诗褒之云：“清朝旧名士，吴下老诗翁。向每诵新句，犹然见古风。”同官皆谨依此二十字为韵，仿贺知章还四明例赠行。假满还京，典戊辰会试。次年，请告归里，上命恭校《御制诗集》毕，乃行。上赋诗以赐，复命加尚书衔，在籍食俸，时嘉兴钱司寇陈群亦予告在籍食俸，上称两诗翁。文臣之荣，无出其右。

钱文端公典庚午江西乡试，写榜吏陈巨儒须鬓如雪，求公手书以为荣。自陈年七十，手写文武三十二榜矣。公赠诗云：“桂籍凭伊腕力传，白头从事地行仙。自言作吏中书省，曾侍朱衣四十年。”十月复写武榜，解首则其孙腾蛟也，名初唱。掀髯一笑，笔堕于地。中丞喜极，索彭方伯家屏赠诗。时蒋荅生士铨在幕府，代作一绝云：“榜头题处笑开眉，七十年来鬓若丝。官烛两行人第一，夜阑回忆抱孙时。”

## ● 卷十一

乾隆九年，重修翰林院落成。十月二十七日，圣驾临幸，送两掌院大学士入署。御书匾额二，曰稽古论思，曰集贤清秘。赐宴赋诗，以唐张说丽正书院诗东壁图书府五律四十字为韵。御制东字音字韵，敕诸臣各分一字。是日，与宴者一百六十余人。燕次，中和清乐奏玉署延英之曲，令伶人演唐沈佺期、宋之问昆明赋诗故事，更仿柏梁体联句。召至御前赐酒者，大学士而下十三人。上谕大学士、掌院诸大臣曰：“政治当崇实政，为学当务躬行，勿专尚文词。我君臣所宜共勉。”燕毕，复拜御集文绮彩笺之赐，并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贮院中。是日，上御清秘堂小憩，复得七律一章，亦宣示诸臣。翰林院宴毕，驾幸贡院，周览号舍，轸劳士子辛勤，御制七律四章，勒石至公堂。自古帝王未有之盛举也。

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初二日，奉上谕：“圣贤之学，行本也，文末也。而文之中，经术其根柢也，词章枝叶也。翰林以文学侍从，近年来因朕每试诗赋，颇致力于文章。而求沉酣六籍，含英咀华，究经术之闳奥者，不少概见。岂笃志正学者鲜欤？抑有其人而未之闻欤？夫穷经不如敦行，然知务本则于躬行为近。崇尚经术，良有关于世道人心。有若故侍郎蔡闻之、宗人府府丞任启运，研究经术，敦仆可嘉。近者侍郎沈德潜，学有本源，虽未可遽目为通儒，收明经致用之效，而视獭祭为工，

翦彩为丽者，迥不侔矣。今海宇升平，学士大夫举得精研本业，穷年矻矻，宗仰儒先者，当不乏人。奈何令终老牖下，而词苑中寡经术士也。大学士、九卿、外督抚其公举所知，不拘进士、举人、诸生以及退休闲废人员，能潜心经学者，慎重遴访。务择老成敦厚、纯朴淹通之士，以应精选。”嗣内外所保举四十九人。十六年，谕大学士、九卿再行虚公核实，确举以闻。如果众所共信，即不必考试。于是公同会核，得陈祖范、吴鼎、梁锡珣、顾栋高等四人。上谕：“既众论佥同，其平日研究经义，必见之著述。朕将亲览之，以观实学。在京送内阁进呈，在外行督抚取。不必另行缮录，致需时日，启剿袭覆鼎之弊。”于是吴鼎进《象数集说》一部、《集说附录》一部、《易问》一部、《春秋传选义》一部、《易堂问目》一部、《考律绪言》一部，梁锡珣进《易经揆一》一部。吏部带领引见。奉旨：俱以国子监司业用，各赏纱一匹。召对勤政殿。上曰：“你们以经学保举，朕所以用你们去教人。但穷经不在口耳，须要躬行实践，方能教人。”寻将进士陈祖范、顾栋高俱授司业职衔。

鹤山梁兆榜，乾隆庚午辛未联捷。场前梦神人告曰：“汝三甲二十八名也。”及殿试榜发，竟得三甲第八名。上以二甲人数过多，命将二十卷分置三甲，于是仍为三甲二十八名。始信数由前定也。

秦涧泉大士，乾隆壬申状元，散馆前求签于正阳门关帝庙，有“静来常把此心扪”之句，疑己有隐愿而神徼之云。然时自讼，终不解也。及试，钦定赋题“松柏有心”，以题为韵。第四段忘却心字本韵，阅卷大臣俱未检及，上指出笑曰：“状元有无心之赋，主司无有眼之人。”始悟神已先示之矣。

卢学士文弼有张迁碑，拓手甚工。涧泉爱而乞之，卢不与。一日乘卢外出，入其书舍攫取而去。卢归知之，追至其室，仍

夺还。未半月，秦暴亡。卢往奠毕，袖中出此碑，哭曰：“早知君将永诀，我当时何苦如许吝耶？今耿耿于心，特来补过。”取帖向灵前焚之。颇有延陵挂剑之风。

乾隆己未，新进士朝考题：“赋得因风想玉珂。”袁简斋枚有句云：“声疑来禁苑，人似隔天河。”诸总裁以语涉不庄，将摈之。尹文端公力争曰：“此人肯用心思，必年少有才者，特未解应制体裁耳。此庶吉士之所以必需教习也。倘进呈时有驳问，我当独奏。”于是群议始息。简斋馆选后乞假归娶，朝士赠诗甚多。毗陵程文恭公景伊一绝云：“金灯花下沸笙歌，宝帐流香散绮罗。此日黄姑逢织女，漫言人似隔天河。”盖戏之也。

费云轩元龙，乾隆丙辰进士。知四川绵州时，有恶棍为地方害，费廉得其罪状，杖毙之。阅三日，复活。后殴其母，母持一坛来控曰：“此逆子藏魂坛也。先将生魂炼藏此坛内，官用刑乃血肉之躯，以久炼魂治新伤体，三日即平复如故。求先毁其坛散其魂，庶逆子可除。”如其言，果毙杖下。传言晋杀秦谍，七日而苏。此种事自古有之。然邪不胜正，况又逆伦，天壤间岂容臬獍漏网哉。

阳湖蒋太史麟昌，乾隆己未进士，馆选时年甫十九。生时，其祖梦异僧担《十三经》至其门，俄而长孙生，故小名僧寿。及长，自梦一僧画麒麟一幅与之，故名麟昌。二十五岁卒。卒后三日，其孤甫三岁，牵帷见其父僧衣冠端坐其中。人以为戒律僧托轮回者，然生平又痛诋佛法，不可解也。

连江胡给谏鹏南巡视中城，一日闻姊病，往视之。姊已昏迷，闻胡至，耸然起曰：“弟来省我，甚善。然弟宜速归。”胡不肯，姊起用手推之，家人不解其故。胡既去，姊语家人曰：“我方死去，押差将我送至城隍庙。路遇一役曰：‘旧城隍

升去，新城隍将到任，汝且暂候’。问新城隍何人，即鹏南也。我惊醒，不意鹏南恰坐我床上，故劝令回家。汝等可往探之。”如其言覘胡，则已沐浴朝服而逝矣。

史文靖公馆课席常，出春日即事题。管水初一清诗中有一联云：“雨三点雨逢寒食，廿四番风到杏花。”文靖叹赏，拔置第一。时人以管杏花呼之。

杭州有负贩者，目不识丁，而酷好度曲，与人言往往五七言连属若歌谣然，人笑之而已。其母死，哭曰：“叫一声，哭一声。儿的声音娘惯听，如何娘不应。”一字一泪，出于至诚。真天籁也。

储宗丞麟趾，庚辰奉命祭告岳渎，宿邮亭。一夕灯花散采，倏忽变现，喷烟高二三尺，有风雾回旋。呼家人聚观，共相诧异，戒勿动。比寝，梦仙人五六辈，招至一所，上书赤云冈三字。呼储为云麾使者。诸仙列坐联句，有称海上神翁者首唱曰：“莲炬今宵散瑞芝。”次至五松丈人续曰：“群仙佳会飘吟髭。”又次至东方青童曰：“春风欲换扬柳枝。”旁一女仙曰：“此云麾过凌河句也，奈何窃之？”相与一笑。忽灯花如爆竹声，储惊醒，亦无他异。

尹文端公总督江南时，年才三十，人呼为小尹。海宁杨次也守知，康熙庚辰进士，以道员候补南河，年七十矣。文端知为老名士，所以奖慰之者甚厚。杨喜，自指其鬓曰：“蒙公盛意，惜守知老矣。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文端应声曰：“不然，岂不闻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乎？”杨骇然，出语人曰：“不谓小尹少年科甲，竟能吐属清新若此。”

乾隆八年十月十六日，上自盛京还，道入榆关，登澄海楼望海。雪霁千峰，波明万顷，天容海色，洵属奇观。时张文敏公照、梁文庄公诗正侍从，因奉命联句，凡字画涉水部者概不

用，仿欧阳咏雪禁体也。十九年秋，上自吉林至盛京，恭谒三陵。礼成旋蹕，以十月二日入关，再登澄海楼。距癸亥前游周一纪矣。星霜亟易，风景犹新，爰举成例，命汪由敦、刘纶用禁体叠前韵，既畅登临，并志岁月。洵升平佳话也。

庄滋圃有恭，乾隆己未第一甲第一名进士，历官至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官浙江巡抚时，乾隆二十七年，圣驾三次南巡，过嘉兴。侍上游鸳鸯湖，登烟雨楼。楼中旧有钱陈群书赵孟頫《耕织图诗》屏，并敬书御制铸钟特磬二铭于壁。上指陈群所书以问有恭，奏言：“臣目近视，实不能见。”上大笑，随召有恭联句，用石鼎体。自来上联句皆召扈从诸臣，未有独命大吏者，真异数也。

罗江李石亭化楠，乾隆壬戌进士。为浙江余姚令，民有犯窃者，讯系初次，即喟然曰：“此良民也，为饥寒所迫，坐无业故蹈此耳。”捐俸钱构屋三十椽，令居其中。募城中技能之师，假官钱为资本，授以所业。业成，其师具保状领出，习其业以糊口，终身不再犯。化莠为良之法，莫妙于此。人性本善，谅哉。

钱稼轩维城，乾隆乙丑四月梦见天榜，状元为金溪李建中，己为探花。及榜发，钱竟为状元，李乃在二甲三十名。谓梦为无据耶？何以姓名巧合。谓梦为有真耶？不应前后颠倒。岂临期亦有更换耶？

王司农际华，年十七入钱唐学，偶游湖鸣寺梦影堂，老僧以线香五十四枝与之，曰：“汝乃我弟子也，官刑名后当来归。”后中乾隆乙丑探花，由编修累官至户部尚书，兼署刑部。寿五十四而终。

长洲蒋时庵元益，雍正己酉科乡试。人头场之日，其祖母顾太夫人梦天门开，一星冠羽衣人自日中出，手持黄纸一卷，

冉冉而下，自言：“我斗府真人也。”太夫人笃信二氏，亟拜之。因问：“我孙乡试有名否？”真人不答，展手中黄纸示之，乃“第一名蒋元益”六字。及榜发报至，乃中九十五名。方讶名次之不符所梦，至乾隆乃丑，竟中会元。始知前所梦见者会试榜也，相去十六年，早经注定耶。与稼轩事又适相反矣。

李尚书宏总督南河，尝有句云：“过颍应知因搏致，彻桑须及未阴时。”二语隐括治河要指。凡从事河工者，当有味斯言。

漳浦蔡相国新，乾隆丙辰传胪，改庶吉士，累官至礼部尚书大学士。年八十，予告。上优崇故旧，御书“盛世耆英”四字以赐之。初，公以康熙己丑年十二月初五日生，有日者推之曰：“福星也，位极人臣，寿享大耋。”已而果验。

乾隆九年，舒少司马赫德上废科目疏。其略云：“科举凭文而取，案格而官，已非良法。况积弊已深，侥幸日众。古人询事考言，其所言者即其居官所当为之职事也。今之时文，徒空言而不适于用。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一。墨卷房行，辗转抄袭，肤辞诡说，蔓衍支离，以为苟可以取科第而止。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二。士子各占一经，每经拟题多者不过百余，少者仅止数十，古人毕生活之而不足，今则数月为之而有余。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三。表判可以预拟而得，答策就题敷衍，无所发明。此其不足以得人者四。且人材之盛衰，必于心术之邪正。今之侥幸求售者，弊端百出。探本清源，应将考试条款改移而更张之，别思所以遴拔真才实学之道”云云。奉旨飭议。时鄂文端公为首相，力持议驳云：“谨按取士之法，三代以上出于学，汉以后出于郡县吏，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科举之法，每代不同。而自明至今，则皆出于时文。三代尚矣，汉法近古而终不能复古，自汉以后累代变法不一，而及其既也，

莫不有弊。九品中正之弊，毁誉出于一人之口。至于贤愚不辨，阀阅相高，刘毅所云‘下品无高门，上品无寒士’者是也。科举之弊，诗赋则只尚浮华而全无实用，明经则专事记诵而文义不通。唐赵匡举所谥习非所用，用非所习，当官少称职吏者是也。时文之弊，则今舒赫德所陈奏是也。圣人不能使立法之无弊，在乎因时而补救之。苏轼有言，观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道在于责实。盖能责实，则虽由今之道而振作鼓舞，人才自可奋兴。若专务循名，则虽高言复古，而法立弊生，于造士终无所益。今舒赫德所谓时文经义以及表判策论皆为空言，剿袭而无所用者，此正不责实之过耳。夫凡宣之于口，笔之于书者，皆空言也。何独今之时文为然。且夫时文取士，自明至今，殆四百年，人在其弊而守之不变者，非不欲变，诚以变之而未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后。且就此而责其实，则亦未尝不适于实用，而未可一概訾毁也。盖时文所论皆孔孟之绪余，精微之奥旨，未有不深明书理，而得称为佳文者。今徒见世之腐烂抄袭，以为无用，不知明之大家如王鏊、唐顺之、瞿景淳、薛应旂等，以及国初诸名人，皆寝食经书，冥搜幽讨，殚智毕精，殆于圣贤之义理心领神会、融洽贯通，然后参之经史子集，以发其光华，范之规矩准绳，以密其法律，而后乃称为文。虽曰小技，而文武干济英伟特达之才，未尝不出于其中。至于奸邪之人、迂懦之士，本于性成，虽不工文，亦不能免，未可以为时艺咎。若今之抄袭腐烂，乃是积久生弊，不思力挽末流之失，而转咎作法之凉，不已过乎？即经义表判策论等，苟求其实，亦岂易副？经文虽与《四书》并重，而积习相沿，慢忽既久，士子不肯专心肄习，诚有如舒赫德所云数月为之而有余者。今若著令为甲，非工不录，则服习讲求，为益匪浅。表判策论皆加核实，则必淹洽乎词章，而后可以为表。通晓乎律令，而后可以为判。

必有论古之识，断古之才，而后可以为论。必通达古今，明习时务，而后可以为策。凡此诸科，内可以见其本原之学，外可以验其经济之才，何一不切于士人之实用？何一不见之于施为乎？必变今之法，行古之制，则将治宫室，养游士，百里之内，置官立师，狱讼听于是，军旅谋于是，又将简不率教者屏之远方，终身不齿。毋乃徒为纷扰，而不可行。又况人心不古，上以实求，下以名应。兴孝，则必有割股庐墓以邀名者矣。兴廉，则必有恶衣菲食、弊车羸马以饰节者矣。相率为伪，其弊尤繁。甚至借此虚名，以干进取，及乎莅官之后，尽反所为，至庸人之不若。此尤近日所举孝廉方正中所可指数，又何益乎？若乃无大更改，而仍不过求之语言文字之间，则论策今所见行，表者赋颂之流，是诗赋亦未尝尽废。至于口问经义，背诵疏文，如古所为帖括者，则又仅可以资诵习，而于文义多致面墙。其余若三传科、史科、名法、书学算、崇文、宏文生等，或驳杂芜纷，或偏长曲枝，尤不足以崇圣学而励真才矣。则莫若惩循名之失，求责实之效，由今之道振作补救之为得也。我皇上洞见取士源流，所降谕旨，纤悉毕照。司文衡职课士者，果能实心仰体，力除积习，杜绝侥幸，将见数年之后，士皆束身诗礼之中，潜心体用之学，文风日盛，真才日出矣。然此亦特就文学而言耳。至于人之贤愚能否，有非文字所能决定者，故立法取士，不过如是。而治乱盛衰，初不由此。无俟更张定制为也，舒赫德所奏应毋庸议。”奏上，奉旨依议。科目之不废者，文端之力也。

齐次风少宗伯目力过人，尝消夏万松山中，见云起处必牵一缕如丝，系于峰颠。踪迹之，获石数枚，有文印之成书画形。后积聚渐多，因以作谱。用东坡石鼓韵题长歌纪之，一时名流咸属和焉。

乾隆甲戌科，首题：“唐棣之华，至未之思”也，场中文有用“肠一日而九回”句者。上以言孔孟言，不应袭用《汉书》语。先是，命方苞选录《四书》文颁行。至是，命再颁礼部，顺天府外帘存贮，俾试官知衡文正鹄。并严重磨勘，以下科为始。磨勘试卷俱于卷面填写衔名，以向来磨勘俱视为具文，是以特派大臣详加校阅。除试帖初添可稍宽，至制艺既经人覈，不应复有疵谬也。二十四年，秦司寇蕙田进呈磨勘顺天等省试卷。上阅顺天第四名边向禧文，有“饮君心于江海”之语。上云：“揆其命意，不过如饮和食德常言。而芜鄙杂凑，遂至不成文义。此岂字句小疵？虽不宜以一语摈弃，亦何至滥厕前茅？著将该士子及主考官交部随义。”边向禧罚停会试五科，主考官夺俸。并谕嗣后定议叙议处例有原勘京堂等官全未磨出，经覆勘大臣指出者，交部严议。有原勘出一二，经大臣覆勘尚多挂漏者，亦交部议。有能悉心检阅、秉公举出，覆勘无遗者，交部议叙。于是乎磨勘始严，而场层之文斤斤绳墨矣。

蒋编修士铨修南昌府志，夜梦一伟丈夫来见，兜牟戎服，叉手不揖，自批其颈曰：“吾头岂白斫者。”蒋惊醒，知有冤抑。查旧志有段将军，乃史阁部麾下副将，死于扬州者。新志并无其人，亟为载入《忠义传》中。

南康谢蕴山启昆知扬州府时，修葺明史阁部祠墓毕。梦阁部来见，因问为公修葺祠墓，公知之否？曰：“知之。此守土者之责也。然要非俗吏所能为。”问己官阶，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问“将来有子否？”曰：“与其有子而名灭，不如无子而名存。”因问公祠中尚少一联，应作何语。曰：“一代兴亡归气数，千秋庙貌傍江山。”谢为书丹泐石，今存祠内。

嘉定秦簪园大成，乾隆己卯举于乡。断弦续娶，婚夕，新妇悲啼不止。问之，曰：“妾幼许邻村李氏子，父母嫌贫，逼

休改嫁。窃念身更二姓，名节有乖，是以痛耳。”秦闻之悚然曰：“何不早言，几成吾过。”乃趋避外舍。命仆召李，李至，语之故。且曰：“今夕良辰，可于敝庐合卺，所有奁资举以相赠。”李感激涕零，莫知所对。三朝后，夫妇叩谢而去。癸未会试，秦中第三名。殿试前，梦至文昌宫，适关帝至，问今岁状元何人，文昌以某对，忽见一妇人跪帝前云：“某为我夫弟，夫死后某凌虐备至，忧郁致死。”文昌曰：“此人短行，安可大魁？为期已近，谁可易者。”命吏查后科状元何人。吏捧册呈阅，文昌曰：“秦大成本以孝行，该中丙茂状元。查伊又有还妻一事，擢早三年亦为允协。”帝曰：“然”。秦遂寤。是科竟大魁天下。

《历代帝后图像》向贮内库。乾隆十四年，命工重加装潢，移藏于南薰殿。自太皞伏羲氏而下，为轴者六十有八，为册者七，为卷者三。《先圣先贤图》册五，详定位置，次第甲乙。岁以盛夏曝而度之。扃钥惟谨。又《明诸帝玉册》向贮工部外库，今附藏殿之西室。仰见我国家优礼先朝，随在尽其诚敬如此。

乾隆癸酉科，江西分宜县知县天门陈大经分校乡闈。入帘前一夕，梦迎天榜。鼓乐甚盛，送一匾额至其家，书曰三元及第。已而本房取中工人，内三人为乐平胡羽尧翘元、大庾戴篴圃第元、南昌彭芸楣元瑞。后皆登进士第，所谓三元及第也。胡官至光禄寺卿，戴官至太仆寺卿，彭官至协办大学士。

乾隆壬申会试，榜发后，恩命落第举子年逾耄耋者给与职衔。当涂徐位山文靖年逾九十，钦赐翰林院检讨，著有《山河两戒考》、《禹贡会笺》、《皇极经世考》、《管城硕记》，又尝以“之乎者也矣焉哉”七字冠首，为七言长句十章。奇才瞻思，为前人所未有。其仲子应枢博求故实，逐句为训，亦佳

士也。

向例礼部会试，榜发后呈进《会试登科录》，内俱有恭进皇太后及皇后各一本等语。乾隆二十八年，奉上谕：“此系沿袭具文，非事关典礼者可比。况我朝官闱肃穆，不惟一切政务从不与闻。即寻常细事，亦无丝毫干预。似此相沿相套，徒费抄写，自应停止。以后著为令。”

梁阶平国治，父官刑部司狱。向诣狱者，司狱官辄有所索，梁独屏不受，督狱卒洁蠲惟谨，一切可以方便者多方调护之。二十年如一日，擢刑部主事。卒后阶平大魁天下，官至大学士。人谓阴德所致。

## ● 卷十二

康熙间，特恩开千叟宴。自王大臣以及士庶，年六十以上者皆预。乾隆间，高宗复举行旷典。与宴人数视昔加倍，年九十以上者，召至御前侍食。天颜和煦，恩赉优隆，一时杖朝而出，感颂皇仁，欢腾闾巷。又乾隆四十八年，普宴宗室于乾清宫。自王贝勒至四品顶戴者一千三百八人，有事不与宴者五百六十九人，各赐如意、朝珠、文玩、绮帛、银两有差。国家养老亲亲至意，实为旷古所未有。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命开四库馆，校定永乐大典。访购天下奇书，著各省督抚探访汇集上于朝。仍命翰林注明月日，俟呈乙览。办竣后乃给还本家领回。书进时，派总裁总纂等官办理。书成，钦定为《四库全书》。此汉唐以来未有之盛举也。于时在朝诸臣及各省绅士纷纷奏进，惟鲍士恭、马裕、范懋柱、汪启淑四家多至六七百种，上嘉之，赐内府《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其朝臣黄叔贤、励守谦、纪昀，绅士周厚堦、蒋曾莹、吴玉墀、孙仰曾、汪汝璥等，各进呈一百种以上，赐内府初印《佩文韵府》各一部。

昌乐阎怀庭循观少颖敏，读书过目不忘，年十八举于乡。其学一以程朱为宗，而孝行尤笃。少而孤，及长，每承祭，哀慕累日。其父母墓卑湿，值霪雨，众水交汇。每夏秋之交天将雨，辄不食，绕墓哭，以是致羸疾。后行营乞假，卜吉兆而迁

焉。后登乾隆己丑进士，官吏部主事。

滋阳半真谷运震，雍正癸丑进士。乾隆初荐举博学鸿词，廷试未取。后官陕西秦安、平番等县，有政声。尝与人书云：“仆为县官有三字，曰‘俭简检’而已。俭者，薄于自奉，量入为出。所谓以约失之者鲜，此不亏空不婪赃之本也。简者，令繁则民难遵，体亢则下难近，一切反之。母苛碎，母拘执，母听陋例，母信俗讳。仪从可减则减之，案牘可省则省之。检者，天有理，人有情，吏部有处分，上司有考课，豪强将吾伺，奸吏将吾欺。入一钱乙诸简，将毋纳贿。施一杖榜诸册，将毋滥刑。此捡字诀也。”后年五十三，无疾而歿。歿之前数日，屡梦游金碧楼台，醒语家人曰：“吾将寻吾好梦，设不醒，慎勿惊。”果睡去。岂慧业文人赴玉楼之召耶？抑醇儒循吏歿而为神耶？未可知也。

纳兰慎斋峻德诗格幽秀。尝寓盘山天城寺，与水月庵僧然西以诗往还，系于小犬之项，云：“相望一峰隔。相呼恐不闻。寄诗凭小犬，好去度深云。”僧答诗有“昔有鸿传信，今凭犬寄书”之句，盖不知陆机黄耳、千岁宝掌白犬故事也。但犬寄诗则古所未有，可为廖融添一诗奴。

金匱梅里黄氏女，年十九归同里吴希言。三年生一子，甫三月，希言与其子相继歿，姑以哭子及孙亦歿。翁名德星，故疏旷，不善治生。黄哭慰之，尽卖嫁时衣以供甘旨，且买妾进焉，翁怜其诚许之。妾入门五月，甫有身而翁又死。黄仰天呼曰：“吴氏之祀斩矣，天若闵子志，夺子算而畀吴氏以男也可。”既而妾果举子，不三月妾复去帷。黄自抱翁子于怀，哺以糜，啼则以乳就之。时黄已丧儿两载，乳绝潼矣，无何乳忽至，遂终乳之。人谓黄氏一女子，于翁为忠为孝，丁夫为节，于翁子为慈，其行卓有可传者。观于绝乳复生，不可谓非诚之所感也。

昆山曹孝子起凤，父子文，贾于蜀，岁寄金银归，俄而耗绝。孝子年十六，遇蜀客云其父已死，然弗知死所。孝子大恸，将往求父骨，贫不能行。长洲潘君为缙赠以百金，遂就道陆行，由豫入秦至蜀，南抵滇界，西达金川。书牒于背，逢人辄哭，诉所由，久之无知者。金尽反成都，乞于乡人之为客者，合助之，又得数十金。孝子大哭曰：“此行不得父骨，金无由再致，吾亦不复生还矣。”乃祷于诸葛武侯祠，神示令东向行。失道，七日无人踪，及酉阳，积雪盈尺，足趼不能前，踣土穴中两日。有土人项生、许生过之，郡鸦绕穴而鸣，异之，见僵尸气微属，视背牒诤曰：“孝子，孝子。”掖以归。灌之苏，问故止宿，进酒肉。孝子弗食，曰：“不见父棺，不食此矣。”其夕梦经荒原，一老父与数人坐林中，见孝子至，抚掌大笑，语曰：“月边古，蕉中鹿。两壬申，可食肉。”觉而志之，遂辞去。两人留之，不可，偕送之行数里，不忍别。忽经荒原如梦所见，白杨下有棺累然。孝子心动，泣不止。两人问故，语之梦。两人曰：“有微人胡姓者居此日久，相距不远，盍往询之？”从之。见胡生，良久曰：“噫！信，颇记十年前，乡人曹姓客死，殡于是，以所遗牙牌纳棺中，其殆是乎？然非自诸官莫验也。”遂引诉之酉阳巡检，白州牧，飭里长，察诸棺多有主名，而一棺独无。启棺见骨，孝子渍血验之，没骨，棺有牙牌，文曰：“蕉鹿。”孝子曰：“是矣。月边古胡也，蕉下鹿牌也。何疑乎？”遂抚棺大哭。收骨行，项生，许生为设祭，祭毕以馐肉食孝子，曰：“向子之不食肉者，以未见父棺耳，今则既见矣。忆与子遇十六中，日在壬申，今六十有一日，又值壬申。梦尽验矣。岂非天哉？”孝子再拜，谢两人交馈之赉，遂负骨归。过洞庭湖，风作，两日不得渡。同舟者疑之，且大索。孝子恐，祷于洞庭君，风立止。既归葬其父，庐墓以终。乾隆四十九年

卒，寿七十二。长洲庄太守学和作《曹孝子纪略》。

李眉山锴，正黄旗汉军人，官笔帖式，少司寇辉祖之子，祖国索额图之婿也。家世贵显而性耽清寂，偕其配隐居盘山鹿青峰下，号“鹿青山人”，又号“焦明子。”喜行无人径，尝历溪谷中，犯雨雪遇蛇虎不顾也。岁一至教郡，留一二日辄归，人罕见其面。时谓有静癖。诗文古奥峭削，自辟门径，视世之以笞花为国妆，以红粟为法物者。超然远矣。

丙辰词科之征，有祖父以己未鸿博起家，而其后人复膺荐辟者三人：秀水朱竹垞检讨孙稻孙，华亭王文恭公孙祖庚，宣城施愚山侍读孙念曾。两世俱应大科之召，亦盛事也。

西人测算之法本于《周髀》自中土失其传，西人改易名目以衍其术，世遂奉为绝学。余姚邵子政昂霄通中西之术，推测布算，细析豪芒，手制仪象，西人见者咸服其精巧。著有《万青楼图编》十六卷，专论天文算数之术，分十有四目，皆援引汉晋以来天官家言，及欧逻巴之说，颇为精密。

归安沈东甫炳震世居竹墩，为东南望族。东甫少时即淬厉于学，为诸生有声，屡困场屋。遂谢举子业，专攻古学，于经史子集多丹黄钩纂，考订博辨，而《新旧唐书合钞》二百六十卷，尤生平注力，积十数年而成。丙辰应召试不遇，归。后钱香树司寇以《唐书合钞》奏闻，奉旨付词馆采取刊刻，颁布天下。时东甫已歿，可谓郁于生前，荣于身后者矣。

绵州李雨村调元，乾隆癸未进士，改庶吉士。至丙戌春，同年崇庆何希颜明礼计偕入都。抵寓甫一日，即梦见李端坐堂上，然烛翻书，书中所载隐约皆官爵姓氏，煌煌大书，旁若有神护持之者。意此中秘书非人间有也。已而李散馆，改吏部主事，始悟何梦中所见乃铨部官册耳。

仪征张孝女巧姑，父曰天相，病痹不能起立，两兄佣他所，

孝女独与父居。乾隆九年正月十八夜，比邻不戒于火，火延及门。孝女狂号负父出，未及门而仆，与父俱死，年甫十四。明日，出其尸灰烬中，犹肩承父尸，握父手弗释。邑人建石幢，书孝女死父状，志其处。谨录之以俟采风者（按：孝女事，于嘉庆三年，县丞申淑泮浚渠得石幢，闻于邑令，申大吏入奏，得旌曲。都转曾公燠为文记之，并系以诗。后邑令屠琴鸣倬亦书其事，并作歌焉）。

长清曾孝女衍纶，宗圣裔也。父尚增以庶吉士出为知县，累迁知郴州。衍纶年十一，从父于官。母病痿不能起，衍纶侍汤药，凡四载不少休，衍纶惫甚。一夕，母谓衍纶暂假寐，命老姬秉烛侍帟侧。火然及帟，老姬突出呼救，衍纶突火入抱母号。父自外闻之，趋至，亟呼救者挟衍纶出。衍纶啮其手至骨，挟者痛释手，衍纶大呼曰：“速救夫人，夫人出我乃出。”已复突火入。而烟幕床，救者不得入，遂与母俱烬。既灭火，衍纶身覆母，挛结不可解。此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乙亥事也。巡抚闻于朝，得旌如制。郴人为祠祀焉。

乾隆二十九年，苏州乐桥有李氏子，每晨鬻菜于道，得钱以养母。一日，拾遗金一封，归而遗其母。发之，内题四十五两。母骇而却之曰：“汝一窶人，计力所得，日不过百钱，分也。今什伯之不祥，且彼遗金者或别有主，遭鞭责死矣。”促持至其所。遗金者适至，语以故，还之。其人得金立驰去，市人怪其弗谢也，聒之，令分金酬卖菜者。其人不肯，诡曰：“矛金固五十两，彼已匿其五，又何酬焉？”市人大哗。有司过而讯之，佯怒卖菜者，鞭之五而发金。指其题谓遗金者曰：“汝金故五十两，今题四十五两，非汝金矣。”以授卖菜者曰：“汝妄得吾鞭，以是偿汝。且而母所谓不祥者验矣。”促持去。一市称快。

宣城汤鹏千伟，康熙二十九年领乡荐，至乾隆初始得选江宁教谕。年已七旬，天真烂漫，若童子然。夏月葛衣摇扇，与群儿嬉，或上树扑枣，童子环啖之。汤曰：“盍留苦败者偿老子劳耶？”其风趣如此。时学舍穿漏，每大雨，汤辄持伞坐承溜下，白发淋漓。客骇问之，则蹙然曰：“大成殿未修，先圣露居，某敢即安乎？”绅士闻之肃然，未几，争相营构，宫墙焕然。

乾隆四十三年夏，刘文正公为东阁大学士，早朝至东华门，在肩舆中端坐而逝，鼻垂五箸长尺余。户部尚书额附福公隆安奏闻，高宗震悼辍朝。即日，圣驾亲至东直门阳邸临其丧。时文正子墉官江西按察使，未归，上抚其孙慰之。诸大臣劝上回辇，上哭至乾清门，流涕谓军机大臣曰：“朕失一股肱矣。”可想见圣主贤臣，明良契合之盛。

乾隆三十一年，吴县张西峰书勋以举人就挑得知县，行捧檄出都矣。及会榜发获隼，廷对竟得大魁。以知县中状元，奇遇也。相传是年西峰公车未发时，资斧无措，商于至戚某翁。翁故盛德，然力无以应。吴中有所谓七贤会者，每人各出金若干，以六赤置盎中，覆而三摇之，彩胜者先收金，而后称息以偿。数月一举，遍七人而止。翁有会已两举，尚未得彩。是月值会期，私念若得之可百金，足以济张用矣，然得失未能逆料也。届期，因伪为疾，而约同会五人饮于其家，酒半将卜彩，令老姬传语曰：“主人畏风卧帟中，可延客至卧榻前夺彩乎？”客曰：“诺。”传筹至翁名，遽呼持盎入帟中，客静听三响毕，持盎出帟外揭视之，六子皆赤。皆大笑曰：“得彩，得彩，勿药，有喜矣。”客既散，翁蹙然曰：“余生平不作欺人事，今为张孝廉计，不得已出此。可愧耳。”盖翁预置琼爰与盎各两，先列上彩色样，易以示客，计在必得也。已而笑谓：“所卜之

彩究竟何色？”揭盎试观，亦六子皆赤。是年张捷南宫，人谓文星所照，神或助之。若某翁之不惮自污，以济人急，其高谊不可及也。

钱塘王文庄公际华，乾隆乙丑一甲第三人及第，通籍。三十一年，蒙恩赏福字二十四幅，乙未冬重加装潢，悬赐第之东，颜曰二十四福堂。

太常寺署中，有蝴蝶黄色，大如茶碗。吏人欲见之，呼曰：“老道。”则飞至掌中。有欲害之心则飞去，相传自明嘉靖至今三百年物也。乾隆戊申冬，高宗斋宿郊坛，询太常寺卿，乃以盒盛进，有《御制太常仙蝶诗》，命仍送归寺内。

米万钟得异石于大房，束牲载书以告甬东薛冈。见之，复《代石报米书》。二书当时传诵，以为韵事。此石弃置良乡县多年，乾隆间命运至昆明湖之乐寿堂，赐名青芝岫，有御制诗。当日委诸榛莽，一旦托足蓬瀛。士之愿致青云者，观此可以兴矣。

赣州邓慕濂元昌，为诸生有声。年二十五，得宋五子书读之，遂屏弃举子业，一以理学为归。慕濂有长兄瞽而顽，大小事必禀而后行，后母性琐刻，每怒，慕濂必长跪请罪，得解乃已。后母弟早夭，弟妇有子，请于慕濂曰：“感伯之德，愿留守待儿之有立也。”慕濂泣拜之。自是遂不入处室，挟其子与弟之子寝于堂，课督之。慕濂有田在城南，秋熟视获，挟小学书坐城隅，见贫人子拾秉穗者，招之曰：“来，汝母然，近吾。吾教汝读书。能背诵者量谷与汝。”群儿争昵就之。慕濂始则使识字，既使讽章句，既以俚语譬晓之。群儿踊跃受教，既卒获，群儿噪曰：“获卒，先生且归奈何？”有泣者。自是每秋获，群儿辄就学焉。城南人无少长智愚，皆曰：“我邓先生。见有衣冠问邓先生者，则曰：‘是我先生客耶？’渴则进饮，

饥则进食。市井人见慕濂过，必起立如弟子之敬师长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此其验矣。

长洲沈立方执中，邑诸生，屡试不售。年五十余，弃举子业，循览儒先传注，旁通内典。久之有省，题其室曰：“心太平居。”作《太平吟》四首，以恬淡虚无分属焉。其一曰：“国太平，境无虎。家太平，人安堵。身太平，扬蹈舞。心太平，去城府。艺硯田，逃税户。抱遗经，唾尘腐。山水缘，月三五。胡蝶梦，日卓午。四海大，胥乐土。三万场，毕吏部。子孙鲁，笥斯祜。天甚普，人何苦。”其二曰：“国太平，烟无垠。家太平，蔬满圃。身太平，随左右。心太平，泯声臭。一瓢饮，安且富。五柳风，入宽袖。繁华梦，牛马走。锦绣林，严霜帚。醉山水，不在酒。淡荡友，对清昼。疏松奏，长眉寿。石可漱，居何陋。”其三曰：“国太平，圣神代。家太平，高曾在。身太平，退藏会。心太平，绝瑕类。一炷香，无晨晦。半轮月，空罨碍。几点烟，渺泰岱。想非非，梦环珮。耳到顺，通天载。原出峡，放宇内。云可栽，镜相对。纷藻绘，休滓秽。其四曰：“国太平，巍荡天。家太平，宁谧边。身太平，无事仙。心太平，不二禅。仰碧落，识太元。俯混茫，忘鱼釜。浮云去，何处牵。清虚来，自在眠。绘声手，不在川。忘言诗，不著篇。浮沕幻，月轮圆。看转旋，识几先。”颇有康节行窝、伊川击壤之乐。

吴县周景曾圣与，每以尽伦为穷理之实，尝榜其室曰：“学吃亏，寻快活。”

长洲何沕山灯，邑诸生，常佩一囊一筴，途中见字纸粒米必拾取之。家贫，课徒自给，而性好放生。有余辄济亲友，人以穷孟尝目之。晚耽禅悦，八旬外犹健饭，日行五六十里不知疲。时高宗诏锡老榜官，沕山年例应得检讨。人劝之试，曰：

“吾福相薄，骤邀恩赐，恐生灾患耳。”嘉庆初，奉诏举孝廉方正，当道将以沔山名应征，辞曰：“扪心自问，字字负疚，何敢冒为？且不就老科，而就制科，更折福矣。”年九十有七，无疾而终。

长洲余仲林萧客，与汪竹香元亮、周定生琳以道义文章相切劘。所著《五经钩沉》，彭大司马采以进呈，奉旨入四库全书，儒林重之。

昆山张潜文予焯，早岁有至行。父疾，刲臂肉和药以进。父歿，终身孺慕弗衰。性好施，出私财为族人亲戚营葬不计数。漆工祁天章者，年四十，贫不能娶。张与金劝令娶，祁诺受金去。明日过祁，察其容甚戚，诘之，不肯告。询其邻，曰：“是以金归而道遗。”张反其金如前，往语之曰：“尔有遗乎？”曰：“否。”如是者三。张曰：“尔欺我。”出金袖中曰：“此非尔遗乎？”祁大喜，以为诚然。张又尝遇卖菜佣失百钱，忿欲死。张呼至家，令家人平菜而阴纳钱菜甲中。钱堕地，张佯惊曰：“尔钱乃在。”用是家中落，而施不衰。人呼之曰张善人。

江州崔进士念陵需次京师，聘某姓女鸾嫫为妾。崔故贫士，归家省亲不能俱载，寄嫫于其母家。母强售之于千户某，嫫求死不得，入门展拜，即呼千户为父，而诉以故。千户义之，不夺其志，仍以归崔。人颂千户之高义，而嫫之急智亦不可及也。

靖逆侯张仁宗之配高夫人，诗才清绝。张侯家财数百万，以好客喜施，不二十年而罄。薨逝后，其子谦袭职，贫不能支门户。太夫人示以藏镪处所，发之得三十万，赖以资用。盖侯在时，太夫人已逆料之，而预为地也。其识力有过于丈夫者，岂复寻常闺阁中所能知？

六安夏秀才宝传，少任侠，出雅雨卢公之门。卢谪戍，僮

仆无肯从者，夏奋然往。居三年，卢蒙赐饔，始与俱归，厚赠以报之，不受。人以此高之。乾隆庚子科，以年过八十，钦赐举人。

杭州吴修撰鸿视学湖南，壬午科典试者为嘉定钱竹汀大昕、韩城王伟人杰，三公皆衡文巨眼也。诸生出闱后，各以闱卷呈吴。吴所最赏者丁牲、丁正心、张德安、石鸿翥、陈圣清五人，曰：“此五卷失一，吾此后不复论文矣。”榜发之日，吴使人走探。俄而钞榜来，自第六名至末，仅有陈圣清一人，吴旁皇莫释。未几五魁报至，则四生已各冠其经矣。吴大喜。一时省下传为佳话。

乾隆五十二年，贵筑李尚书世杰督蜀，令民沿城皆植芙蓉垂柳。今皆合抱，花时烂若云锦，人比之召伯甘棠云。

往在成都见三异人。其一曰卖回子，系西域回鹘人。童颜鹤发，类有道之士。住礼拜寺，冬夏不设茵席，以小石子堆一炕。夜则兀坐，日则闲游街市。出言玄奥，人莫能晓。馈以食，有受有不受。其一曰徐疯子，语音类秦人。疥癬满身，行乞于市，夜则栖身东洞子门。途见所弃死猫鼠，则携回烧之供飧。病者向索药，徐随手拾土石与之服，无不立愈。其一曰笑和尚。终日不言，见人惟一味憨笑。喜吸烟，向人索之，其人必多吉利事。故人争与之，转有固却者。居宝光寺，寺僧恶其懒，故迟其饭，或未明即食，及举箸，笑和尚辄在。邻有张裁缝者，讶其非常人，俟其出游，必睺之。一日，笑和尚忽谓张曰：“尔寒暑无间，俟吾六载，必有所欲。但吾性懒，不耐为人师。有徐睺疯者，道行高，堪为尔师。我当送尔至彼。”即偕往。适徐熬火炙死鼠，饮白醅，遥见之，责笑和尚曰：“尔不耐为人师，又何苦拉别人乎？”言讫大笑。时朔风正劲，城门外寒气更甚，笑和尚与徐皆赤足露顶，将及三鼓，徐脱身上破衲与

张曰：“服之可御寒。”张披之，奇暖而香。后徐张与笑和尚同日不见，惟卖回子至今尚存。

长白那兰长海，父为镇安将军，以恩荫宜得官，引疾不赴补。爱易水之雷溪，筑室居之，自号雷溪居士，吟讽不辍。尝裘裘吊所亲丧，见其贫不能办，即解裘与之归。中途见异书，亟欲买之，又解其衷衣以质焉。由是得寒疾，伏枕夷然。李眉山尝赠诗云：“二月轻寒拥鹿皮，人间独有马卿痴。夜来灶底无烟火，自咏梅花绝调诗。”可想见其人矣。

奉天于紫亭宗瑛为襄勤公之孙，乾隆甲戌进士，改庶吉士，历官至御史。性简淡，不趋荣利，所在扫地焚香，似韦左司之为人。诗笔冲淡，亦酷似左司。著有《来鹤堂集》。

胡恪靖公宝 臬世居徽州，父官松江府教授，遂家焉。生公之夕，教授公寓居王文成公祠，梦文成手一金轴曰：“五十年后烦送吾乡。”乾隆十六年，恭扈圣驾南巡。至会稽，御祭王文成，命公赍金轴读祝堂下，方知前梦之征也。

恪靖公未遇时，赴礼部试。有友人托其代赍文书投部者，为奴子误事，致愆期。其人不得与试，公知之曰：“吾累吾友不得入闱，吾安忍独试？”遂不入闱。寻考授中书，历官巡抚。

### ● 卷十三

乾隆三十六年，皇太后八旬万寿，赐三班九老：宴游香山。次日，命画工艾启蒙绘图。文职九老显亲王衍璜、恒亲王崇志、大学士刘统勋、协办大学士官保、吏部尚书托庸、户部尚书素尔讷、刑部尚书杨廷璋、刑部侍郎吴绍诗、工部侍郎三和。武职九老：都统四格、曹瑞，散秩大臣国多欢、甘都，副都统伊崧阿、萨哈岱、李生辉、富僧阿、色瑞察。致仕九老：刑部尚书銜钱陈群、内大臣福祿、礼部尚书陈德华、兵部侍郎彭启丰、礼部侍郎銜邹一桂、副都御史吕炽、内阁学士陆宗楷、詹事府詹事陈浩、国子监司业銜王世芳。此国家崇禧之旷典，亦山灵未有之奇遭也。

乾隆十三年九月，上御集凤轩，集侍卫于大西门楼校射。上亲发二十矢，中十九矢。有《集凤轩纪事诗》勒石。《齐召南大西门观御射恭纪诗》云：瞳眈初日照西山，百尺楼开紫翠间。御苑经寒欣草浅，秋风讲武值农闲。虎熊的画君臣鹄，鸿鹭墀分左右班。何幸此时叨侍从，大弓亲睹至尊弯。侍臣如堵并呼嵩，巧力分明不可同。容节中和天子射，弛张高下圣人弓。曾闻作赋夸双兔，更说题词数六熊。何似我皇能百中，闲临矍相教群工。”

御园十种蒲桃：一伏地公领孙，二伏地黑蒲桃，三伏地玛瑙蒲桃，四哈密公领孙，五琐琐蒲桃，六哈密绿蒲桃，七哈密

红蒲桃，八哈密黑蒲桃，九哈密白蒲桃，十马乳蒲桃。翰苑诸臣时蒙恩赐，恭纪诗甚多，不及备录。

康熙中，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凡三十二典，曰乾象典、岁功典、历法典、庶征典、坤舆典、职方典、山川典、边裔典、皇极典、宫闱典、官常典、家范典、交谊典、氏族典、人事典、闺媛典、艺术典、神异典、禽虫典、草木典、经籍典、学行典、文学典、字学典、选举典、铨衡典、食货典、礼仪典、乐律典、戎政典、祥刑典、考工典，每典复分门类，共六千一百九部。计书五百二十函，又目录二函。年久，铜字残缺过半。乾隆三十八年易以木字，印四库书应刊样本，赐名聚珍板。有御制诗。

乾隆三十八年，奉旨特开四库全书馆，翰林院为办理处，武英殿为缮写处。自殿板馆书外，诏征天下遗书，共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五种。旧存明代《永乐大典》残缺几半，命词臣分类纂出整书八十五种，散片二百八十四种，分存书、存目二项。纂辑提要，以该一书大旨。按期轮进书之佳者，皆蒙御制题词以冠简首。其四部条目与前代稍异。经部十类，曰易、曰书、曰诗、曰礼、曰春秋、曰乐、曰孝经、曰四书、曰总经解、曰小学。易类别卜筮入子部术数，礼类别历代仪注入史部故事，乐类别宫调丝竹谱、小学类别八法，俱入子部艺术。史部十五类，曰正史、曰编年、曰诏令奏议、曰别史、曰杂史、曰传记、曰史钞、曰载记、曰故事、曰时令、曰地理、曰职官、曰政书、曰目录、曰史评。杂史类别琐碎记录，入子部小说杂家。子部十四类，曰儒家、曰兵家、曰法家、曰农家、曰医家、曰天文学、曰算法、曰术数、曰艺术、曰谱录、曰杂家、曰类书、曰小说、曰释家、曰道家。集部五类，曰楚词、曰别集、曰总集、曰诗文评、曰词曲。其编录叙次遵奉谕旨，经首《易注》，史首《

史记》，子首《老子》，集依时代。而圣祖世宗皇上《御制集》冠于本朝集首。每库缮写四分，仿浙江范氏天一阁式，建文渊、文源、文津、文溯四阁贮之。并有御制记。又择其精醇为《荟要》，计全书三之一，缮写二分，一藏大内，一藏圆明园。凡编录十三年竣事，四库共存书三千四百六十种，计七万五千八百五十四卷。辑简明目录以便稽览，底本仍贮翰林院内。此古今来未有之大观也。

乾隆甲子《御制贡院诗》有“从今不薄读书人，言孔孟言大是难”之句，一时士林传诵，为之感泣。张南华鹏翀和诗云：“添得青袍多少泪，百年雨露万年心。”盖纪实也。

乾隆二年，命易盖国子监大成殿，屋瓦改用黄瓦。乾隆三十年，钦颁礼器牺尊一、雷纹壶一、子爵一、内言卣一、康侯鼎一、明簋一、雷纹觚一、召仲簠一、素洗一、牺首罍一，皆周时法物，命陈设殿庭。

乾隆五十年，建辟雍宫于国子监集贤门内。宫四面出向，周以环池，有桥四，前有碑亭二。是年二月上丁，高宗亲行释奠，临雍讲学，举行盛典，有《御制国学新建辟雍圉水工成碑记》、《御制上丁释奠后临新建辟雍讲学诗》四首、《御制三老五更说》，皆勒石。诸臣皆有《圣主临雍礼成恭纪诗》。

乾隆九年，诏编内廷秘笈为《天禄琳琅》。乾隆四十年，重为补辑，以经史子集为纲，以宋金元明刊版朝代次之。其一书而载数本，用《遂初堂书目》例，详其题跋、姓名、收藏印记；兼用《铁网珊瑚》例，至各冠御题，品评甲乙。则自来册府储藏，未闻斯盛矣。

袭封简亲王德沛，贝子福存之子。应袭封镇国将军，让与从子，而已托疾入山读书。世宗朝召见，问所欲。曰：“愿得侧身孔庙，分特豚之饩。”世宗重之，授兵部侍郎。高宗登极，

迁湖广总督。调任江南，寻内擢尚书，袭封简亲王。常诣成均讲《大学》，桥门俯听者千余人，皆悦服。助教河间王仲颖之锐前曰：“犹未尽。”王请益，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节，圣经毕矣。其本乱以下数语，乃重申之。以见吾儒所以异于二氏之义。”王欣然揖谢。贤王之虚己好学，从可想见矣。

昆山朱以载厚章天资超绝，五官并用。尝于座间手录《孝子传》，而令二人左右隅坐，各操纸笔，口授令书，一成骈体序文，一成长律。已而各书竟，合座传观，诗文俱工，所录《孝子传》精楷，无一讹字，真奇才也。著有《多师集》。

丹徒余文圻京，工诗植品，沈归愚宗伯与订车笠交。伯乡魏念廷观察爱其诗，欲令往见。文圻曰：“往役义也，以诗为羔雁，非礼也。”卒不往，以布衣终。著有《江干诗钞》。

元和蒋震牧曾萃有至性，父子宣病肢体卷曲，中夜含泪拊摩，跪中庭吁天求代，风露所侵，得湿气病。又迎医至数百里外，触炎暑，犯霜雪，如是者数载，竟以瘵疾卒。士林以其少年死孝，咸惋惜焉。

钱唐诸生徐尔炽之配汪氏，年二十二归于徐，事舅姑以孝闻。甫七月而夫卒，汪誓欲殉，雉经者再，绳辄中断。将自刎，小婢睨知之，以告舅姑，亟救之。时汪已孕四五月矣，舅姑谕以宗祀为重，乃泣受命。阅五月，遗嗣维康生。及长，躬亲课读。维康有声庠序，娶妇蓝氏。七年甫有娠，而维康遭疾。蓝祷于神，请以身代，剜臂肉以和药，卒罔效，蓝绝粒欲死。姑从容谕之曰：“余延未亡之命以至于今，为遗嗣故也。汝归我家七年未生子，今复有娠，若男也，则徐氏血食又绵延矣。”语未竟，妇姑皆哭失声。逾三月而生子承恩。家益落，蓝养姑训子，衣食膏火之资，尽给于十指间，因积劳成疾。汪六十六岁卒，守节四十四年。蓝五十八岁卒，守节三十年。承恩既成

立，白于有司，请旌如例。杭人至今称，徐氏两世遗腹，不绝如线，实有天幸。传曰：“明德之后，必有达人。”吾知其嗣之必昌矣。

会稽吴鉴南璜，征士朴存之子也，少负诗名，力学不倦。乾隆庚辰成进士，榜下授主事。改官四川重庆府通判，殉木果木之难。篋中有《黄琢山房集》，令家人怀之脱出，曰：“我死，弗令此诗失。”其同年友毕制府沅为序而刻之。

汜水县东南四十里，有山名曰五云，高绝千寻，形势嵯峨，与三峰兰若东西相峙，中忽耸起，关一邑旺气。上有古清凉观，汜水人士或读书其中，每见白云入户，因名五云观。有浮屠九级，不知建自何代。明宣德中，有雷姓者利其砖，毁之以为观中阶基。其中得石径尺，泐曰：“逢雷必破。”土人神之。至今以塔山名。绝顶有泉曰野狐窠，水从石罅出，不溢不涸，宛转层崖怪石间，亦水之奇者。乾隆癸未，挑贾鲁河，查探水源得之，始纂入县志。

打箭炉，在成都西南九百二十里。相传蜀汉诸葛武侯南征，遣偏将郭达造箭于此。山脊有郭达庙，极著灵应，土人敬奉维虔。天文分野并鬼之域，为中华之极西，西域之极东。天时多寒少暑，层峦峻岭，峭壁悬崖，中隔鱼通河，形势险峻。本朝添设军粮厅，分驻炉城，专司夷务，兼理五台粮运。明正土司甲克木参同驻于此，辖十二锅庄，约束新附土司。乾隆丙午，敕建惠远庙于城西山麓，金碧辉映，光照山谷。番民所居碉楼，亦极宏壮。炉定桥在飞越岭西南，六诏孔道，桥跨两山间，泸水经其下。不施梁柱，熔铁炼为桥，每炼重二千四百斤，长二十四丈有奇，阔六丈，以九炼为桥身，四炼为护栏，栏穿小炼如□字形。略铺薄板，以济行人。每板离尺许，满则恐为狂风鼓荡。两岸埋铁柱四，横木以绾铁炼，每柱镌炼柱斤重，每

柱重四万八千斤。天全州有王姓者，世业锻，能悬炉于炼，鼓鞴施锤，名曰飞火。遇有损坏，辄召令兴修，他姓不能办也。

巴塘沃野千里，水泉环绕，日丽风和，豁人心目，物产类中土。西行十里，有河曰竹巴龙，即金沙江之上游，北通孔宣土司，南与滇之丽江接壤。有土司二以辖番众，前明授以宣抚司，敕秩二品。长曰阿什错，副曰阿什滚，曾随嘉勇公福渡台征林爽文，屡立战功。乾隆丙午，台湾平，论功入奏，赐“奇勇巴图鲁”名号以宠荣之。临阵用鸟枪，能及远，二百步内击人无不中者。捷如猿猱，所向披靡，夷民慑服。暇则邀汉官大贾至寨宴饮度曲，恂恂儒雅，不类夷产。

西藏古曰乌斯藏，即唐古忒。前藏名曰布达拉，距京师万里，乃坤维极远之地。天文入井三十度，四时观北斗祇见其半，南极出地十六度。唐高宗以宗女文成公主妻其国王，始封为海西郡王。康熙五十九年，平定西藏，敕封康济鼐为贝勒，阿尔布为贝子，隆布鼐为公颇罗。鼐以军功叠邀恩命，封至郡王，领藏事，子孙世袭焉。乾隆十五年，谋逆伏诛，藏王之爵遂除。高宗以其地赐达赖喇嘛管辖，以后藏属班禅额尔德尼佛管辖。国人酷信佛法，自改封后颇称宁谧。班禅住紮什伦布，距前藏一千余里。乾隆四十五年入觐，高宗纯皇帝赐四体字玉册玉印。五十九年，仍还紮什伦布驻锡。其地与廓尔喀接壤，故贸易多西洋货物。行使银钱，每枚重一钱五分，面铸乾隆藏宝四字。五十八年，奏准在藏议局鼓铸，赐名宝藏局，由四川总督派员往董其事。

乾隆四十一年，奉敕撰《胜朝殉节诸臣录》十二卷，凡三千六百余人，分专谥、通谥、祠祀三等，人各录其事迹为传。仰见圣人之心大公至正，视天下之善如一，不以异代而岐视也。

乾隆四十三年，奉敕撰《西清研谱》二十四卷。凡陶之属

六卷，石之属十五卷，共研二百，为图四百六十有四。附录三卷，则今松花、紫金、驼基、红丝、仿制澄泥诸品，共研四十有一，为图百有八。每研皆正背二图，亦间及侧面，凡御题及诸家铭识，一一钩摹精好。自有研谱以来，无如此之全备。

乾隆丁未，庶常散馆。钦定赋题太液池人字柳赋，以题为韵。谨按：人字柳在太液池。乾隆间风吹一枝著地，本株倾欹欲倒，命以折枝撑拄，既而成活，与本株作人字形。因以名之。有御制赋并诗。伏读御制句云：“借问人称谁氏，依稀彭泽先生。”可想见此柳之风致矣。

陶南村《辍耕录》载：黑玉酒瓮，玉有白章，随其形刻为鱼兽出没波涛之状。其大可贮酒三十余石，径四尺五寸，高二尺，围圆一丈五尺。至元二年告成，敕置广寒殿。由元迄明至本朝，垂四百年，此瓮委弃人间久矣。乾隆十年，重进于朝。奉敕建石亭于承光殿之南以贮之，御制《玉瓮歌》镌于瓮内。内廷翰林恭和诗甚多，秀水郑吞松虎文诗云：“天启圣瑞玉瓮出，惟圣克受昭声歌。臣愚未睹法宫宝，伏读睿藻心为摹。瓮文三尺容五石，随形凹凸浮圆荷。刻画类铸鼎象物，长风蹴踏万里波。腥涎怪雾走蛟蜃，呀呷睖眴腾鼉鼉。阳冰不治阴火间，怪变灭没吞江河。伊谁铲削运鬼斧，或巨灵掌吴刚柯。吾思此玉当在璞，块然万古藏嵯峨。百灵孕合胚太极，润及草木辉岩阿。原为圣役剖凿出，宛转人世袭白窠。那知德薄不能有，供玩耳目羞媿媿。如延津剑泗水鼎，神物终化理不讹。于时恭承陛下圣，万方献瑞声猗那。八无遗贤物鲜弃，希世宝肯终烟萝。熊熊龙气光烛夜，乃迹而得归搜罗。转敕内府输朽贯，千金易致驷马驮。陈之广殿重图训，莫如金瓯无倾颇。龙翔凤翥发天唱，四十八人鸣相和。呜呼隐见会有遇，委弃道院岁已多。冬菹实腹泥没足，学士凭吊资吟哦。拂拭偶及光万国，经天不掩

同羲娥。甄幽拔隐寄深慨，谁其会者空摩挲。异物且贵况奇士，努力盛世无蹉跎。”此诗奉敕镌勒石亭楹柱。

长白祥药圃鼎，乾隆丙戌进士，由工部主事累官至布政使。尝作《酒帘诗》云：“送客船停枫叶岸，寻春人指杏花楼。”都下盛传，戏呼之曰祥酒帘。

满洲烈妇希光，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永贵之媳。员外郎伊嵩阿之宝也。夫病，割股以疗不验，矢以死从。因女弱无依，恐诒舅姑累，苦守十年。女嫁之次日，赋七言律诗二章见志，自缢死。翁录其诗奏上悯之，特予旌。遗稿多有可采。铁尚书保选入《熙朝雅颂集》中凡二十首。其《烈妇叹》二首，为大学士舒文襄子妇栋鄂乐作。盖自伤同志也。

长洲黄协周林事亲至孝，母病祷于北斗，愿以身代。积四十九日，方假寐，忽闻异香，幡幢蔽空下，中拥神人如世所肖斗母状，呼其名曰：“尔诚孝，奈尔母数尽何？”黄搏颡哀求，神曰：“怜尔孝心，当延尔母数旬寿尔。”已而果然。

长洲林煜奇蓄钟少孤，嗜学，年十八补诸生，乾隆戊子举于乡。性恺悌，族人有亲死不能敛者，与之钱为具棺木。同年生死，遗寡妻贫且病，贷金周之。交友以急告者，倾囊与之，不足则出所藏卷轴，使质钱为用。久而不归，亦未尝往索也。与人同行，人指所识妓门曰：“吾故人家也。”牵之入，见粉黛者，觉其给，辄引去。或招饮于舟，酒半呼妓至，则辞以溲，登岸脱归。其任恤狷洁如此。后谒选得教谕，年三十九卒。长子衍潮，敦行力学如其父。甫得一衿，遽婴瘵疾以卒，年仅二十六。天之所以待端人者顾若是耶？

吴县顾童子，年九岁，遘母病且殆，药不效。童子窘，从邻家赁剃发刀归，止户外，爇火煮汤，持刀割肱肉投铛中。会母呼汤，倾盎中以进。母饮之，病良已。童上袖间血漉漉出，

恬然无所苦。母病起，童子创亦合。上海曹御史鸿书为之记。

赵云松翼未第时，其戚张某为女鬼所祟，医祷罔效。赵往省之，坐其榻上，张恍惚闻小语曰：“赵探花至矣。姑避之。”及赵出，祟如故。张家苦求赵补被宿其处。旬日，颇安。赵归家，祟大作，而张竟不起。赵登乾隆辛巳一甲三名，官至迤西道。

吴县诸生陈和叔黄中，少通敏，长于史学。深究前代治乱往复所由，以达于当世之务，发为文，磊落不可控制。乾隆丙辰应博学鸿词科，廷试未取，客游燕、齐、豫、楚、闽、浙间。时高宗纯皇帝登极之初，中外大臣仰承圣意，延致天下豪俊，虚衷谘访。和叔故善海宁陈相国，因上书论用人、理财、治兵三大事。其条用人之目有十，曰分科取人、曰慎择举主、曰重名节、曰辨邪正、曰加俸、曰汰冗员、曰宽法网、曰核名实、曰惩贪、曰酌道里以铨选。条理财之目有六，曰定旂制、曰权钱币、曰兴西北水利、曰轻征榷、曰减漕粟、曰定盐政。条治兵之目有六，曰谨边防、曰严海禁、曰练士兵、曰修军器、曰简帅臣、曰加月饷。相国韪其言。会诏求骨鲠质朴之士，相国欲举之，和叔辞。已而倦游归里，下帷著书，成《宋史藁》一百七十卷。又著《新唐书刊误》、《国朝谥法考》、《殿阁部院年表》、《督抚年表》十余卷，《诗文集》四卷，贫不能付梓。年五十九卒，不能治丧具。亲友以金赙者，妻张固却之曰：“奈何以贫故，伤夫子义？”遂粥居以葬，其展氏之风欤？

## ● 卷十四

乾隆十六年三月初十日，奉上谕：“朕时巡至杭州，禹陵在望，缅惟平成之德，万世永赖。皇祖圣祖仁皇帝曾亲祀焉。爰东渡浙江，涉会稽，式遵皇祖旧典，躬荐馨于宇下。厥有姒氏子姓世居陵侧，应世予八品官奉祀。该督抚择其有品行者一人充之，以昭崇德报功之至意。钦此。”钦遵，由阁部移咨督抚，行据司府县结报详题，请将姒恒甸世袭八品官奉祀等因到部具题。奉旨准行。

乾隆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奉上谕：“朕昨至浙江省城，礼部未奏请遣祭已故大学士徐本。询其故，则以未入贤良祠例不致祭为对。徐本历事两朝，宣力多年，勤慎懋著。即如前者过常州时，已故巡抚潘思渠，礼部尚犹奏请。徐本视潘思渠为何如耶？朕巡幸所经郡县，名臣旧辅皆即致祭，乃国家念旧酬功之典。该部自当慎重办理，何得胶柱鼓瑟乃尔。徐本著入本省贤良祠，并著该部奏请遣官致祭。钦此。”仰见国家眷念旧臣，有加无已之至意，凡在臣工，宜如何感激奋兴耶？

乾隆十六年圣驾南巡，进治河方略之生员俞墉，赏缎一匹、貂皮二张、大荷包一对。进诗赋之吴楷、顾于观、姜抡元、王世球、于尧臣，各赏缎一匹、大荷包一对。其余王新铭等十五人，各赏大荷包一对。原任太仆寺卿张映辰、编修梁启心，各赏缎一匹、貂皮二张。续进诗赋之魏近思等二十名，各赏缎一

匹、荷包一对。严长明等五十二名，各赏荷包一对。二十二年圣驾南巡，进献诗赋书画人员，进一册者赏缎一匹，进二册者赏缎二匹。其进《万寿生生图》之罗学旦、进《苏诗补注》之查开，各赏缎四匹。二十七年圣驾南巡，进献诗册之胡绍鼎、李宗袁、王诚、吴灿英，各赏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二个。进献《黄山图》之员外郎许荫材、进献《龙井见闻录》之举人汪孟鋇，各赏缎二匹。进献画册之临生朱方蕙、童生吕师说、言世永，各赏缎一匹。进献《唐诗》之李清馥，赏缎二匹。三十年圣驾南巡，进献诗赋之汤世昌等三十人，各赏缎一匹。承办《金山墨刻》之程堂、姚思康，各赏缎二匹。江广达，赏貂皮四张，大小荷包各一对。以上俱见《南巡盛典》。后自庚子至甲辰，銮辂经临，行庆施惠，不胜殚述。

乾隆二十七年，李鹤峰因培督学江苏，按试淮郡。方唱名时，地忽震，西风大作，辕门外旗竿被风刮入云中，不知所往。时河湖盛涨，水与高家堰平，西风加劲，淮扬危在顷刻。河督以下各官面色如土，方恐怖间，忽转东风，天低若盖，见有黑龙在云中，修尾下垂，湖水上吸。一炊许，逻兵来报，消水三尺，众心大安，与试诸生欢声雷动。石埭县教谕沈公目击其事。

纪文达公昀，中乾隆丁卯顺天解元。二场表题，拟“乾隆十一年，上特召宗室廷臣，分日赐宴瀛台，赋诗联句，赏花钓鱼，赐赉有差，群臣谢表。”纪作高华典贵，进呈御览。其词曰：“伏以皇慈雾洽，雅叶夫酒醴笙簧。圣渥天浮，道契夫赓歌扬拜。秋深桂苑，蓼萧沾浓露之华。日丽缙峰，葵藿依太阳之照，集公姓公族以式燕。玉牒生光，合大臣小臣以分荣。冰衔动色，灵槎八月，真同海客之游。广乐九成，似返钧天之梦。屏藩有庆，簪组腾欢，臣等诚惶诚恐，稽首顿首上言：窃惟世道升平，著太和于有象。朝廷清暇，敷恺乐以无疆。鼓吹休明，

必有咏歌之作。润色鸿业，爰申燕乐之文。故象协凤梧，志卷阿之雅会。兴传鱼藻，留镐邑之遗风。《鹿鸣》以下共六诗，君歌臣答。《白华》而后为一什，谊美恩明。天王燕则诸侯毛，司仪夙传其职掌。正歌备而太师告，礼经亦著为典章。在先王皆具有明征，及后世乃别名曲宴。柏梁台上，藩封以迨于郎官。葡萄宫中，宰执兼随以学士。五王共宴，花萼楼头。三等分评，曲江亭畔。咸亨之会，二王同太子俱从。丽正之筵，两相暨礼官咸在。情契荆枝之句，兴庆移銮。诗吟花柳之天，乐游置酒。莫不燕衍于暇豫，用以祝颂夫太平。然而大陵享神，归藏既诞。洞庭张乐，庄叟尤夸。汾水新词，不入西山之录，瑶池旧事，浪传汲冢之书。虽有其文，盖无足道。至于宁哥喷帝，黄幡绰于以解嘲。婉儿评诗，宋之问斗其警句。牙光帽小，汝阳旋舞以簪花。飞白书成，常侍登床而乞字。每嫌轻薄，岂曰风流？未有沐浴深仁，醉以酒而饱以德。昭宣盛典，礼同节而乐同和。如今日者也。兹盖伏遇皇帝陛下，虹壁当阳，龙图启运。泽洽四表，薰风入舜帝之琴。德讫八荒，瑞露浮高辛之瓮。云生牖，松生栋，无为宰万化之原。乐为御，德为车，有道识一人之庆。固已民康物阜，不殊华胥之游。远义迩安，宛似春台之乐。九年耕而三年食，世登含哺鼓腹之天。十日雨而五日风，人识位育中和之化。史官载笔于玉署，频登大有之书。天颜有喜于瑶阶，爰下推恩之典。用相交于上下，务兼备夫情文。乃移法驾之清尘，焚香洒酒。聿举趯陂之高会，鼓瑟吹笙。乘泰运者百三年，再行旷礼。过中秋者十二日，先及懿亲。或庆衍于螽斯，或派分于麟趾。文昭武穆，尽周家子姓之班。东平河间，皆汉室宗盟之望。昔年故事，曾裁桐叶以分圭。此际遭逢，更叶棣化以待宴。未央二十万之赐，方此未多。唐皇十六字之荣，觉其尚陋。迢乎翼日，遂及群臣。落望后之仙萼，尚余两

叶。问重阳之瑞菊，尚隔十朝。则有辅弼依垣，列三台以拱极。卿士惟月，分九道以从星。鹓鸾集藜阁之英，鳌峰日晓。解鹿映柏台之绣，乌署霜寒。官司盐梅，俱陪嘉会。班联槐棘，咸预清行。职尽清华，郑鲜之未容启事。人兼风宪，李栖筠亦得从游。仪肃冠裳，列分左右。时乃仙车九九，降来五色云中。玉佩双双，随过百花桥上。参差贝殿，疑浮弱水之三千。隐见珠楼，似见昆仑之十二。沧洲晓气，化为宫阙之形。阖闾秋风，吹入金银之树。舟浮太液，惊黄鹄以翻飞。帐启昆明，凌石鲸而问渡。指天河之牛女，路接银潢。擎秋水之芙蓉，域开香国。寻芳曲径，惹花气于露中。垂钓清波，起潜鳞于荷下。檀林瑶草，似开金谷之郁芬。桂餌翠纶，喜看银盘之拨刺。大官赐膳，图云刻雷之尊。光禄传餐，渍桂酿花之酒。青龙布席，白虎执壶。四溟作杯，五岳为豆。琳琅法曲，舜韶奏而凤凰仪。浑穆元音，轩乐张而鸟兽骇。红牙碧管，飞逸韵以干云。羽衣霓裳，惊仙游之入月。莫不神飞色舞，共酌太和。咸觉心旷神怡，同餐元气。遂乃集枚马，呼应刘。歌咏清平，揄扬盛美。天章首焕，落一串之骊珠。御笔高标，扛百斛之龙鼎。葛天浩唱，不推羲绳以前。丛云奥词，漫道娲簧而后。因之句成七字，仿汉事以联吟。人赋五言，分唐诗而探韵。宫鸣商应，俱协和声。璧合璋分，细裁丽制。歌叶八伯，盈廷依紉纆之华。颂出九如，联袂上冈陵之祝。当此扬言以拜手，弥增嘉慰于宸衷。鸳绮七襄，抽仙丝于香草。鸾笺十色，分妙制于桃花。织天女之金梭，名高蜀郡。研吴都之银粉，价压胶东。玉井波寒，濯瓜桃于悬圃。铁舡渡远，分莲藕于华山。带去归鞍，香拂青丝之笼。传来中使，光摇赤玉之盘。皆得携出人间，争识来从天上。西苑赐游之佳话，曾何足云？北门侍宴之恩荣，无能过此。笑贞观丰年之庆，筵启丙辰。陋开元麦秋之登，樽移端午。千秋旷礼，

万古奇逢。洵哉游豫之风，允矣泰交之象。臣等才同樗栎，器谢栋梁。藻有愧于掞天，赋未堪以掷地。滥列金章之宠，叨分玉局之班。簪白笔而莫效涓埃，侍黄门而多惭献替。六鳌双凤，知点宰之难工。九几五筵，属遭逢之有幸。得与鹿苹之会，弥增鳧藻之思。伏愿化洽郅隆，治超皇古。无逸而乃可以逸，常轸夫康功田功。已安而益求其安，每惕夫一日二日。抚池台之胜概，则思灵囿之子来。对鱼鸟之亲人，则思拟王之咸若。观九族之燕笑，则思自亲睦以至平章。顾千官之肃雍，则思正朝廷以及邦国。赏花而念贡花之非礼。勿信其小忠。垂饵而知食饵之不情，务察其大伪。供来芳饌，莫忘东作之耕人。捧出霜绡，当廛西江之浣女。乐谐韶灌，致戒夫琴瑟之专。诗被管弦，务亲夫风雅之正。则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征为事、羽为物，音有五而协气长调。肃时雨、乂时暘、哲时燠、谋时寒、圣时风，畴次八而休征咸应。银绳玉检，不数夫七十二君。玉烛金瓯，永固于百千万世矣。臣等无任瞻天仰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按文达公其时年甫弱冠，场屋中乃有此赡丽之文，洵不愧一代作手。

蔡葛山相国奉敕校四库全书时，其幼孙误吞铁钉，医家以朴硝等药攻之不下，奄奄就毙。适校至《苏沈良方》，见有《误吞铁物方》云：“剥新炭皮为末，调粥三碗与食，其铁自下。”依方试之，果炭屑裹铁钉而出。乃知方技杂书俱有用处。苏沈者，苏东坡、沈存中也。宋人集其所论为此书云。

曹来殷仁虎由召试中书，登乾隆辛巳进士。在京师时，昼寝，梦一伟丈夫来拜，自称黄昆圃。偕至一处，宫殿巍然，中有尊神，面正方，著本朝衣冠。请曹入见，曰：“吾三人皆翰林衙门官，只行后辈礼，不行僚属礼。”坐定，目曹曰：“卿十一岁时行一大好事，上帝知之。故特召卿到此受职。卿可即

来。”曹茫然不记幼所行何事，惟力陈家寒子幼，不愿来。尊神意不怪，向黄曰：“再劝掖之。”语毕而入。黄笑谓曹曰：“翰林衙门甚苦，何恋恋不肯来耶？”曹又哀求至再。黄曰：“我姑为卿说情，或者可免。但卿以后逢火日不可出门，慎无忘也。”曹唯唯。因问尊神何人，曰：“张京江相国。”问此间何地，曰：“天曹都察院。”曹惊醒。后每出门必避火日，虽庆吊亦不往。数年后，渐不记忆。乾隆三十三年腊月二十三日，严舍人长明邀曹至程太史晋芳家作诗会。俗以此日礼灶，遂以为题。席间酒数巡，曹伏案睡去，摇之不醒。客大惊，疑诗中有侮灶神语，故神示之谴，乃群向灶神礼拜祈请。至三鼓，曹始苏。自言恍惚出门，如行泥沙中，身不知所泊，亦了无恐怖。忽见黑袍神迎面拦阻去路，因送之归。次日，取时宪书阅之，二十三日乃火日也。曹后官至侍读学士，卒无他异。

乾隆甲寅，四川解元黄多益，场前梦人示以题，为益者三友章，因改名应之。榜发，果得榜首。

乾隆三十年，高宗纯皇帝巡幸江浙。训导王世芳接驾，时年一百七岁，奉旨赏给匾额并赏缎二匹。三十六年，入都恭祝皇太后万寿。时世芳年一百十三岁，赐翰林院侍讲衔。还乡与第三子同行，白发飘萧，背转伛偻，不似乃翁之矍铄。问其年，曰：“八十五岁。”又乾隆辛未，圣驾南巡。有湖南汤老人来接驾，年一百四十岁。上赐扁额云：古稀再度。皆熙朝人瑞也。

无锡王晋川会汾，乾隆丁巳翰林，官至吏部侍郎。家故贫，刻厉读书，馆选后犹键户下帷，勤读无间。人以为难。癸亥御试翰詹第一，一岁三迁。洊陟卿贰，立朝蹇蹇，有古大臣风。上方倚重，将畀中枢，会京察自陈，举侍讲学士齐召南自代。推贤让能，朝野重之。

南丰李恭毅公湖，乾隆己未进士，由知县累官至广东巡抚。

时番禺茭塘湾为盗藪，出没数百人，劫掠官民无数，大吏不敢问。恭毅下车，即确访得实，商之巴总督延三，委汪臬使新、广州李知府天培率兵千余人捕之。四面设伏，夜半鼓噪而入，直捣直巢。巢名老鼠山，三面临海，其贼首梁亚香，闻风即率其丑类拒捕。官兵踊跃争先，擒其贼百余人，亚香见势不敌，即遁至海边，扳倒枯树掷之海中，腾身抱树而逃。汪命善泅者驾小舟，追至海中擒之。奏闻，上嘉之，命严鞫其党。匝月狱成，共审得首从一百八十人，所劫数百案，磔于市。令铸大铁猫于老鼠山以镇之，盗风始息。粤人为之歌曰：“广东真乐土，来了李巡抚。”圣眷正隆，而积劳成疾，遂卒于官。敛时见其面目手足作黄金色，光耀照人，亦一奇也。

刘文定公为相时，王司寇述庵以公事诣邸第商酌。时夜半，天寒甚，公呼三公子具酒脯，而厨传已空，仅得白枣数枚以侑酒，公自愧其陋。然俭德如此，不可及也。

丙辰征士武林桑■甫之父文侯，家贫，性至孝。父病膈，医者云须羊脂和粥以为饵，文侯每日侵晨市脂煮粥以供父。父歿，文侯抱铛以哭，若孺子然。里人为绘《抱铛图》，作诗纪其事。万光泰一首最悲切，云：“羊脂数合米一掬，病父在床惟啖粥。父能啖粥子亦甘，粒米胜于五鼎肉。升屋皋某无归魂，束薪断火铛寡恩。床前呼父铛畔哭，抱铛三日铛犹温。呜呼！恨身不作铛中米，临歿犹能进一匕。谓铛不闻铛有耳。”

高邮夏醴谷之蓉，雍正癸丑进士，由教谕膺荐举入翰林，典试闽中，督学粤东。于治经外示以古文之学，两省文风因此蒸蒸日上。星轺所至，综所见闻，系诸篇什，著有《駢征集》。归田后，仍日事丹铅，手不释卷。耆德盛名，学者以为矜式。

会稽周学士长发，雍正甲辰进士，改庶吉士，散馆以知县用，寻改教职。乾隆初，由荐举重入祠馆。奉命祭告嵩华、江

淮、吴山等处。乞假省母，恩赐内缎丰貂，令归为母寿，极儒臣之荣。

华亭王 厉斋祖庚，为相国文恭公长孙。幼颖异，公爱其类己，且生同甲，故名曰祖庚，字曰生同。雍正丙午丁未联捷，榜下选山西闻喜县，调兴县。岁旱，申请开仓平糶，不待报，即令民赴仓买谷，民赖以安。乾隆丙辰荐举，应召试不售，寻奉旨纂修经史。出知隰州，卓荐升顺德府，调保定府。恭逢圣驾巡幸及秋猕木兰诸大典，屡荷召见，奏对悉称。在任八年，卓荐者再，然终以未得入词馆为歉。两子绍曾、显曾皆膺馆选，而意终不乐，亦见文人结习未忘也。

山阴胡稚威天游，两中副榜。乾隆丙辰荐举召试，因持服未与。次年补试，又以污卷见遗。居京师，馆任宗伯兰枝第，晨夕商榷读书，未尝挟一刺以干公卿。公卿慕其名者，欲一见而不可得。每广座作文，落纸辄数千言，见者嗟服。骈体文得唐燕许二公之遗。会《一统志》成，当进御，鄂文端、张文和两相国属齐检讨召南作表，齐推稚威。文端欲招之，卒不至。其任气不肯下人如是。

桐城张文和公七十寿辰，高宗赐对联云：“潞国晚年犹矍铄，吕端大事不糊涂。”

常州陈文恭公薨，赐对联云：“执笏无惭真宰相，盖棺还是老书生。”

钱唐梁文庄公乞假养亲，赐诗云：“翻祝还朝晚，卿家庆更深。”天语之肫挚如此，知明良之契合深矣。

吴县陶部郎筱之妾李氏，年二十四而寡。抚所生子望潜甫弥月，教养成人，为之授室。媳陈氏有娠六月，而望潜又歿。时陈氏年甫十七，痛不欲生，勉从姑命，以待生男延宗祀也。已而举一女，孀姑恐伤寡媳心，亟请于族党，公议以犹子绪澧

为嗣。又十年而李氏卒，计守节二十九年。陈氏命绪澧循例请旌，建坊墓道，綽楔巍然。工费不貲，典质簪珥殆尽，亲族贤之。乾隆壬子，陈氏年四十一岁，西邻不戒于火，延薰将及卧室。举家徙避，陈氏守伯姬之戒，端坐不出。时西风大作，火势忽迎风返转，阖门得免于厄。天之厚待苦节，此其显而易见者也。闻绪澧之子亮采，已有声庠序，陈氏犹及见其孙之成名，食报正未有艾耳。

长洲蒋重光女，有至性。父病痼日久，女随生母晨夕侍。会天暑，蚊集嘬遍体，婢媼辈欲挥之，女不可，曰：“蚊得一饱，便绝他噬，宁使噬吾肤，毋令再噬吾亲也。”婢媼为之泣下。其感人如此。女年十四，字同里陈珏，未娶而夭，女誓不再字。父母不忍夺其志，遂归于陈。持服如制，立嗣娶媳。而嗣子又歿，乃与孀媳抚遗腹孙廷椒，以养以教，守节三十余年而卒。廷椒呈请详题，得旌典焉。

程香岩荫贵中乾隆己卯举人，授四川大竹令。有政声，公余以诗画自娱，翩翩一书生，绝不料其有干济才也。金川用兵，上官察其能，委办南路科多站，程以其子烈随行。西军失守，贼势方张，渐及科多。程下令籍隶役兵夫，尽力死守，数月贼不得逞。黠者教以火攻，贼乃积薪纵火。既炽，程身先出战，手刃二贼，遂遇害。其子亦不屈死。事闻，赠道衔，祭葬荫赉如例。若程君父子，可谓忠孝萃于一门矣。

## ● 卷十五

高宗纯皇帝御极六十年，寿寓宏开，笃生人瑞。各直省奏报耆民五世同堂、亲见七代八代者，屡见邸抄，然未有如长洲蒋氏之盛者。乾隆丙寅春，内阁中书应焜之祖文源年九十，配张氏年八十九。翰林院编修元益之祖文涵年八十九，配顾氏年八十八。俱五世同堂，亲见八代。应焜、元益同日给假，回籍祝寿，海内荣之。时徐雨峰士林为巡抚，制联称祝云：“登甲登科，五代儿孙绕膝。难兄难弟，九旬夫妇齐眉。”洵为熙朝盛事。

乾隆庚戌，恭逢高宗纯皇帝八旬万寿。先期有诏，以戊申乡试己酉会试为正科，己酉乡试庚戌会试为恩科。己酉典江南试者胡阁学高望、贺考功贤志选士公明。闱中向例，于万寿节将各房考首先呈荐之卷，取中一名，名曰恩卷。然间有二三场疵累或事故不到，不能入彀者。是科金山令奉天于沧来鳌图房中首荐一卷，主司亟加称赏，即时批中。及填榜，拆阅弥封姓名，乃知是卷为元和王寿祺。主司监临及监试帘官辈，无不额手称庆。圣天子寿考作人，髦士嘉名适符瑞应也。

长洲钱宫声中谐，康熙己未博学鸿词科，官翰林院编修。时汤文正公为江苏巡抚，赠以题额曰“奎壁凝晖”。乾隆己亥，宫声元孙桢以第一人举于乡。辛丑公车北上时，梦五色云自空飞下，中有苍龙直前蟠舞，因以左手持龙角，右手取笔，大书

“奎壁凝晖”四字于龙头上，龙即腾空去。寻中会状。自前明正统商文毅公谪后，三百三十六年来一人，自唐元和张公又新至是，九百七十六年中第八人也。高宗纯皇帝御制三元诗赐之，有“王曾如可继，违弼我心存”之句。草茅新进，而简在帝心如此，岂非厚幸与？

乾隆甲辰，余在四川成都府城隍庙见一道士，清癯如鹤，发半白，问其年，曰：“不知也。”因言今岁圣驾南巡，惜未得瞻仰天颜。余异其言，因问：“吾师曾至江浙否？”道士备述圣祖六幸江浙诸庆典，并沿途景亭名胜所在，历历如绘。非躬逢其盛者不能道，殆二百岁人也。

崇化屯属之刮耳岩，为大金川要道，蜿蜒线栈，约长三里。山岩如削，石壁峻嶒，俯耸作欲堕状。下视大江，苍茫无际，涛声雷动，往来者扞壁附石，转侧伛偻，势与俱倾，苟一瞑眩，颠蹶无底。王师平定噶拉依，循岩筑石为栏。行人过此，咸诵阿文成公之伟烈。北行七十里，名龙登碉，即福贝子驻兵处。

福贝子康安，后追封郡王，大学士傅忠勇公次子。年十九，以头等侍卫统兵，随定西温将军福征大金川叛酋莎罗奔，进驻龙登碉。木果木兵溃，贝子以众寡不敌，且战且退。行至刮耳岩，痧胀坠马，家人恐惧，委之而遁。重庆营战兵王贵见贝子呻吟草中，奇其状貌，负而疾驰七十里，抵沃什站。适阿文成公自西路撤兵至沃，一面饬令随营太医诊视，立遣将备以安舆，送入关。五十年，贝子节制全蜀，阅兵至渝，忆及王贵刮耳岩之功，立谕镇将查访。时王贵辞粮已久，孑然一身，补履为业以自给。贝子既悯其迈，又感其劳，欲官千夫长以酬之。王因年老力辞，贝子知其性耽麴蘖，为置千金之产，俾得醉饱终其身。蜀人咸称王之淳朴，而多贝子之勇于报德也。

乾隆辛未四月，圣驾南巡至山东，抚臣准泰奏称：“山东

之沂州府，旧为琅琊郡地，嗣号临沂，本朝因之曰沂州，寻升为郡。考之《通志》，该地为汉臣诸葛亮及晋臣王祥、王览，唐臣颜杲卿、颜真卿故里，是以城内旧有景贤祠，为合祀亮与祥、览及杲卿、真卿等五臣之所。及忠孝祠专祀亮、祥于内。今各祠宇虽皆年久堙圯，而志乘载之，里民思之，并有诸葛城、孝感河诸遗迹存焉。此五臣者，如诸葛亮之鞠躬尽瘁，殚忠汉室，伟业丰功，史册炳然。至如王祥之纯孝格天，王览之友于感母，洵皆至性出于醇笃，非仅为一代名臣已也。若夫颜杲卿、颜真卿之节烈萃于一门，孤忠标于千古，尤为正气凜然。是亮等不独学术事功，彪炳载籍，且其忠孝友悌，实为千古人伦坊表。今事远年湮，各迹虽沈榛莽，然里民之怀想芳徽，犹昭昭可考。兹当我皇上翠华巡狩，聿修庆典。可否仰恳天恩，将此五臣，或赐匾额，或赐诗章。一经圣主褒嘉，则五臣之忠孝亮节，既得上随奎藻天章，永垂不朽，而圣主表忠教孝之化，益觉光昭万祀矣。”奏上，蒙赐七言诗一首，旷典也。

浙江萧山张氏观五、采五昆仲，俱以资入为郎，出宦山东、福建。乾隆丁未岁，其家后园荒地上忽出大竹两竿，枝叶凌霄，诧为奇事。是年秋，观五擢东昌府知府，采五擢汀州府知府。

乾隆辛丑十月，萧山陆敬轩为永城尉。署中旧有柳树一株，年久半槁，命工伐之。锯板，见天然画一幅，如淡墨写成。左右峰石峻削，悬崖上有松一株、老树一株，枝叶倒垂，松上缠藤累累。下有一叟扶杖立，高冠长袖，须眉宛然，左手纳袖中著胸前，右脚前行，露其舄，左脚隐衣下，回顾若听泉状。虽妙手写生不是过也。造物之巧，真有不可思议者。

毕秋帆沅为陕西巡抚时，曾上华山顶宿僧舍，梦有人长身玉立，著古衣冠，拜之曰：“某居此山中已及千年。近有僧人以大铜钟挂吾左臂，吾甚苦之。乞为解释。”明日入寺，果见

有钟一口挂大银杏树上，因命山僧移钟别置他所。

秋帆先生，生平于古人中最服膺苏文忠公，每于十二月十九日，辄为文忠作生日会。悬明人陈老莲所画文忠小像于堂上，命伶人吹玉箫铁笛，自制迎神送神之曲，率幕士及属吏门生衣冠趋拜。拜罢张宴设乐，即席赋诗。秋帆首唱，和者积至千余家，当时传为盛事。

浙江金华吴紫廷凤来，乾隆庚辰进士，任广西象州知州。境内有山，山上有龙潭，旱时祈雨甚灵。吴不信，尝带从役数十人入山祷雨，初见潭水甚清，一无鳞介，俄顷忽见有红白鱼数头出没其间。从者罗拜曰：“龙神见矣。”吴不信，引弓射之，一鱼血淋漓带箭去。众惶惧不知所为，吴大言曰：“果系龙神，当现真相，吾始信耳。”言未毕，四山昏黑作云雾，对面不辨人，潭水决起数丈，龙头仰浮水面，其状如牛，双角有须，两眼若漆，而所射之鱼仍带箭游泳于龙之左右，若侍从然。吴始信服，再拜谢过。未几，大雨如注。

琵琶亭在江西九江府浔阳江畔，题咏甚多。乾隆间，唐蜗寄英司榷九江，置纸笔于亭上，贾客能诗者辄令赋诗，开列姓名，交关吏投进。唐读其诗，分高下以酬之。投赠无虚日，坐是亏累，变产以偿，怡然绝不介意。去官后，过客思之，为建白太傅祠，肖唐公像于旁，至今尚存。

江阴李芥轩崧，隐居不仕，与其配薛素仪更唱迭和，有前明赵凡夫、陆卿子之风。一日夫妇对酌，偶以瓜子仁排作数行，芥轩云：“细剥瓜仁排雁阵。”素仪应声云：“轻移杯底印连环。”一时传为佳话。

歙县程道平坦，少习制举业，不售，去而学贾。生平敬惜字纸，每行街市，辄注目四顾，恐有字纸弃地也。人以为痴。程乐此不疲，倡惜字会，雇人拾剥，砌炉焚之，灰则附客舟载

至江而沉之。如是者五十年。年八十余，无疾而终。歿后旬日，示梦于其子曰：“我前身乃文帝坐下白骡也。夙根不昧，惜字一生。今往浙江托生为士人，早掇科第，食其报矣。”此乾隆五十九年事。

常州孙氏祖茔，在府城西门外十里。乾隆间，茔上忽生连理木二本，上合为一，枝干拳曲，人所罕见。至丁未科，裔孙星衍中进士第二人，由翰林累官至山东督粮道，曾作记刻石墓间。

乾隆己丑殿试，进呈十卷中，吴县潘榕皋弈雋名列第七，以得信迟误，保和殿御试不到，改为内阁中书。一日，刘文正公指潘笑谓同列曰：“此天子呼来不上船者。”

吴县潘芝轩世恩，生于乾隆己丑十二月。诞生前一夕，其祖贡湖赠公梦一玉麒麟自空降于庭，赠公取置掌中，宛转化为婴儿。比长，天姿聪颖，器宇端凝。中癸丑进士第一人，历践清华，年四十官至尚书。

乾隆癸酉，太仓王生赴省试，有同乡友三人托预定寓定，恐临期仓猝也。王因为之税屋三椽，而已下榻于其房屋内。越数日，王卧病，恍惚见吕祖入门，手持香圆三枚。王起迎之，吕祖摇首微笑曰：“到口乃可吞耳。”王不解所谓。翌日，三人来，王亦病瘥。场事毕，三人皆捷，一解元吴溶，一第八名吴一桂，一十一名吴锬也。

长洲蒋氏族最繁衍，其先世光禄公可竹墓在娄门外坝基桥。五年合族会祭，于舟次肆筵宴剧，观者如堵。乾隆壬辰二月，届会祭之期，黎明有一白鹤舞于墓前，旋绕者再，四围喜鹊结队相随，逾时始散。是年，少司马元益膺覃恩一品封诰，四世俱仙鹤补服。阅二年，奉命典浙江乡试，撤闱后，得旨给假回籍省墓，里人荣之。

蒋参议祠在虎邱，祀明天津兵备参议灿，孙赠兵部右侍郎之逵配焉。乾隆乙酉，高宗南巡至虎邱，见参议祠前斗标林立，上曰：“这是那一家？”时扈跸大臣以山东学政蒋元益家祠对。上曰：“原来是念书人家。”胜国名臣重邀温谕，尤为异数。迄今里人尚呼为旗杆场云。

蒋佚圃赠公旧第，在郡城福济观西，门首贞节坊，为赠公嗣母盛太夫人建。自康熙初至今，绰楔巍然，左右屡遭回禄，坊独保全。乾隆五十年间，邻近大火。太夫人元孙媳陈氏，亦节妇也，居第内后楼，望见火势方炽，一星冠羽衣人凌空指挥，若保护此坊也者。因得无恙。陈氏夜梦太夫人语曰：“上帝嘉我生前贞节，故临灾之际，神明庇佑。”今吴县节孝祠中，木主首列者即太夫人也。后裔成进士者十二人，登贤书者三十余人，其食报如此。

高邮州廨东有状元墩，祀文昌神。神前有一骑，俗呼曰白特，甚著灵显。王文肃安国、夏筠庄之芳、夏醴谷之蓉三公为诸生时，会文于此。文肃尝夜入文昌祠，祠前故有一小桥，履桥上软如绵，初不觉也。既至，祠僧惊曰：“桥圯矣，君何从来？”文肃茫然。次早见神前白特，四足泥淖，尚津津然，疑夜所履者即此也。后三人皆成进士入翰林，惟文肃官至尚书。

俞贞女名杏贞，金匱人，翰林肯堂女弟也。许字高邮明经金兰，未嫁而兰卒，女闻，绝食死。女能诗，尝过露筋祠作诗曰：“遗烈传千古。闻名似读铭。噬肤空幻相，屹石护贞灵。未见野莲白，惟伤沙草青。崇祠留砥柱，多少女郎经。”时人以为诗谶，所著有《杏轩集》。

苏州周勳斋明德，官蜀中最久。尝随福郡王入西藏，见唐古忒风俗，人死即脔割以喂鹰犬，谓之天葬地葬。又割天灵盖作盂，贮酥油供佛。明德乃稟驻藏大臣，出示禁止。其略云：

“钦差驻藏大臣示，为禁止鬻割死尸，以重人伦，以厚风俗事：照得天地至大，凡一切知觉运动之类，惟人最灵，惟人最贵。无论山陬海澨，但系人类，莫不有父母焉。但有人性，莫不有不忍之心焉。既有此心，则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俱至亲至爱之人，生时团聚欢乐，死后哀戚悲恻。人有同心，理固然也。乃唐古忒欲崇佛教，赋性愚顽，积习相沿，无情无理之事不可枚举。即如人死残割，与鹰犬掠食，谓为天葬地葬，竟与禽兽无异。本部堂奉命驻藏，治理斯民，蒿目疚心，不忍不广为训诲，俾佛地番民，共晓圣教而遵王法。从此养生送死，伦纪无乖，乃至愿焉。查律载笞杖徒流斩五等，所以治罪人也。至于剖尸枭首，尤为极重之刑。其谋反、叛逆、弑父、杀兄、妻杀夫，乖乱伦常之人，方予凌迟处死。今唐古忒民人，各有父母、兄弟、妻子，在生极其怜爱。迨其死后，即将尸碎割以喂鹰犬，其子其弟其妇在旁观瞩，不以为惨，反谓得受好处，有是理乎？试思尔之父母，生而获罪，为王法所加，或斩或剐，其子尚为哀痛。或尔之父兄，为仇人残害，其子弟尚欲报复。焉有一生无罪，幸得善终，反被自己妻子凌迟，残忍凶恶，一至于此。虽日夜诵经忏悔，何能消罪于万一耶？尔将父母尸身残毁，喂鹰喂犬，故尔之子孙，亦将尔尸照样割裂，此即明示报应，可不猛然省悟乎？嗣后人死，概不许残毁以喂鹰犬。自己有庄田者，于庄田内埋葬。如无庄田之贫民，现由达赖喇嘛拨出荒山，立为义冢公地，报官即与掩埋。倘有无知番民，仍不遵奉，即治以不孝之罪，凌迟处死。母胎后悔，特示。”自示之后，唐古忒民人感化凛遵，顿改恶俗。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山东庠生张大美，素奉关帝甚虔。乾隆乙亥，张患病甚剧，恍惚间梦至关帝庙，见帝方升殿理事。著本朝衣冠，威仪严肃，

张怵息不敢仰视，有顷闻呼张名，张匍匐至阶下。帝在殿上语之曰：“吾庙中楹柱对联，肤泛俚俗，甚不惬意。尔与吾有香火缘，其为吾改之。”张跪诵一联云：“数定三分，扶汉室削魏伐吴，辛苦备尝，未了平生事业。志存一统，佐熙朝伏寇降魔，威灵丕振，只完当日精忠。”帝深加叹赏。曰：“此四十二字，尔来岁当知好处也。”张叩谢出，遂寤，不解来岁何云。次年乡试，首场，张坐矮屋中构思未就，倦而假寐。梦帝肘之曰：“起，起，尔忘对联字数乎。”张惊醒，文思沛然，援笔立成三艺，如宿构然。是科中式第四十二名。

苏州府城圆妙观之东，为临顿里。有钱某者以卖药为业，谨愿性成，市价不二，里人重之。一日，钱方据柜板修治药料。忽有一癯道士，抱一臃肿幼童置柜上，抚弄之间，三遗其矢。店伙大恚，将加诟谇，钱谕止之。道士曰：“居士善人，吾令吾徒自己收拾可耳。”即呼童俯拾所遗矢纳口中，钱察其异，亟夺之。道士已肩此童去，步如飞，遥望之，所负非幼童，乃一葫芦耳。因悟此道士必吕祖也。柜上遗矢之处，异香经月不散。人有异疾不能瘳者，试刮板屑少许，和药以进，病良已。不逾月，柜板洞焉。时人咸以钱家药店吕祖曾到，利市三倍云。

梁溪俞蓉汀大鸿幼警悟，嗜学工诗画，得唐宋人意。及长，循例入太学肄业。岁需膏火，自顾弗遑也。有吉水某，与俞素相善，游学至都，遽疾不起。俞经纪其丧，尽罄己资，且抚育其十岁孤儿。延师课读数年，学大就。适俞以考职发河工，将出都，以某尚未归葬，其子不能独留都下，急托其乡人，给资令扶柩同归。其子旋游庠食饩，感俞高义，至今尸祝之。俞年四十九，无疾卒。著有《蓉湖吟草》。

定州唐河近村，为西山众水所归，骤长丈计，依阜而居者时遭水厄。有王某者耕于田，见水忽至，急趋至家，遇妻在户，

即负之走。妻大声呼止之曰：“母在内，何先顾我也。”某舍而负母，置之阜。归救妻，则水已及丈，居毁而妻无迹矣。奔告母，母痛甚，望水泣不已。寻见一尸浮近阜，某力挽出之，即妻也。母痛益，抚尸大恸，某亦视而泣，妻忽苏，张目如梦醒然，形气无恙。母子告以故，始觉再生。未几水落，仍安居如故。盖造物嘉其孝，特活之数外也。

容城张进士南川，父某以岁贡铨恒山学博，食俸十二年，积金八十。孺人以公年届六旬，己年亦五十有七，子嗣无望，力劝归田。公从之，乞休返，行装萧索，不及一肩。次保阳旅邸，闻邻妇老少相泣，异而询之。知老妇有子，为催科役，亏官粮三十余金，限甚迫。其妻计无所出，将自鬻以偿，是以悲耳。公恻然欲解囊以济，虑孺人中沮，太息不止。孺人先亦询知始末，亦以力薄，敛容不敢请。公会其意，以告孺人，慨然如数代偿，全其骨肉焉。次早，车过西城旧石坊下，闻空中云：“该死者至矣。”又有人云：“昨以积善免，且有一子登第。”语甫毕，石坊崩，去车尾仅尺许。既归，孺人以车中所闻语告公，曰：“一念感天，君或者其有后乎？”劝之置妾，不可。未几，孺人信水复至，居然生子，即南川也，远近闻而异之。南川幼聪颖，年十七成进士，出宰百里。二老人就养任所，俱享大年，积善之报也。

江北张某为人经纪，收债于江宁。岁暮将归，黎明肩行李出城，门未启，立市檐以待。倦甚，以置金之布搭坐身下，方闭目，城遽启，忘携身上布搭，仅肩行李趋出。行里许，始觉，急返觅旧所，已各肆俱张，人如云集，而布搭不知去向矣。于此愁眉观望，徘徊不已。一老者询故，以实告。邀张入曰：“今早启门，得有遣物，未识相符否。”张曰：“为东人归者两大封，其小封则己物也，锭数分量各若干。”老者验系原物，

即还之。张感泣，愿以己金奉。老者笑曰：“吾果爱财，顷则不言矣。君何不谅也？”张不敢强，因拜谢，各道姓名而别。张纸江待渡，而风大作，渡舟多覆，溺人无算。张恻然曰：“吾所携之金失而复得，吾命亦属再生矣。”悉出己金，买救生者操舟往救，立拯数十人。皆感谢，彼此通姓氏。中有一少年，江宁人，往江北贸易，回家度岁，即还金老者之子也。张异而告以故，闻者莫不叹息。后二氏结婚姻焉。可见济人即自济也。

元和施季子澹，性至孝。父病目翳，以舌舐之，二十日尽去，目复明。母病痢，五月不止，割臂肉和药以进，病立起。母思食梨，时尚未有，忽来一老妪遗之。澹上有三兄，伯早卒，仲叔常客游，澹奉父母。索逋于东昌，一夕梦黄衣老人曰：“尔父病亟。”澹惊起，即刻束装归。至江口，阴云四合，将有大风，舟人相戒无渡。澹涕泣叩头，一老篙工哀其诚，渡之。中流舡几覆，忽闻空中语云：“谨护施孝子。”厥后其孙文燭举于乡，请旌如制。

## ● 卷十六

歙县洪桐生梧，乾隆庚子，恭应南巡召试，钦赐举人。后中庚戌科进士，散馆授职编修。嘉庆元年正月，太上皇帝授宝礼成，群臣上表称贺，翰苑诸臣各进持赋词章，俱蒙睿赏，颁赉有差。桐生独出机杼，敬撰《万全全韵颂》进呈，洋洋万余言，导扬盛轨，无一肤泛语。圣心嘉悦，拜蟒袍文绮之赐。是年冬，简授山东沂州府知府。先是，桐生之兄名朴、名榜者，俱以召试邀恩，历官至知府。后先接踵，若合符节，亦见文人遭际之隆也。

嘉庆九年八月，奉上谕：“朕兄成亲王，自幼精专书法，深得古人用笔之意，博涉诸家，兼工各体，数十年来，临池无间。近日朝臣文士之工书者，罕出其右。早应摹勒贞珉，俾广流传，而王撝谦自矢，不肯遽付钩鐫。昨特命军机大臣传旨，谕令将平日所书各种，自行选择刻石。始据王具摺陈谢，遵旨于回京后觅工摹刻。著照所请，以诒晋斋名颜其卷帙。王即缮朕此旨，勒冠简端，以当制序。本日王所奏之摺，亦著另书一通，附刊于后。以志一时翰墨欣赏之盛。钦此。”王遵旨泐石寿世，艺林宝贵，珍若球琳。洵熙朝盛事也。

钱唐钱声谷槐，弱冠游庠，屡困场屋。尝祈梦于忠肃祠，梦忠肃示一纸，大书十六字曰：“尚早尚早，来不凑巧。若问功名，绿衣人小。”醒而不乐，谓中期尚远也。然绿衣句不解

所谓。嘉庆甲子，潘芝轩司农典浙江试，声谷始领荐，年已六旬。谒见座主，询及入学年岁，具以实对。潘拱手致敬曰：“前辈前辈，是年家大人入学，某尚未生也。”因悟梦兆之巧。此事与刘子壮梦出朱之弼房中相似。

嘉庆辛酉，郫县天后宫紫槿花盛开，花类牵牛。有小鸟翔鸣其间，丹喙金距，文彩遍体，形似凤而小，群鸟随之不可胜数。居人以得见为祥，不能比岁然也。石门顾辑五述。嘉庆乙丑三月，简州徐刺史鼎奉檄赴嘉定催铜。夜梦五人从东来，自称行疫使者，将赴成都。问何时回去，曰过年看龙灯方回。后徐回省，适见瘟疫流行，忆及所梦，告之总督。令府县晓谕民间，以五月朔大张灯火，如元宵故事。自锦江门以达盐市口，金鼓震地，灯火烛天，花炮烟火彻夜不绝。各官复捐俸，延僧道设坛诵经。如是者五日，时疫遂平。岂厉鬼亦可以术诎之耶？或曰，是良有司恫■在抱，足以感嘉祥而消沴气也。

播州老瀛山之白瀛观，志称老君修炼于此山。门前石梯百余级，水经石窦中，淙淙可听。崖上镌“梯步鸣琴”四大字，笔力苍劲。山门之左，瀑布千尺从崖泻下，仿佛庐山面目。观之南，两峰夹峙处跨以石桥，势若飞虹，下临绝壑，名曰飞仙桥。桥南石笋一株，峻削直上。石下一洞，内供大士像，题曰“卧云枕月。”石笋稍南有玉井焉，甃以白石，覆以松桧，相传饮此者多寿。棋盘崖石几石椅，状皆极肖，远望之如悬峭壁间，崖路一线，猱援而上，山上异景颇多，不能殫述。其最奇者莫如香碑，削壁万仞，崖际忽吐一石如舌形，大似三间屋，围以石楠。香碑嵌石壁上，字类篆文，模糊不甚可辨，游人以绢拭之携归，其香经月不散。从玉井左转，以铁链承木架浮梁，以达香碑。余于甲子春过播州，游白瀛观。见一老道士，类百余岁人，操秦音，喜著高脚木屐，其行甚捷。问其年，笑

而不答。或曰明季避流寇时即居此，国初时尚与乡先生赋诗赠答，年来益与世俗相远。观中住持即其徒孙，年亦九旬矣。盖道士皆饮玉井泉者，故多寿云。

邛州火井，槽产盐而乏柴草，灶户全赖井火以煎熬。色类萤火，以猪尿胞吸其气，能携之远方。用大针刺一孔，以火薰之即然，光大如豆，终夜不灭。余过邛州时曾亲试之。

余幼时读《庄子》“北溟有鱼，其名为鲲。化而为鹏，其翼若垂天之云。”以为庄叟寓言，未必实有是物也。后阅《南汇县志》载，国初时有大鱼过海口，其高如山，蠕蠕而行，过七昼夜始尽，终未见其首尾。嘉庆甲子，山东登州府蓬莱县滨海处，一日忽有大鸟从空飞过，两翼垂天，昼为之暝。城内外人观者亿万，咸恐惧罗拜。逾时始不见。岂即《庄子》所谓鲲鹏耶？

嘉庆丙子十月，江苏海州据报沿海有大鱼一头，两目已剝去，计长三十六丈，目背脊至腹，高七丈有余。居民咸肉食之，其肪甚厚，腥不可闻。较诸《南汇县志》所载，渺乎小矣。

嘉庆丁巳，南康谢蕴山启昆为浙江布政使。辟署中园屋，得永平砖八块。大喜，以为晋惠帝时物，遂名此室曰“八砖书舫。”赋诗纪之，一时和者百余人。或以为明永平厂所造，非晋砖也。方伯曰：“区区瓦砾，何足深究？”尝见鉴古家每得一物，断断聚讼，甚至穿凿附会。何不如方伯之见超也？

无锡唐孝女素，少有至性。慕北宫女之为人，居惠山之麓，卖书画以养父母，至老不字。士大夫重其人，往往函金购尺牍，视若奇珍。嘉庆初，邑绅请于有司，详题得旌典。闻今尚健在，年近七十矣。

长洲张孝女寿姑，居浒墅关，有殊色，尤精女工。髫年丧母，其父为之择婿某，喜狹邪游，染恶疮，溃烂无人理。舅姑

不得已，央原媒退婚。女父本窶人，心窃喜，盖关部丁胥艳女久，争欲聘之，千金可立致也。女持不可，曰：“儿一人宁字两姓耶？”父曰：“吾小家，何所忌？”女曰：“家有大小，礼无大小也。儿愿终身事父，十指足以供甘旨矣。”父憫而从之。后父病，奉侍四十余日，目尽肿。夜祷天，愿以身代，割臂肉以进，病良已。阅三年，父又病，奉侍吁祷如昔，仍割肉以进，愈匝月而歿。女出衣饰，尽鬻之以治丧具。既葬归，自沉于宅后尤家浜。时六月盛暑，殓之日面色如生，异香喷溢，闾里咸为叹息。嘉庆甲戌，得旌如制。

嘉庆甲戌春，潞河白洗马镕督学安徽。幕士吴秋舫潮访知青阳徐孝子事，闻于使者。使者曰：“表微励俗，余之责也。”按试日，询诸生，皆曰信。遂表其庐曰：“至性感人。”并为之传，其略曰：孝子姓徐氏，名守仁，世业农。孝子四岁而孤，未尝读书。事母孝，晨昏视问悉如礼。为人佣，得值则市酒肉归奉母。母呼孝子共食，辄以持斋谢，盖不忍分其甘也。母年七十六而终，孝子哀慕若孺子。既葬，孝子露处墓侧，号泣十余日，蛇虺附体不顾也。乡人怜而为之庐，且饮食之。孝子乃并奉其父木主以居。有吊问者，镒楮外悉不受。既免丧，或劝之归。孝子曰：“必俟母过八十寿而后归。”于是守墓凡四十有二月，归时则鬓发垂一尺许矣。使者闻而叹曰：“吾人自束发受书，少而负笈，长而服官。大抵奉亲之日少，而违亲之日多。及抱恨终天，又或牵于尘累，求如孝子之尽礼者终不可得。乃致父母有富贵子不如贫贱子。可胜痛哉。”

昆山徐孝子者，軼其名，大司寇乾学之玄孙也。父某为邑诸生，放诞不善治生，家资荡然，生徒亦散尽。孝子年十三，学未竟，即为县胥钞写，得值以奉父母。父故嗜酒，每饭无三爵不能举箸，孝子力不给，贯于肆。久之不能偿，恐市侩之怒

之也，日过肆中，学柳敬亭，抵掌谈《三国》、《隋唐演义》，声色俱肖。市人悦之，竟不问酒值。已而遂佯狂歌唱，藉此易酒肉，甘旨幸无阙。父歿母病，孝子又苦目眚，不能作书，居然抱弦索弹盲词，以为故业矣。昆邑于雍正十年分设新县曰新阳，另建城隍庙于城东之罗汉桥，即叶文敏家半茧园故址也。孝子每日歌于斯，听者云集，日将午辄告归，强留之则泣下。众异之，或尾之去。则以所得金钱市饮膳归，母食已馊而后复来，率以为常。或询其家世，则伪为聋状，憨笑而已。盖以操术既卑，不欲污先人门阀也。其母死，孝子遂不见。或曰自沈于河矣。众呼之曰“徐痴。”呜呼！是真痴也耶？是孝子也。亟书之以寤世之不痴而痴者。

嘉庆庚申恩科，浙江解元崔懋骊，嘉兴人，江南解元崔锡华，荆溪人，系近族分居，占籍两省，同时领解首。次年辛酉正科，江南解元崔暄，即锡华一家。同族两科三解元，古所未有。

山东诸城刘沁芳尚书祖母颜太夫人，前相国文正公之继配，文清公之母也。嘉庆辛未，尚书督学江南，迎养太夫人于江阴使署。值太夫人九十诞辰，文清公恭奉恩命，前赴江南为母介寿。天章炳耀，锡予便蕃，朝野荣之。公卿大夫各有赍辞联句赠行，记其一联云：“帝祝期颐，举朝祝期颐，合三代之门生，亦共祝期颐，八座恩荣昭海内。夫为宰相，哲嗣为宰相，备六官之文孙，又将为宰相，九旬福曜荫江南。”一时传诵，洵古今所罕有也。

嘉庆丁巳，忻州崔西山映辰令山东兰山时，署中有老民池姓者，担水夫也。相传自康熙间受雇供役，其时年已四旬，生平无所嗜好，亦未有室家。所得佣值辄分给其曹偶，人咸昵之。历任县令亦知其愿自勤，令督率诸夫，俨然颐指气使，不徒恃

力作矣。乾隆三十年，年逾九十，循例宜邀粟帛之赐。令欲为之请，池坚辞曰：“小人薄福相，天特予之寿，幸矣。一旦廖膺恩锡，恐折将来寿算。盍少留之，以绵未尽之年乎？”令赍其言，事遂寝。至是，西山为之详请题咨，蒙赏六品顶带，时年一百二十六岁。余在兰山亲见其人，体癯而神清，声啾啾如婴儿，隆冬常科首，汗气蒸蒸上腾。庶几其能葆真者。

四川松茂河，水湍急，力如劲弩，不宜舟楫。乃施石柱于两岸，绳亘其水，上系木莆，其名曰橦。欲渡者以绳自缚于橦，两手缘索而进，即至彼岸，复自解之。嘉庆甲子，蜀人张远峰言，其曾祖某弱冠时过此河，缚甫竟辄解，身已离橦，瞑眩欲堕，恍惚中似有人为之维系，又从而推挽之者，因得渡。后生八子二十孙，及见曾孙十一人而歿，寿八十有九。谚云：“大难不死，必有大福。”不其然乎？

嘉庆庚午四月，高邮州西门外监湖石堤倾圯，河帅委员修筑。有州署幕友夏友香者，督工役往来于堤上。日将暮矣，忽见湖中城市显然，林木繁茂，断岸一带小桥亘之。桥旁有斥堠，列栅、拒马咸备，桥上有人持破伞，作迎风急走势。而柳阴之下，二驴齧噬于其间。其时落日沉山，暮霞四起，适当湖中城门隙处。金碧万道，沿堤水纹如縠，与夕阳相激荡，光怪陆离，不可名状。城中炊烟缕缕，人影幢幢，杰阁嵯峨，浮图高耸，钟声如在耳也。晚风乍起，而所谓城市、林木、桥亭斥堠者，渐淡渐远，然已数刻矣。尝闻山东登州莱州有海市，四川青城锦城有山市，今高邮更有湖市，亦奇观也。

长洲蒋竹浦封翁，以厚德推重乡里，督课子侄，期望甚殷。嘉庆戊午八月初八日，封翁长子云{甚}名泰阶赴秋闱。封翁诣关旁庙祈签，得四句云：“万人丛里逞英豪，便欲飞腾霄汉高。争奈承流风未便，青灯黄卷且勤劳。”笔强圈汽{甚}中

式第四名，首句之验。己巳捷南朕笔。己巳捷南宫入薇省，次句之验。中间三荐春闱，一取誉录，一挑教职，三四句之验。云{甚}座师为万和圃侍郎，名承风，姓名悉见于签。尤奇。

嘉庆戊辰七月望日，蒋竹浦封翁诣关帝庙祈签，首句“羨君兄弟好名声。”末句“巍巍科甲两同登。”是科乡试，封翁仲子琴史名庆均与堂弟蕤汀名庭芝同榜。阅六年，甲戌会试，琴史又与堂兄建堂名元封同榜。甲戌殿试前，封翁诣吕祖庙祈签，有“衣冠身惹御炉香”之句，琴史果馆选。又琴史公车至都，在正阳门关帝庙求签。有“彼此怀疑不相信”之句，果以提塘报条错误，家中迟报十日。又琴史祈签，有“萱堂快乐未渠央”之句，时封翁母陈太恭人尚在堂，亲见两孙联登馆阁。一时称为盛事。

封翁宅在郡城西花桥巷之东，巷西有张氏旗杆，年久溃烂倒地。嘉庆癸酉秋大雨，积潦盈尺，旗杆顺流浮抵蒋氏门首而止。明年，琴史入翰林。盖已为之兆矣。

岭西蓝祥善绘事，年一百四十四岁，犹能画大幅人物。嘉庆初，恩赐六品顶带。壬申年，钱唐梁侍讲同书得其所画寿星一幅，为之题识泐石。时梁亦年至九十矣。国琛人瑞，此之谓与！

吴县城西北有桃花坞，方志称为宋枢密章窰别业。唐解元寅筑居于此，有梦墨亭。有祠祀六如居士及祝京兆允明、文待诏征明。天启时，杨端孝大淙改为准提庵。国初，宋中丞荜重加修葺，增建才子亭。百数十年来，行就隳废。嘉庆六年，善化唐观察仲冕和吴县事，因拓庵东别室，移祀唐祝文三君像，颜其室曰：“桃花仙馆。”且访得六如居士墓在胥门外横塘王家村，封植而题识焉。并赋七律八首，一时和者如云，不可胜记。记其原唱云：“绮罗弦管总成尘，一种才华阅世新。纵酒

地为浇酒地，看花人是种花人。可怜谢客无遗宅，何必逋仙有后身。燕麦兔葵芟剔尽，绛桃依旧占芳春。第一风流自爱名，佯狂独得圣之清。奏书不逐严夫子，挝鼓真同祢正平。半偈悟憚空电逝，小楼读画尚花明。饶他文洒求余韵，三百年来识此生。吾宗衢后数尤奇，牢落悲深旷代知。司马青衫同洒泪，尚书红杏旧题词（谓宋商邱中丞）。衔碑土近要离冢，拾翠人归短簿祠。

千古英豪齐下马，况传华胄备官司。荒烟蔓草剩寒灯，仙馆重开问寺僧。五十步分樵采路，三千界埽辟支乘。乞花好句留楹帖（近得居士真迹一联，刻之祠楹）。梦墨遗编付剡藤。表墓式閭吾岂敢，名流好事写韩陵。白玉楼成隔两尘，水村山郭几番新。未知若个眠云处，想见当年荷锺人。兰若旧藏题后碣，菰芦雅称梦中身。横塘十里秋声馆，合与芳园一例春。荒邱冥漠不书名，访到山桥涧水清。指点青磷孤月出，侵寻黄壤乱云平。一抔马鬣新封大，三尺鸡碑小记明。过客莫歌蒿里曲，早归兜率悟无生。菱芡重重鼎俎奇，横阡设祭暮雅知。唐风剩有毛茌传，楚些曾无宋玉词（崇祯甲申，毛子晋尝封表之，置墓田丙舍，纪以碑。今荡然无存，惜商邱中丞未曾议及）。地以沧桑沈断础，人于伏腊走丛祠。秋来雁税从新占，凭仗村翁社媪司。文人慧业照元灯，（墓前碑仍题明唐解元）。烟穗前生记老僧。花坞吟樽延客赏，石湖钓艇沛吾乘。城开更注十年漆，松茂长攀百尺藤。疑冢却嗤铜雀伎，空教卖履望西陵。

新进士释褐后谒国子师，大司成例得坐受，无少逊，且当新贵展拜时，戒不得动。若头动，则于一甲第一名不利。左右手动，则于一甲二三名不利。俗说如此，然辄有奇验。嘉庆辛未，天门蒋丹林祥墀为祭酒，一甲一名蒋修撰立镛即祭酒子也，父子行此大典，莫不羨其遭际。有朝士赠诗云：“回忆趋庭学

礼时，国恩家庆喜难支。阿翁不敢掀髯笑，怪底郎君拜起迟。”诗近谐，亦佳话也。

苏州府城东史家巷蒋氏有二第，门首俱竖旗杆。一为庸德堂，乾隆癸巳夏，雷震旗杆木。明年甲午，肯庵明府基顺天中式，乙未联捷会魁。一为亦政堂，嘉庆丁巳除夕，邻家祀神，爆竹火焚旗杆上，光烛通衢。明年戊午，云{甚}主事泰阶中乡魁，己巳恩科成进士。识者以为雷震、火灾，皆文光腾上之征也。

苏州府城阊门外南濠之黄家巷，古名雁宕里，相传都少卿读书灯，即其地也。明时尚系近城旷地，烟户甚稀。至国朝生齿日繁，人物殷富，闾阎且千，鳞次栉比矣。巷内何姓，素称积善，数十年来耆瑞屡征，天之所以待之者亦厚也。乾隆壬午，何厚斋名麟之妻周氏，年八十八，以五世同堂，有司上其事于朝，得旌如制。乾隆壬寅，厚斋之子何墨耕永钜，年八十二，又以五世同堂得旌典。至嘉庆丙寅，墨耕之子何勉耘涟，年八十四，又以五世同堂请旌。邀恩赐“八叶衍祥”匾额，闾里荣之。祖孙相继三次以五世同堂得旌，世所罕有。

淮安太守赵公名璠，因公赴徐州。途次见推小车者，将客入行李抛掷路旁，怒形于色，不愿推送，客错愕无所措。赵停车问之，车夫乃言曰：“小人自徐州受雇，推送此客，行三日矣，尚不知其姓。今日偶问及，知伊姓秦。小人姓岳，安能为仇家作仆御耶？”赵大笑，因谕之曰：“秦岳之仇，乃六百年前事尔。何憾于客耶？”车夫乃悟。赵与之钱二千文，命仍送客往。此与皮匠杀秦桧事相类，真赤子之心也。

乾隆甲辰岁，潘树庭世荣与其弟芝轩世恩同游于庠。有梅溪居士者，为作《棣萼联芳图》以贺之。三十年来，芝轩官至尚书，树庭以中书引疾归里。嘉庆丁丑，树庭两子曾彦、曾锜

亦同游泮宫。居士又作《紫薇双照图》为赠，系以诗云：“棣萼才名本出群，一枝先发上苍雯。惟君独享山林福，不作人间出岫云。三十年前事偶同，秀才原是旧家风。春来第一开心事，又见双双入泮宫。”可添入《玉堂佳话》。

元和俞冠三濂于乾隆戊寅年入学时，有白鹤翔于庭，咸以为瑞。至嘉庆丁丑，冠三年已八十，矍铄异常，又见白鹤来翔。拟于戊寅秋应恩科乡试，是冬，循例应得重游泮宫。亦熙朝人瑞也。